

剗  
共  
叢  
論

吳  
少  
邦



浙江省衢縣區保長訓練班印行



A541 212 0010 7232B

# 劇共叢論目錄

一 緒言

二 中國國民黨

三 中國共產黨是什麼

四 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與俄國共產黨共產革命的區別

五 中國國民黨當年容共聯俄的本意

六 中國國民黨民十六年的所以清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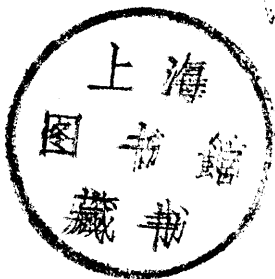
七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

八 共產黨的策略

九 共產黨活動的方式(秘密)

十 共產黨的黑幕

十一 共產黨在各省禍狀的略錄



~~1544545~~

十二中央剷共之幾件最重要的案件

十三浙江共產黨過去活動情形及其禍害的略述

十四浙江省處辦共黨案件的概況

十五中國共產黨的總崩潰

十六清除共產黨的工作大綱（祕密）

十七保甲長對於清除共產黨的責任

# 剷共叢論

浙江省政府祕書處編

## 一、緒言

赤色第三國際，既得志於俄國，殺人千百萬，以試行其所謂共產主義，卒之港斷路歧，靡有所屆！——其在革命的理論上，是否民衆的革命？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是否合理？勞農蘇維埃，是否勞動者和農民的蘇維埃？其革命所得的結果，和勞農蘇維埃所行的無產階級專政之下的俄國民衆的實際生活，究竟是怎麼樣？一一皆不堪詰究！——遂改行新經濟政策，變昔日大地主大資本家爲小地主小資本家。乃舉世皆棄，獨立無與，則又肆其蠱惑，欲以我國爲第二試驗場。我國以貧弱聞於世界，而一般好高務遠，不講事實之徒，往往喜爲驚奇，駭人耳目，不問共產主義之適合於國家實際的要求與否，只要思想激烈，便爭相崇奉，加入彼黨。恰因民國十六年以後，數年之間，討逆戰事迭興，政府的軍隊，多調作戰，致使共產黨徒，乘機擾亂，居然蔓延數省，凶焰熾張，裹

脅愈衆，竟敢攻陷省會，佔據縣城，所過村邑，概遭血洗，男女老幼，多被屠殺，焚掠資財，將達億萬，極人類所不忍爲之罪惡，釀二百年來所未有之慘禍，言之誠爲悲痛！幸經 蔣委員長於最近兩年之內，分次親督部隊，嚴行圍剿，完全肅清，已在不遠。第恐各處或不免遺有零星匪黨，仍思活動，用將共產黨共產革命之不適用於我國，以及其禍狀罪跡，分編略述，俾吾人可發暮鼓晨鐘之深省，並使青年男女之誤入其中者，廢然思返，而竟剿匪務盡之功。

## 二、中國國民黨

——摘錄戴季陶先生之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是信奉中華民國創造者孫中山先生所主倡之三民主義，爲最高原則。在民主的集權制之嚴格的組織訓練之下，集合全國各階級中，具救國熱誠的革命份子，造成強固的團結，以革命的方法，取得政權。遵照孫先生所定的三程序，運用政治的權力和方法，完成中國之國家獨立，民族平等。改造中國的政治和社會。完成民主的國

家組織，圖人民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需要之均等的滿足，國民文化之世界的展發。並為達到此目的，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以反抗掠奪世界大多數人類利益，阻礙人羣進化世界大同的帝國主義，而消滅其勢力。之革的政黨。」

把上面所述的這一個定義，分析開來，可以得下列幾種概念：

(一)中國國民黨，是一個政黨，是一個革命的政黨。

(二)中國國民黨的最高原則，是信奉中華民國創造者孫中山先生所主倡的三民主義

(三)中國國民黨的組織是民主的集權制。

(四)中國國民黨的組成份子，是要集合全國各階級中具救國熱誠的革命份子，並要施以嚴格的訓練，造成強固的團結。

(五)中國國民黨的目的，是在遵照孫先生所定的軍政時期，訓政時期，憲政時期，三個程序，運用政治的權力和方法，完成下列幾件事：

甲 完成中國的國家獨立，民族平等。

乙 改造中國的政治，完成民主的國家組織。

丙 改造中國的社會，圖人民食、衣、住、行、育、樂等生活需要之均等的滿足國民文化之世界的發展。

(六)爲達此目的，須聯合世界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奮鬥，以反抗掠奪世界大多數人類利益，阻礙人羣進化世界大同的帝國主義。

這一個定義，是從今天以前，一切說明當中，最完全而正確的定義。我們必須要照着這一個定義去做工夫，才不會走錯路。能夠把這一個定義澈底的了解，就是認識清楚了中國國民黨的使命。能夠從事實上完成了這一個定義所指的工作，就是完成了中國國民之歷史使命，並且我相信，就不是中國國民黨的黨員，要研究中國的政治問題，也要把這一個定義所包含的概念作爲研究的對象，才可以了解中國現代的政治問題是甚麼？尤其是要研究孫先生之實際的政治主張，必須要在這一個系統下面，才可以研究得清楚。

## 三、中國共產黨是什麼

說到中國共產黨，要知在名義的系統上蘇聯共產黨黨章第一章第一條說「中國共產黨爲共產國際之一部分，命名爲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支部」，但在事實上，蘇聯共產黨才是第三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真正指揮者。而第三國際不過是蘇聯共產黨的御用者——傳達機關。中國共黨又是第三國際可供利用的工具之一。所可惜者，一般國人及左傾青年，每每只知白色帝國主義者爲猙獰可怖的惡魔，而竟忽視了赤色帝國主義者蘇聯爲一最殘暴最毒辣最猙獰的魔魁；前者對中國的政治企圖採用了武力的侵略，如侵土地奪城市與經濟剝削，所謂攻城者是；後者對中國的政治企圖，是採用了思想的侵略，如宣傳馬克思列寧謬誤的共產學說，以強行製造中華民族間的階級爭鬪與暴亂，而遂其將來不血刃即可實得巨大的殖民地收穫，此所謂攻城者必先攻心者是。所以中國共產黨，實在是蘇俄用以亡我國家民族的利器，這是吾人所首應明瞭的。

再就中國共產黨的本身而論：



在本質方面——共產黨人說：中國的紅軍，是工農自己的軍隊，中國蘇維埃是工農兵的代表會議，蘇維埃的產生是在革命高潮羣衆的暴動中。那末我們要問，從前在江西和豫鄂皖邊界的紅軍，是不是真正的工農軍隊？在江西瑞金蘇維埃政府，是不是真正的工農兵代表會議，這個蘇維埃是不是在革命的高潮中產生的？我們解答這個問題，並不困難，只要我們把共產黨組合的成份分析一下，再把江西民衆對於蘇維埃的厭惡看一下，就夠了。

很明顯的，所謂中國紅軍，不是真正的工農軍隊，所謂中國蘇維埃不是真正的工農兵代表會議，牠的產生，更不在革命的高潮中；恰恰相反，牠只是在中國南部贛、閩、豫、鄂、皖幾省邊僻的山林中，一部分破產被迫的農民流氓地痞在混亂時期的烏合之衆罷了。中國蘇維埃政府的基礎，不是建築在真正的工人農民身上，而是建築在一部分破產被迫的農民流氓地痞以及失業的知識份子身上的。真正的工人農民，牠們是不聞不問，對共產黨絲毫沒有信仰。這裏必須指出的，中國共產黨歷來的職工運動，特別是一九

三〇年左傾機會主義執行失敗後，直到今天，在全國各中心城市工人工作，依然是在失敗的狀態中，由此，我們可以充分的看出來，中國的工人亦不再為共產黨所欺騙了。共產黨雖然仍標榜為「無產階級政黨」，其實工人羣衆不到千分之一，實質上完全是一般意志薄弱的青年和失業的學生，破產被迫的農民以及流氓地痞等在那裏苟延殘喘。誰希望這種烏合之衆，來組織什麼政府，鞏固什麼政權，簡直是笑話。

又從信念與行動方面來說——休說一個集團，就是一個人，他能否立業做人，只看他信念如何，行動如何，假使他的信念是真正爲人類謀幸福的，他一定做出很好的事來，假使他的信念是自私自利而爲自己打算的，那末，他所做出來的事，一定是萬惡的。中國共產黨常常在自吹自唱，說中國共產黨是勞働階級組合的政黨，是爲工人農民謀利益的政黨，可是事實告訴了我們，牠的信念是在欺騙誘惑，牠的行動在殺人放火，這些足證明中國共產黨之信念與行動，完全是自私自利。

那麼，中國共產黨是什麼？我們可以數言概括，對國際爲奴隸赤俄，受盧布之象養

，以遂其賣國滅種之陰謀；在國內則誠如漢朝的「綠林」「赤眉」及「黃巾」，唐朝的王仙芝黃巢，元朝的「紅巾賊」，明朝的李闖張獻忠，清朝的川楚教匪與捻匪，極其努力於搗亂而已！

#### 四、中國國民黨國民革命與俄國共產黨共產革命的區別

——錄蔣總司令前在長沙之演說——

總理曾經告訴我們，解決問題，要以事實做基礎。這兩句話雖然簡單，却是根據許多經驗，許多考察，而得到結論。這乃是革命的最高原則，一切革命行動，都要根據這個原則去決定，去進行，然後才不會錯誤，才會成功。因為要解決一個問題，要先把這個問題的性質內容和背景，看得清清楚楚，然後去尋適當的方法，這個問題，才能得到完全的解決，俗語說得好，「對症下藥」，在下藥之前，先要把病症看清楚才行，如果病原都沒有看清，就隨便下藥，不僅病不能醫好，而且反要弄壞，這個道理也可以適於革命，革命要有主義，方法，然而革命的主義，和革命的方法，要根據特殊環境來決定

。一國所採取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能完全適用於別國，因為適合甲國國情的革命主義和方法，不一定適於乙國，因此至甲國成功的革命主義和方法，在乙國難免失敗。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知在中國行共產革命，不僅是無益而且有害，根據中國過去的歷史和社會的環境，根據中國國際地位和民族的特性，只有中國國民黨的國民革命，是救民族救人民的唯一出路。我們現在先以理論上比較研究共產革命和國民革命的差別，再研究這兩種革命，那一種適合于中國國情。

先從革命的動機說：俄國共產革命和中國國民革命的動機，根本不同。俄國共產革命的動機，是起於階級鬭爭，起於恨；中國國民革命的動機，是起在求民族獨立，就是求人類和平，是起於愛。所以民國十二年總理對蘇俄代表越飛說：「俄國革命是由於恨人，我之所以從事革命，是由於愛人」，這一句話，很可以說明蘇俄革命和中國革命動機上的差異。中國二百多年來，受滿清的專制，人民痛苦，已經如水深火熱，近八十多年來，又加上一重帝國主義者的束縛，人民的痛苦，更加厲害，總理滿眼充滿了中國人

民受壓迫的事實，滿耳充滿了中國人民求解放的呼聲，所以毅然決然擔負起解放民族的責任，領導人民實行革命，以拯救被壓迫的同胞！所以總理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其目的是在拯救全體人民，整個民族，不是在求本身的利益，這是因為他的革命是由於愛：俄國人民因為受專制帝王的壓迫，和大地主的剝削，人民對於統治階級，充滿了憤怒和怨恨，共產黨利用人民的這種心理，遂鼓動無產階級為本身的利益，打倒其餘各階級，所以他們的革命，是由於恨。以愛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在革命的過程中，既不致肆行屠殺，在革命的成功後，就可以實現和平，以恨人為動機而實行的革命，不僅在革命的過程中，會發揮殘酷的行爲，就是在革命成功後，社會也不能泯滅仇視嫉惡的現象。革命的動機不同，革命的結果也當然兩樣，這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不同的第一點。

次就革命的性質說，蘇俄的共產革命，是階級革命，中國的國民革命，是全民革命，所以蘇俄的共產革命，在在以無產階級的利益為本位，在共產黨的眼中，除無產階級

之外，沒有別的人民，除無產階級的利益之外，沒有別的社會利益。他們的主張，究竟是否能夠真正實現無產階級的利益？現在姑且不論，然而以一般社會利益供犧牲，只圖無產階級的利益，却是共產革命的特性。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是以全社會全民族爲本位的，除却軍閥官僚以及依附帝國主義者的買辦階級以外，一切被壓迫人民的利益都要同時實現，既不犧牲某一階級的利益，也不只圖某單一階級的利益，至於無產階級的利益，當然毫不忽視。不過我們認爲無產階級的解放，只要全民族得到解放，才能完成無產階級的利益，只有全社會利益得到實現，才能增進。而且我們認爲解放全民族，事實上就是解放無產階級，實現全社會的利益事實上便是實現無產階級的利益。總而言之，共產革命是以單一階級爲本位，國民革命是以全民族全社會爲本位，這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不同的第二點。

最後就革命的方法來研究，蘇俄共產革命，不外兩個方法：一個是階級鬭爭，一個是奪取民衆和武裝暴動。他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階級爲本位，他們的革命方法，當

然就是階級鬭爭，他們把整個社會，劃分做許多對立的階級，他們以爲階級鬭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所以階級的意識如不明顯，他們要使之明顯，階級的衝突，如不激烈，他們要使之激烈，他們以爲只有無產階級打倒其餘一切階級，革命才能成功。這便是他們革命的一個方法。此外他們還要奪取民衆和武裝暴動，他們以爲要發展革命勢力，非有偉大的民衆擁護不可，而要得到民衆擁護，非民衆服從共產黨的揮指不可，所以他們常姦淫擄掠，殺人放火，使得社會混亂，民無依歸，然後可以威迫利誘的方法，奪取民衆，來做他們的奴隸。民衆也可曰奪取，是其以人不當人類了，其居心可知矣。一方面徒唱高調，以最遠的將來的利益，引誘民衆，使之爲共產黨效力，在別方面，又以政治的力量，強迫民衆，聽其指揮，這便是共產革命的另一方法。中國的國民革命則不然，國民革命的性質，既然是以全民族全社會爲本位國民革命的方法，當然是聯絡全社會被壓迫的人民，統一全民族革命的力量，詳細說，就是只要是服膺三民主義，參加國民革命的人，不問他是屬於那一階級，都要統一在一個聯合戰線之下，在革命勢力的內部，

既不許有任何的對立，更不許有任何的衝突，集中全社會被壓迫的人民，以充實革命的勢力，便是國民革命的方法。至於國民革命，當然是要民衆參加的，然而我們要民衆參加，不是採奪取的手段，而是用感化和訓練的方法，我們既不以各階級的特殊利益爲餌，而引誘其爲我們的工具，更不以甚麼勢力做威脅，強迫民衆之服從，我們只在宣傳主義使民衆了解實行三民主義，是我們的唯一出路，民衆了解了三民主義，自然會自動的參加革命，不須去奪取，總而言之，各有各的革命方法，便是中國國民革命和蘇俄共產革命不同的第三點。

再說共產革命不適於我國的理由，第一，以恨爲動機的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民族性，因爲動機既然是恨，行動一定是殘酷和卑污，而且要損人利己，這完全和中國的民族性相反。中國幾千年來的倫理觀念，都是利他的，不是利己的，所以中國民族固有特性，是和平的，寬厚的，和光明的。既不願受別人殘酷的待遇，也不願以殘酷的手段施諸別人，既不願以卑污的手段對待別人，也不願別人以卑污的手段對待自己，所以殘酷



和污卑的手段，在中國決不能行使，至少不會為大多數人所贊許；而且殘酷的手段革命，沒有不失敗的。法國大革命之所以迭次失敗，使帝制復活，就是因為過於殘酷，使社會全體發生反感，西方民族本是殘酷的，這種殘酷的手段，適用為殘酷的民族，都遭失敗，那裏能適用於和平的中國民族。共產革命，既然採取殘酷的和卑污的手段，當然受中國全國人民，至少亦要被大多數人民的反對，革命的行動，既然得不到大多數人的同情，就絕對不能採用，這是蘇俄共產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第一點。

又從革命的性質說，共產革命，是階級的，前面曾經說過。單一階級的革命，在產業十分發達，階級對立十分明顯的帝國主義的國家，或者可以實行，但是無論如何，決不能實行於中國。第一中國近代產業，並沒有發達，階級的區別并不明顯，如果勉強要說中國有階級，也不過粗具階級的雛形，並沒有完全成熟的階級，階級的對立，既不明顯，階級的利害，自然沒有什麼衝突，階級的利害，既沒有多大的衝突，就沒有為某一階級的利益，打倒別階級的必要，而且更沒有為單一階級的利益打倒許多階級的可能，

所以我們應該以社會全體的利益爲前提，而消滅階級的區別，不應該以階級的利益爲前提，促成社會的分化。這是從中國的社會狀況說明共產黨的階級革命，不適於中國。第二，在軍閥已經打倒的現在，國內實在沒有某一階級，十分壓迫某一階級的現象，只有整個民族，受帝國主義者壓迫的事實，所以現在應該只有民族的利益，沒有階級的利益，如果以階級爲本位去革命，不僅民族的利益不能實現，階級的利益也不能實現，因爲整個的民族，都不能生存，棲於民族內部的某一階級，那裏能夠得到利益，印度朝鮮的無產階級的狀況就是鐵證。但是如果以民族爲本位去革命，不僅民族的利益可以達到，民族中各階級的利益，也可以實現，因爲整個民族，能夠發榮滋長，民族內部的各階級的生活，當然可以增長，這是從中國民族的國際地位，說明共產黨的階級革命，不適於中國。總而言之，無論就中國的社會狀況，或國際地位說階級革命，都沒有在中國實行的餘地，這是蘇俄共產黨革命，決不適於中國的第二點。

最後，從革命的方法研究，以階級爲本位的革命，不能適用於中國，前面已經說過

，那末，中國革命不能以階級鬭爭爲方法，乃是當然的結論。中國目前革命的唯一目標，在打倒帝國主義，然而要打倒帝國主義，一定要國家具有統一的實力，因此必使社會秩序安定，生產事業發達，則國家的實力，才能行成，階級鬭爭和武裝暴動，足以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建設事業，乃是很明顯的事，我們即使把殺人放火的暴動，暫置不論，只就罷工怠工和抗租等舉動而言，也會使社會秩序和生產事業生莫大的影響，受莫大的障害，所以爲充實國家實力，以打倒帝國主義者計，不僅武裝暴動的階級鬥爭，絕對不能實行，就是罷工怠工和抗租等階級鬭爭的行爲，也不能輕舉妄動。如果我們一方面要打倒帝國主義，一方面又用暴動罷工抗租等方法，破壞社會秩序和生產事實，不僅是帝國主義不能打倒，而且使帝國主義者，有益加侵略之機，這不是明白的矛盾行動嗎？不待說，罷工是工人謀利益的武器，抗租是農民謀利益的手段，但是工人要知道工人的利益，非到產業發達以後不能實現，如果沒有工廠收容工人，工人的單純生活，都不能得到保障，那裏能改良，所以工人如果罷工怠工，致妨礙產業的發展，乃是自殺。農民也

要知道，如果地租過高，國民政府，當然能以政治力量，加以判裁來減輕，不待農民要求，更不須農民的運動，如果因抗租而擾社會秩序，致生產事業不能發展，也是自取滅亡。總而言之，無論就打倒帝國主義說，或解放農工說，中國現在，都不能採取階級鬭爭，至於奪取民衆，乃是以民衆做工具，不是以民衆做本位，以民衆爲工具，實在殘酷和卑污。殘酷和卑污的行爲不適於寬厚光明的中國民族，前面曾經說過了，縱上所述，就是階級鬭爭武裝暴動和奪取民衆等方法，在中國都不能實行，這便是蘇俄共產革命不適於中國的第三點。

## 五、中國國民黨當年容共聯俄的本意

當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蘇俄勞農政府甫告成立，各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多以兵力壓迫其邊境，實行封鎖，其首領列寧備極懊喪，以爲他之圖謀爲世界被壓迫民族與階級而革命，乃世界竟無一表同情者，此時本黨總理在粵任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已料俄

國革命必有成功，乃致電祝賀列甯氏，勗以努力，列甯得此電訊，於心甚慰，一九一九年七月二十五日與一九二〇年十月二十七日，遂兩次發表對華友善的宣言，至一九二一年，列甯派代表馬林氏到粵，表示親誼，此時總理又進行北伐於桂林師次，馬林乃由粵赴桂，與總理會晤，互商聯絡，總理並與談蘇聯國內情形，得悉蘇聯政府已改行新經濟政華，甚快。及總理歸粵，向廖仲凱先生說：「蘇俄革命後實行之馬克思主義（純粹共產主義），予甚滋疑惑，以現在世界正在資本極盛時代，俄國工業不甚發達，共產主義不能單獨成功，其去實行之期尚遠，今聞馬林言，始悉蘇俄於實行共產主義後，以深感困難，乃改行新經濟政華，此種新經濟政華，其精神與予所主張之民生主義不謀而合，予深喜蘇俄能先實行與予之主義相符之政策，益信予之主義切合實行，終必能成功。」

後（民十一年）列甯又派越飛來華，在滬晉謁總理，於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越飛與總理簽字聯合宣言有云：「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行用於

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況。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此爲定策聯俄之前，總理對於蘇俄革命與蘇俄對於我國革命互相瞭解的事實。

又當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逆炯明背叛，總理被迫於八月九日離粵赴滬，中國共產黨領袖李大釗（守常）自北平赴滬謁見，聲明本人爲共產黨員，從現在之奮鬥運動與中國國民黨同其目標，謹願以個人資格加入中國國民黨，在一條戰線上，進行國民革命。總理遂毅然允諾。以後多數共產黨員隨李大釗陸續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以上均參考孫中山全集四卷傳記一百零七頁三民公司版）此爲決定容共前，共產黨人之參加本黨革命的志願。

迨越飛去後，蘇俄又派代表鮑羅庭來滬，謁見總理。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總理復臨廣州，鮑羅庭隨往，其時適陳逆炯明攻石龍，形勢嚴重。鮑氏以其在俄所得革命之經驗，與總理朝夕研討，總理大悅，乃聘鮑爲政治顧問。總理又因鑒於當時本黨黨員祇黨員個人有自由，全黨無自由，個人有能力，全黨無能力，遂決定於民國十三

年一月一日召開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本黨。（當時的改組精神，乃在於認定唯有三民主義才是救國的法寶，欲求三民主義能實現於中國，則不能不使三民主義普及於中國民衆，欲求三民主義普及於民衆，則不能不鞏固黨的組織，森嚴黨的紀律，使黨員能爲共信而奮鬥，爲共信而犧牲。）而爲了取得國際同情的便利，與革命力量的增強，於大會中，乃確定『聯俄』與『容共』兩政策。總理之所以聯俄，祇因蘇俄能平等待我，如 總理遺囑云：「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凡一國家。站在國家利益上。對於他一個國家聯合，原是很普通的事。況且中國處了次殖民地之地位。爲着國民革命。聯合他的國家共同奮鬥。更是必要。再就聯字來說。亦是站在自己國家利益上來聯。並不是拋棄自己利益來聯。尤其不是爲人家的利益去降他。）其所以容共，亦不過係一時的政策，利用共產黨以個人資格加入本黨，爲國民革命努力，以期實現本黨的三民主義。（何以說容共是本黨一時的政策呢？因政策是出自政綱，而政綱又是出自主義的。主義和黨綱是永久不能更改的，而政綱和政策是可以廢掉和更改的。如

總理在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閉會詞裏說：「主義是永不能更改的，政綱是隨時可以更改的。」可知本黨總理當時之容共是無錯謬的。」又當總理確定容共政策時，廣東本黨支部委員鄧澤如等十一人，曾上書總理彈劾共產黨，說：「此次共產黨之加入吾黨，乃有系統有組織之加入，當未加入之先，曾在北方某地（似在海參威）開大會，決議利用我等之方法，其大前提則借國民黨之軀壳，注入共產黨之靈魂」而總理則批釋說：「……且要彼等必參加國民黨與我等一致行動，否則當絕之，……：……如不服從吾黨，亦必棄之。」（參閱民國十二年彈劾共產黨兩大要案）由此并可知道總理當年之容共，意在使其「爲我工作」「與我一致行動」。

## 六、中國國民黨民十六年的所以清黨

中國國民黨容共的本旨，前已言之，殊不料後來共產黨果有陰謀篡黨的情事。

中國共產黨先只徧於理論的研究，故加入的大都爲學術界中人，及加入中國國民黨



以後，始注重於實際的活動，其收羅黨徒，亦極廣泛，無論工農商各界，並皆注意。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國共產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其黨徒增至千餘人，一九二五年「五卅」，「沙基」慘案相繼發生，全國民氣激昂，共產黨又大得其活動機會，勢力乃益大。

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選舉第一屆執監委員中，共產份子就被佔去十七人，執委有譚平山、林祖涵、李大釗、于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渾代英、許甦魂等八人，候補執委有屈武、毛澤東、韓麟符、鄧穎超、董用威、夏曦等六人，監察委員有高語罕、謝晉鄧懋修等三人，中央黨部中七部一處，除最要之組織宣傳兩部部長爲C.P.外，其餘五部之祕書，均係C.P.份子，把持要津，居心叵測。

第三國際見其初步政策，已告成功，而其勢力亦漸漸膨脹，遂於第三次大會時，即決定中國共產黨發展自己組織，以分散國民黨勢力。其時主持中國共產黨者爲陳獨秀，陳氏乃遵命決定對國民黨之策略如下：

(一)對國民黨黨員：分化，挑撥，吸收，各個擊破。

(二)對國民黨主義：暗示國民黨黨員及民衆懷疑和批評。

(三)對國民黨組織：圖操縱國民黨中央，抓住下層組織。

自十四年剿滅楊劉後，第三國際又祕令中國共產黨進而篡奪本黨及本黨政府，其第三步計劃，即改組大元帥爲委員制，第二步計劃，分散本黨勢力，割裂爲左右派，第三步計劃，則更進一步的來奪取本黨武力。其第二步計劃，有許多的證據，我把他寫在下面，以供參考。

(一)世界新聞社云：俄人賴法洛夫氏，近披露一文，述第三國際今後將以全力在中國活動，並引布哈林之語，極堪注目。

『自今以往，國民黨之優秀份子將進行於蘇維埃之路，因國民黨之建築業已搖動，行將傾覆，一俟革命高潮勃起，即爲吾人在中國立即組織蘇維埃之時機。』布哈林語（見莫斯科真理報十六年五月事也）

(二) 中國共產黨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摘錄)

——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二起至同年四月一日止共議決十六案——

簡略……

『我們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國民黨左派中，吸收真有階級覺悟的革命份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羣衆共產黨之基礎，……：我們在國民黨中須注意下列各事：

(1) 在政治的宣傳上，保存我們不和任何帝國主義者任何軍閥妥協之真面目。

(2) 阻止國民黨集全力於軍事行動而忽視對於民衆之政治宣傳，並阻止國民黨在政治運動上妥協的傾向，在勞動運動上改良的傾向。

(3) 共產黨黨員及青年團團員言語行動都須團結一致。

(三) 在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上有這麼一段：

——北京報告決議案——

『我們加入國民黨合作，要注意下層切實的工作，宜極力避免無益的競爭，我們

於國民黨中高級機關位置之競爭，對內既易使發生不良之影響，對外又易引起其他團體的反動，於不十分妨害本團活動範圍之內，應採取容讓的態度，而致全力於區分部或市黨部等切實工作。」

「對於國民黨下面的各種團體，我們的同志應注意聯絡其感情，非必要時不宜取敵視態度」。

由上面所述，我們知道共產黨所用篡竊國民黨的陰謀，無所不用其極，其最著者可得下列幾點認識：1. 假國民黨做招牌，以國民革命作幌子，而陰行共產主義，鼓吹階級鬭爭。2. 以列寧主義詆蔑中山主義。減少民衆對三民主義的信仰。3. 捏造左派與右派的名詞，分化國民黨。4. 在國民黨中施行黨團作用，以破壞國民黨的組織。

在國民黨改組伊始，一件最大的建設，就是黨立黃浦軍校。孫總理以爲歷年革命的失敗原因固多，就中尤以祇見革命黨的奮鬥，不見革命軍的奮鬥。因爲一國的革命，不僅要有革命黨的奮鬥，還要有革命軍的奮鬥，而後革命才能完全成功。所以 總理於

設立黃浦軍校外，又下了一道訓練黨軍校與黨軍隊的訓令，說：「（1）在軍校及軍隊中，所有一切命令，均由黨代表副署，由校長或該營長官執行，軍中黨的決議案，其執行亦須遵此程序。（2）所有一切軍校及軍隊中之法令，經黨代表副署者，完全有效。」以上兩條訓令，本旨甚好。豈知那時除中央總黨代表外，其餘各級的黨代表，十之八九已均是跨黨的共產份子，他們的一切行動，反要挑撥兵士與官長的惡感，致成實際的衝突，假造本黨的意旨，（實際是共產黨的陰謀），牽掣革命軍事上的有利行動。至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且有中山艦之事變，此又是共產黨陰謀篡奪國民黨軍之很毒的事實。

再說節節阻撓北伐的情形。本黨於北伐之前，蔣總司令曾在黃浦軍校演講說：「我以為廣東已經統一了，如果不能北伐，那不僅對不起總理，還對不起已死的同志，我們辦這個學校是爲什麼？不是統一廣東就算的，萬料不到我提出北伐問題，竟被根本推翻，弄得軍事政治立在被動地位，沒有自動的餘地。」即此可知共產黨當時反對北伐甚

力。試問他們何以阻止並反對北伐呢？原意是：在軍閥的轄境，易于作他們的工作！如農工運動，反之，在本黨勢力已達到的領域內，他們的搗亂工作，是不會建立起來的。請看反對北伐的響導週刊中，如陳獨秀說：「……不可把北伐看得太神聖了。因為他是神聖事業，遂不惜犧牲民衆利益。民衆若自願爲北伐犧牲，那是可以的，若政府當局拿神聖北伐的大帽子來壓住民衆，硬要犧牲他們的利益，這便大大的失了北伐的意義了。」（參閱陳獨秀覆張人傑等論北伐書）。此外陳獨秀及一般跨黨共產份子，在在均努力作反對北伐的宣傳。到後來，本黨中央負責同志，一致通過北伐的議案，於是蔣總司令於十五年七月九日在粵誓師，出昭關，義師出動，似虎離山，不久即克服湖南，十月克服武漢，底定長江上游。但共產黨又藉我軍之掩護，利用國民黨名義，懷其大批盧布，發展農工組織，包辦一切民衆運動。迨廣東本黨中央，議決遷都武漢的議案通過後，跨黨的共產份子及顧問鮑羅庭等，又先期到達武漢，將一切都把持了，包辦了；稍後，又召開所謂「國共聯席會議」，竟撇開北伐軍事不講，却將總理容共政策，改爲「國共合作

政策」，討論所謂第一，統一民衆運動，特別是農工，兩黨共同指導。第二，國內少數民族的同化問題。第三，兩黨共同負擔政治責任，由共產黨派負責同志加入國府及省府。在武設漢政府時期，實際上甚可謂是一個變相的赤色政府，囂張跋扈，不可一世，即所謂左派，亦不過是其工具而已！

有此數因，國民黨爲黨國民族前途着想，故惟有決然毅然的實行清黨！換言之，這就是國民黨何以要清黨的根本原因。

## 七、中國共產黨之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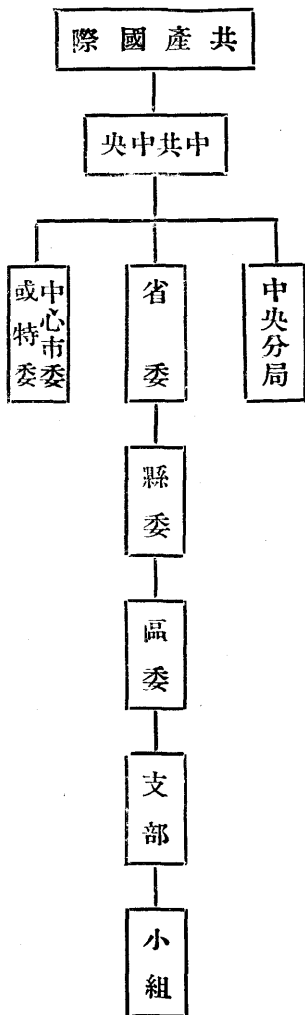
共產黨有黨（c. p. 團）（c. y. 卽共產主義青年團）兩部分，其組織原則標榜着民主集權制，實際上却是書記專制，生殺予奪，一切惟所欲爲。

其組織系統，是由每個工廠，作坊，商店，街道，鄉村，小市鎮，支部黨員大會——支部幹事會。而至於縣或市，特別區——省——中央執行委員會——全國代表大會。

茲將各級組織系統分析之於下：

一、僞全國代表大會之組織系統（從略）

二、僞中央委員之組織系統



（註）此表係共黨六屆四中全會後之組織系統

僞黨之組織，最高黨務機關為僞中央委員會，直接受第三國際指揮，內設總書記一



人，此外分設各部，從陳獨秀擔任總書記，後改瞿秋白，未幾即爲向忠發；自向氏在滬正法後，則爲陳紹禹，及陳去俄，秦邦憲擔任總書記了（一九三四年一月僞五五中全會選出）。

三、僞省委之組織系統（略）

四、僞縣委或市委之組織系統（略）

五、僞區委之組織系統（略）

六、僞支部之組織系統

支部爲共黨的基本組織（工廠鑛山作坊商店街道農村軍隊），其任務：

一、鼓動和宣傳在無黨的工農羣衆，使之參加。

二、積極參加工農的一切的政治的經濟的鬭爭，組織羣衆的革命運動，以參加中國的與國際的無產階級一般革命鬭爭。

三、徵收和教育新黨員，在黨員及無黨工農中，進行文化的或政治教育的工作。

支部中又有所謂中心支部，在一個支部在比較重要的經濟政治中心地方或有其他特殊條件，黨須特別加強其指導，即名之爲中心支部。牠是比較有力的支部，能使他的工作，可影響到其他工作，在必要時，可幫助上級指導其他支部工作。在支部的各種會議：（一）小組會（七天舉行一次）（二）組長聯席會（三）支部全體大會（遇有紀念節或其他重要問題須召集）（四）支委會（每月至少四次）（五）總支部大會（每月至少一次）。

支部既是共黨核心的組織；活動是共黨一切工作的基礎；那麼支部成份毫無問題，的應該是羣衆最優秀的勇敢的積極的領袖；可是事實恰恰相反，共黨最成問題的，莫過於支部問題了。我們隨時聽說：「支部沒有生活」，「支部不能開會」，「支部在羣衆中不能起細胞作用」，「支部沒有一定的組織原則……」這不只是今天，就是很久以前，我們也聽着這樣無能的哭泣聲了。頂漂亮的自滿的英美烟廠百餘人的支部，與上海報館支部四五十人，到現在連人的影子也找不着幾個了，更談不上工作（只舉得兩個例子

其他當然還多)。這是表現的什麼？完全表現了那一些工人農民……之加入共黨，一味的是由於欺騙，誘惑，麻醉，與拉夫，得來的結果。所以好多黨員不懂共黨是什麼東西？或以爲就是工會的組織。甚至加入了很久，還不知道是共黨黨員。雖然『改善支部工作』，『克服支部困難』，『提高同志的政治教育』，好像是再注意支部工作沒有了，但真正能夠執行的，好像很難有這末一回事。所以結果誠如少共國際代表所說：『這樣做去，不能武裝我們去豪壯的，勇敢的，積極的，克服我們的弱點，即是要以慘淡的失望的無能的悲觀主義，來解除我們的武裝』。——所謂新的領導方式？這祇有怪這批孝子賢孫不爭氣了。

到現在共產黨爲無產階級的政黨已是有名無實，無產階級基礎，脆弱到了極點，黨員質量，完全停在舊的基礎上，非無產階級意識，突飛猛展，黨員動搖，墜落，脫黨，與自首的潮流，有如暴風雨般向前來的趨勢。

除了這種組織以外，還有所謂在其領導之下的羣衆組織，列如下：

- (1) 赤色工會，
- (2) 反帝組織，
- (3) 農民委員會，
- (4) 互濟會，
- (5) 兒童團；少年先鋒隊，
- (6) 在匪區有蘇維埃組織，紅軍組織，
- (7) 文化團體有學聯社聯藝聯教聯劇聯左聯語聯等。

## 八、共產黨的策略

最近中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十二次擴大會議，關於中國的決議，提出了下列六大任務：

(a) 在反帝方面：在爭取中國統一和領土完整的口號之下，動員羣衆，用下層統一

戰線的策略，組織反帝的羣衆組織，打進一切黃色工會及一切灰色社團別的反帝組織，同時要把抵貨運動握在他們手中。

(b) 在匪區和偽軍方面：擴大並鞏固原有匪區，盡可能的將匪區打成一片，創造并發展川陝新匪區。擴大偽軍到一百萬人。

(c) 在工人運動方面：加緊煽動和組織工人日常鬥爭，失業工人的鬥爭擴大赤色赤色工會的組織，打進黃色工會，盡可能的將工人經濟發展到政治鬥爭。

(d) 在農民運動方面：抓住農民抗租抗稅的鬥爭，由這些鬥爭發展到農民暴動，游擊戰爭，以至成立新匪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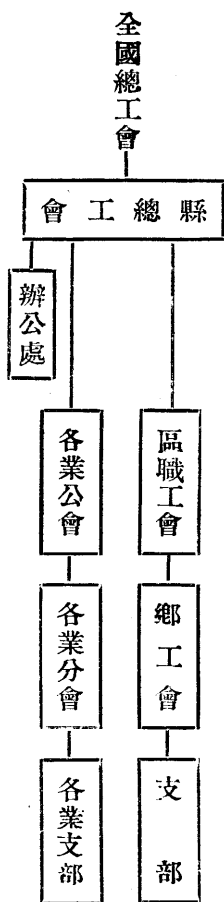
(e) 廣大的宣傳匪區和偽軍的勝利，組織擁護匪區和偽軍運動。

(f) 廣大宣傳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發展擁護蘇聯的羣衆組織，進行各種擁護蘇聯羣衆運動。

我們就其對工人農民學生婦女最重要的策略，再批評一下。

I. 工人運動 乃是民衆運動中之一部份，在不妨害全體人類生存的範圍內，工人羣衆用自己的力量，對企業者及廠主去求自己的特殊利益，如增加工資，縮短工作時間等，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狀況，這是極正當極合理的行動，不過有些工人羣衆受了共產黨的引誘和威脅，而走入了歧途，這是很可惜的。

關於共產黨的工會組織，是同一產業的工人組織工會爲原則。手工業工人，產業工人，或農村雇農，亦均得以職業爲單位組織工會，其組織系統，有全省總工會，縣總工會，各業工會，各業分會，各業支部等。如下表：



2. 農民運動比工人運動更爲重要 因爲中國的農民在統計上，占了百分之八十的數字，我們爲謀大多數人民的利益，當然不能丟開農民運動，所以本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決議，各省聯席會議的宣言和決議，從前大元帥對於農民的兩次宣言，國民政府第三次宣言，廣東省政府宣言，和中央黨部的農民協會章程，農民自衛軍組織大綱，以及最近蔣委員長復興農村計劃。都說得很清楚，其中有兩點很重要的：第一，就是減收田租百分之二五，這個決議，對於農民是很有利益的，因爲中國農民飽受政治經濟的層層壓迫與剝削，有了這個決議，才與農民以一個信仰的基礎。第二，是蔣委員長在豫鄂皖省製定剿匪區內屯田條例十八條，定出屯田縣與屯田區之標準，及劃分之限度，此舉最足以安民業而固軍心，並採用保甲制度，計口授田，軍民共同組織農村合作社等，這才是安全農村與復興農村經濟之上策。

共產黨的農運方法，恰恰與本黨農民方略相反，牠是以欺騙手段，徵取廣大的農民羣衆，以作其搗亂社會的工具，並組織農民武裝暴動，以盜竊政權爲目的，他的工作方

針是『（一）要鞏固和擴大赤色政權，只有很快的組織雇農工會，（二）嚴密蘇維埃的組織，打倒富農領導，堅持轉變農民意識，（三）澈底分配全縣土地，燒盡田契借約，（四）鼓動勇敢的工農到紅軍中去。（五）加緊反富農鬥爭，切實爭取農民貧民的本身利益。』

總而言之，共產黨的農民運動，主要的策略，就是利用所謂農民協會，農民委員會，雇農工會，貧農會等組織，扯開貧雇農與富農階級火線，澈底的發動階級鬥爭爲原則。什麼『另選貧苦的農工積極份子，到政權機關去工作』，又什麼『監督蘇維埃政權』，這些，完全是一種利用手段，事實上不但蘇維埃不能被他們所監督，而貧苦農的本身，在這個威權運用之下，隨時隨地都有被屠殺可能，那裏會談到什麼『監督蘇維埃政權』呢？

其次，就是匪區中的農村經濟，可以說完全破滅了，這個破滅的根原，無疑的是第三國際教唆下所發動的農民運動。本來中國的農村，我們只可以把農民區分爲自耕農和佃農兩種，但是共產黨却強將他劃分爲『富農』，『中農』，『貧農』，『半農』，『



僱農』，五種，並且各自組織團體，使農村中發生了廣泛的鬥爭，使大量的勞苦農民在自相殘殺，如黃陂屠殺，小佈河之河水爲之不流，龍岡事變，東固之村落爲之全燬，這都是農民運動的成績能！

3. 學生運動 共產黨對於學生運動，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極爲狂瘋活躍，自國民黨清黨以後，較爲沉着了。這也是學生本身已是明瞭共產黨的陰謀的緣故。不過有的時期，共產黨還是不擇手段的吸收大批青年學生，以增加發動的馬力，並運用各種補助組織團結學生羣衆，加緊反帝與本黨的宣言，如『九一八』事變發生後，共產黨利用學生羣衆的工具，曾在上海組織什麼『大學聯合會』，『中學聯合會』，『民衆反日會』，『文化界反日會』，『婦女反日會』，以及『反對內戰大同盟』等，這都是共產黨學運工作的表現。

4. 婦女運動 婦女問題，不是單純的兩性問題，而是整個的國家民族問題，因爲社會的發展和歷史的演變，均與婦女有關聯，所以說婦女問題，並不是單純的孤立問題，

乃是社會諸問題中之一環，故欲解決當前的婦女問題，必須認識並把握中國整個社會問題，而決定其解決的方式，這一點我們不可忽略的。

共產黨對青婦女運動最重要的方針，有下列四項；「（一）青婦運動的基礎，應該建設在勞動婦女上面。（二）青婦運動的建立，應該注意城市中心區域，（三）堅決反對國民黨組織青年婦女的策略。（四）發動青婦特殊利益鬥爭，提高青婦羣衆的革命情緒。」

理論是這樣，但事實上共產黨對婦女運動的不注意，和對學生運動一樣，他以爲「不屑和他們討論政治，不與以真正政治上的指導」，所以共產黨的婦運動，一向是輕視侮辱，在某一個時期須要婦女時，便以種種獻媚的手段去引誘，利用，以供其驅使，可是婦女的人格，在共產黨中的地位上，始終是被人玩弄的，始終是被人當着洩慾器的。現在我們可以拿牠自己的話來證明，「工作中的浪漫行爲，不斷的發生，男女間的浪漫糾紛，隨時生長，以戀愛爲主義，以解決性慾爲目的，不知發生了許多，在吉水與安福七區等地，更是野蠻不堪，每一天要娶四五個老婆，以及賣買娼妓式的亂幹……」由

這一點看來，所謂青婦運動不過如是而已！過去匪區中的婦女運動，說起來，實令人掩鼻，他們以『男女平等』，『婦女解放』，『婚姻自由』，『女子有參加政權絕對權利』等爲欺騙，以驅使婦女走向極端浪漫，無所謂家室，無所謂夫婦關係，偶合偶離，朝秦暮楚，習爲常態，而共產黨青年團以及紅軍軍官等，大可憑藉其威力，左擁右抱，由是而爭風吃醋，爲匪類之日常問題，白濁楊梅，固已廣遍矣。又如他們鼓動青年男女反對公婆，反對家長，或以讀書娛樂等爲餌，務使接受麻醉，並誘脅她們參加各種組織，其一般成績，有下列九點？

- (一) 迫令少年婦女充當看護婦；(實卽作共產黨徒淫樂之玩具)
- (二) 迫令少年婦女充編慰勞隊；(實卽作共產黨徒淫樂之玩具)
- (三) 迫令婦女充編洗衣隊；
- (四) 迫令婦女充編製鞋隊；
- (五) 迫令婦女充編縫衣隊；

(六) 迫令婦女充編交通隊；

(七) 迫令婦女充編運輸隊；

(八) 迫令婦女充編偵探隊；

(九) 迫令少年婦女潛伏國軍駐地，犧牲色相，勾引官兵刺探軍情。

此外宣傳與鼓動，亦是共產黨主要活動之一。其宣傳要點，爲「階級鬥爭」，「擁護蘇聯」，「擁護蘇維埃」，共產黨對宣傳工作，非常重視，各級支部，都有固定刊物出版，如：中共中央之「紅旗」；河北省委之「北方紅旗」；兩廣之「南方紅旗」；東三省之「滿洲紅旗」雜誌；及「鬥爭」雜誌；和各種小冊子以及日報；「上海之真話報」等；工廠小報，壁報」等；應有盡有，工會方面，同樣有很多報紙與小冊子。

## 九、共產黨活動的方式（祕密）

## 十、共產黨的黑幕

## (1) 所謂鐵的紀律

錄一個四川自首的共產黨重要分子彭興道所述的話：

當我加入共產黨後一件使我難於忍受的，就是他們底所謂「鐵的紀律」。說也奇怪，當我初入該黨作普通黨員時，我的一切自由完全被壓制着了，那時我還在此間巴縣中學讀書，一個星期要對上級黨部作一次工作報告，若是這一星期的工作成績不十分好，在每週的支部會議中，就要受嚴重的批評與黨部的警告處分。當時共產黨最責罵我的一點，就是說我帶小資產階級的氣味太重，半點不無產階級化。是的，我應無產階級化，然而責罵我的負責人，仍是知識份子，仍是不帶半點無產階級的氣味，記得有次我忍不住了，斗胆的起來反對他們，當時他們本已無話可答，莫明其妙的後來黨部竟因此給我一個嚴重警告之處分，說我反對領袖，並因此就認定我大成問題，調入特別訓練班受訓練，後來我方知道共產黨之所謂鐵的紀律，「是下級黨部無條件的絕對服從上級黨部的命令，黨員更是無條件的絕對服從黨部，擁護領袖的。」同時，在共黨中是對不許絕有

的個人自由存在，無論在行動上，思想上，均要機械般死板板地絕對服從，而不許半點自由的。那時，我就深深地感覺着共產黨太專制了，黑暗了！當時我心中的疑問是，爲什麼在範圍以內的自由都不許可呢？上級黨部爲什麼這樣的專制呢？然而數月之後，我也變成共黨中的小首領了，而且我在共產黨中的地位，一天似一天的增高起來。在初先，共產黨中的整個情形，我是無從知道的，在共黨中當一個黨員，是一點權力也沒有，唯一的責任就是很盲從的機械的服從命令而已！但是，我在共產黨中的地位，漸漸地弄得很高了，不特不受壓迫，而且權力極大，反能任意地壓迫黨員了。雖然我的小資產階級的氣味仍存在，但也沒有人敢於責罵我，且反照例的每次出席會議，要把同志通通地批評一翻了。我時常向親近的朋友說，共產黨員若不會罵人，決不會當領袖的，因爲照例每次出席會議都許批評同志，這並不是笑話，完全是事實。

(2) 再看四個被迫爲共匪的人寫給他們家屬的信：

第一函 (外寫瀏陽第五區第十六鄉一村轉交晏世長兄收) 我親愛的四妹：我現在已

到了吉安，他們把我調入紅軍第三軍軍醫處當一個挑夫，我現在常常痛苦，跑了三個多月，看不見一個錢，所以我現在沒錢寄給你，這種官長兇得很，動不動就要殺頭，我打算不久回來，你從前勸我的話，現在追悔也來不及了，他們說還要到南昌九江去，我是不幹，兄沈老二，十月十三日呈。

第二函（外寫瀏陽五區第九鄉蘇維埃政府轉交斗門黎瀏灣劉昌二兄啓）我親愛的妹妹：你們在家中身體如常，萬福金安，兄日前忙走，至古七月十六日開往株州醴陵一帶，在醴陵休息三天，因潘金言兄在軍醫爲一副官，內少採買，兄就爲一個軍醫上士，兄自投入紅軍第三軍軍醫處後，苦不堪言，雖有潘金言陳才蓮三同事，都是一個錢都沒有，昨天在朋友處扯了幾塊錢想付回來，因爲紅軍裏不准付回家來用，所以不能付回，真是急死人，氣死人！我的妻子不懂事務，煩晏昭其兄料理料理，兄胡十一，八月初五日，在萍鄉縣付回，是親手寫的，

第三函（外寫瀏陽轉交化老前轉母親大人）母親大人膝下：敬稟者，男付上二三函

，不知收到否？自各處出發以來，不覺月餘矣，一切痛苦，不勝其數。幾個月不見一個錢。一件事不對就要砍頭，官長天天打，拿槍兵可隨便殺拿梭標的，真正怕膽極了。我們總指揮說存了二三百萬元在俄國，但這些話我們不敢說。男現在痛苦實在受不了，要請母親到七鄉蘇維埃要馮義和馮喜生或各同志與寫信到第五區蘇維埃，由五區蘇維埃同志，寫信到瀏陽縣蘇維埃，由縣蘇維埃寫信到中國工農革命軍事委員會交特務大隊內（劉立收）可也。要求教我速速回家，從後我一定聽大人的話，以前男請假數次未准，此次打江西，由萍鄉縣到宜春縣，又到分宜縣，又走吉水縣，打倒吉安縣，聽說捐款百萬元以上，但我們當弟兄的仍舊未發餉，衣服沒得穿，快凍死了。叩請福安，男德馨跪稟，古八月十八日。

第四函（外寫瀏陽四區第五村交周安田兄）大鑒：啓者無別，弟日前忙走，未與兄商議，弟現在開往前方，弟在外前手中有大洋數元，因紅軍不准人付錢回家，所以不能付回家中，給我親愛的妹妹另用。我的心裏實在過不得，又每日要受許多的氣。天天要



走路，夜裏沒得睡，就是有睡的時候，因為百姓走盡了，弄不到被窩，就是稻草也不能弄到幾根，真是受活罪。請兄以後切莫聽旁人的話到紅軍裏來受罪。書不多言，弟胡十一由萍鄉縣付來，弟親手呈。

上邊的四封信，（都是照原文錄出，并沒更改一字）是四路軍總指揮部在湖南查獲的，其中寫被迫為匪的苦楚情形，亦極沉痛，看了，是知共匪內幕之如何。——編者附言！

### （3）所謂三十六大屠殺政策

贛東瑞縣民衆自衛團，搜得共匪函偽政府三十六大屠殺政策，特錄如下：

- 一、為族長者殺。
- 二、為家長者殺。
- 三、代人做契據紙者殺。
- 四、收租者殺。
- 五、還租者殺。
- 六、討債者殺。
- 七、以前當兵者殺。
- 八、前清有功名者殺。
- 九、還債者殺。
- 十、以前做官者殺。
- 十一、做糧房者殺。
- 十二、略有聲名者殺！
- 十三、大地主即萬戶者殺。
- 十四、中地主即千戶者殺。
- 十五、小地主即百戶者殺。
- 十六、不燬戶契者殺。
- 十七、不燬田契者殺。
- 十八、不燒契約者殺。
- 十九、

不燒票據者殺。二十、不燬阡陌者殺。廿一、年至四十以上者殺。廿二、當差役者殺。廿三、居大廈者殺。廿四、剩資產五百以上者殺。廿五、商店不放棄受理權者殺。廿六、不高呼蘇維埃萬歲者殺。廿七、經過刑場而太息者殺。廿八、偶語私談者殺。廿九、不高呼共產黨萬歲者殺。三十、聽講不終席者殺。三一、聽講不鼓掌者殺。三二、知識份子者殺。三三、自幼至長穿長衫者殺。三四、不提倡姊妹及後母婚者殺。三五、男女自十四歲以上不遵令封一赤字於臂上者殺。三六、不掘祖墳不燒祖牌不燒神像者殺。

## 十一、共產黨在各省的禍狀

國民黨於民國十六年四月舉行清黨後，共產黨既失憑藉，即流散四方，竄入山林，勾結土匪，姦掠焚殺，無所不至。加以天災時行，民衆生計艱窘，挺而走險者，大不乏人，共產黨乃利用此等機會，引誘入夥，以致黨羽益衆，聲勢盛大。蘇俄共產黨，又從

而助以金錢，助以械彈，且爲之計謀，共產黨乃如虎附翼，得任意蹂躪，無所顧忌，自十六年後，廣州海陸豐瓊崖潮梅贛南湘南閩西湘東贛東一帶，遭禍之慘，罄竹難書！實有甚於明末之流寇。茲特將共匪竄擾各處之大略情形，分述如下：

## (I) 廣東

### 甲、廣州共產黨暴動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共產黨在廣州暴動。

在十二月初旬，共產黨要員，已紛紛由上海香港等處到粵，除紅軍總司令葉挺外，計有張太雷惲代英鄧中夏黃平彭湃何來周雍南等，均集中於東山俄領事館。而第三國際亦派蘇聯共黨要員多人來粵指示，赤色職工國際之託維諾夫，即其一也。

暴動日期，原定十二月十五日，但因被當局查悉，風聲特緊，始不能不提早暴動，否則，一網打盡，欲暴而不能動。經張太雷葉挺黃平等在東山俄領事館連夜會議之結果

，決定提早於十一日暴動，因其時共黨方面，探悉張發奎已下令將前方之薛岳所部，調來廣州衛戍，十三日可以到達，乃決乘其不及先下手為強。

十二月十一日夜十一時後，共產黨既發動暴動，即佔據公安局財政廳省政府政治分會省黨部等重要機關，並分隊佔據中央銀行，搶劫一空後，復舉火焚燒之，但中央銀行當時損失並不大，因其金庫築在地下，雖中行建築，被焚無存，而金庫依然無恙。

十二日全日，廣州城是在赤色恐怖威脅之下，槍聲四起，火光熊熊。同時燕塘之陸軍監獄，亦被破，所有囚犯均被釋放。至晚間、長堤之四軍軍部，仍未攻下，西關仍在官軍之手，而河南之第五軍，亦已渡河夾攻，故情形頗緊張，共黨乃決定縱火，於是西關長堤以及城內各處，到處火起，紅光燭天，廣州人民之無數性命財產，均犧牲於共黨之手，共產黨之慘無人道，有如此！

十三日情形尤為嚴重，共黨屢攻四軍軍部不下，河南之第五軍，且已在西濠口登陸，北關東山，固始終未入共手，向右井兵工廠之駐軍，又向省城應援，機器工會工人又

組織劉共義勇軍，向共軍進攻，至晚，共軍漸不支，下午蘇維埃代理委員長張太雷已被擊斃，共軍至此乃完全失敗，殘部連夜投奔海陸豐，翌日上午，廣州市內共黨已完全肅清。

## 乙、海陸豐共產黨暴動

自民國十六年五月廿七日共匪發動，至十七年二月廿九日被我軍克復海陸豐的歷程中，其他的，我們可不必講，祇要一看這段事實裏的『人頭賽會』，『譙人肉羹』，『獎勵殺人』，則無論你怎樣的一個兇徒，或許會流些兒同情之淚，——如果你是個有博愛仁慈心的人，則請替已死之同胞報復，去『殺絕共產黨人』而後已吧！

在共黨暴動中，兵到匪逸，兵去匪來，實在有主僕時期，其情狀姑不詳述：到了十六年十一月初，駐軍忽接緊急命令，調省集中，無可挽留，縣中絕無其他軍隊接防，共匪彭湃遂勾結葉賀殘部及農匪工賊二千餘人，長驅直入，組織其所謂『海豐縣工農兵蘇維埃政府』實行公妻殺人放火姦淫擄掠，并宣佈其殺人條例如下（一）籍隸國民黨員者殺

。 (二) 有反土地革命行爲者殺。 (三) 曾作文武官吏者殺。 (四) 曾作保安隊者殺。 (五) 曾充當反動機關廚什役者殺。 (六) 曾作警察者殺。 (七) 曾當民團者殺。 (八) 有大中地主者殺。 (九) 土豪劣紳者殺。 (十) 討租者殺。 (十一) 還租者殺。 (十二) 討債者殺。 (十三) 還債者殺。 (十四) 藏匿契據者殺。 (十五) 當堪輿者殺。 (十六) 當巫卜者殺。 (十七) 作媒人者殺。 (十八) 盲目者殺。 (十九) 麻瘋者殺。 (二十) 年老不能作工者殺。 (二十一) 娼妾者殺。 (二十二) 蓄婢者殺！——自此條例宣佈以後，殺人的事情，日必以百十計，而海豐四十餘萬民衆，在此水深火熱之中，血肉橫飛，淒涼慘狀，爲歷史上所未聞。一般良民，不幸而慘遭毒手，則必先由農匪工賊，手執尖串，裸其體而游行於繁盛街道，隨之而高呼「殺！殺！殺」不已，及至其所謂刑場，則先以尖串刺之，再則割鼻，控目，剖腹，無所不用其極！而良民之生命，那就大有朝不保夕之勢了。

更屬離奇怪誕者，則共匪於殺人時，甚而迫其子以殺父，弟殺兄，，孫殺祖……若有不忍如此者，則又一同殺之。其間殘酷之情形，更不勝枚舉。

共匪自盤據海豐，做成赤色恐怖的局面後，牠們則愈演而愈兇，十一月九日縣蘇維埃政府且訓令所屬獎勵殺人！其原文如下：

『爲令遵事查得政府自成立以來，殺人雖已逾千，惟仍未償本委員之願，若不振起布爾什維克黨員之精神，大加殺戮，誠恐反動毛紳，死灰復燃，對於本黨進行，殊多障礙，爲此合行令仰該會即便遵照，轉飭所屬努力奉行，對於反動份子，萬勿妥協，是所厚望，切切此令。』

此令下後，各區鄉共匪因其殺人有獎，遂盡其力而從事殺人，故於十一月十九日，匪首彭湃在海豐縣城開其『海陸豐兩縣人頭賽會』以考其嘍囉之成績，誰劣誰優。於有共匪組成所謂『代表參觀團』到縣，彭湃得此消息，歡喜莫名，以非在各縣代表之前一演身手，不足以表其殘酷，遂召集農匪工賊等共五萬餘人，先將被押良民二百餘人，細幫入場，輪流施殺，彭湃且親舉大刀手殺二人，惟力已盡，不能再舉，時有農匪某討令充斬手，以一手而殺數十人，全場共匪喝采不置，至殺畢，二百多顆之人頭，則高懸於

演講台上，像萬國旗一般，共匪則登台演說，謂非殺兩縣人民百份之六十以上不可，並誓於最短時間在汕頭，廣州……開此會更熱烈之人頭大會云。是晚彭匪且於被殺之二百餘人中，擇其「肥」者，割「肉」烹「羹」，「饌」各代表，暢飲盡歡而散。

舊歷元旦前七日，縣蘇維埃政府又再下殺人命令，大致爲派定各區鄉於元旦「第二次人頭大會」人頭數目最低限度，俾屆時得有更熱烈之舉，而良善民衆得此銷息後，便抱頭痛哭，不安終日！及至民國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國民革命軍抵海豐，共匪逃竄，數日來之共禍，始告結束。

### 丙、梅縣

梅縣位韓江上游，氣候溫暖，地多山嶂，交通頗爲不便，人民勤樸耐勞，男子多往南洋謀生，女人則在家耕作，教育尙稱發達。昔年粵中屢次戰禍，梅縣雖小有波及，然尙能閭閻相安，不啻世外桃源。自清黨後，漏網共匪，潛伏梅縣各地，大事活動，無知農民，受彼輩誘惑者頗多，年來共匪遍地焚燒劫殺，奸淫擄掠，滿身瘡痍，言之心痛，



昔年爲世外桃源者，竟成屠戮之場所矣！茲將共匪騷擾梅縣的慘狀分述如下：

(一)草木皆兵 共匪嘯聚山林，其巢穴多在大山嶺中，常派員往各村宣傳共產邪說，勸誘鄉民入黨，不從者，破壞匪黨者，及侮辱匪徒者，格殺勿論，然多屬暗殺，俟夜闌人靜時，闖入屋中，持刀斧劈殺，或毒打後而槍斃之，其殺人之手段，亦殊殘忍，必使被害者受盡肉體之痛苦，而後始置於死地，其甚者，剖腹，取心，挖目，割耳，斷臂，極人世之慘酷。鄉民處於暴威之下，時存戒心，含冤莫訴，匪徒有常行劫商店家屋，擄人勒贖，強奸民婦，實行三不主義，不納租，不完債，不納稅，鄉民有敢違反三不主義者，性命卽在旦夕，居民一聞鄉近發現匪蹤，則心驚膽戰，及晚，不敢寄宿家中，咸蹲伏田畔，或露臥高岡，偶聞狗吠之聲，亦不禁惴惴然以爲匪徒至矣，風聲鶴唳，草木皆兵。

(二)屍橫街衢 十八年十二月某日晨，匪黨嘯聚數百人，搖旂吶喊，往攻附城一墟場，向警衛隊進攻，雙方喊殺連天，鏖戰良久，警衛隊不支，匪軍衝入街市，大肆搶掠

，並放火燒店，濃燄薰天，旋得當地駐軍馳援，擊退匪軍，斃匪三十餘，生擒十餘，停戰後，屍橫街衢，有肚破腸流者，有腦殼擊碎而腦漿滿瀉於地上者，有斷臂折足者，而眼睛凸出者，血肉模糊，慘不忍觀！在擒獲之匪徒身畔，搜得數包黑物，狀似芙蓉膠，警衛隊長詰以何物？答謂焙熟之人心，吾等臨陣對敵時，食少許，可壯膽也云云；匪徒之殘忍，於此可見。

(三)居民慘狀 匪徒之巢穴，在山嶺中，近山一帶居民，因離墟市太遠，官軍保護不及，日與匪黨接觸，爲彼輩所壓迫，村民全數入黨，田地，房屋，女人，實行公有。某村共匪首領謝某，獸慾橫流，閨女少婦被強奸者，多至四十人以上，間有丈夫在家，眼看嬌妻爲彼奸佔，然懾於威勢，亦莫敢如何。

(四)槍下冤魂 某日駐軍在街上捕獲二婦，係爲匪徒採辦糧食者，據供彼等實被壓迫，苟違反匪黨命令，不與買糧，歸去必遭殺斃，請求原宥云云；然營長不加憐恤，訊明後即網赴空地鎗決，臨刑時一婦大呼：「天老爺！吾實冤枉，可憐吾死後八歲幼子，無人照管……」一邊狂呼，一邊淚下如雨，令人心酸，別一婦亦哭得十分悲哀，該婦貌殊豔麗，雖不施脂粉，亦楚楚可人，以故一般登徒子，爲長太息焉。該二婦受匪徒之壓迫，含冤而死，慘矣！

## 廣州共禍災情統計表

警區別	時期	焚燒舖屋總數	被劫舖屋總數	損失總數	
一區	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至三十日	25座	51家	焚 180694元 劫 92759元	
一區分署			16	劫 20423元	
二區				190	劫 74282元
二區分署			235	59	焚 1389640元 劫 99362元
三區				137	劫 254004元
三區一分署				17	劫 17290元
三區二分署				173	劫 5098元
四區				2	劫 1100元
四區一分署				35	劫 16390元
四區二分署				3	劫 11600元
五區			592		焚 4742781元
五區一分署			25		焚 271725元
六區				49	劫 39001元
六區分署				12	劫 88185元
七區				6	劫 5200元
七區一分署				15	劫 2777元
七區三分署				5	劫 5437元
八區				41	劫 233890元
八區分署				5	劫 8461元
九區				35	劫 68200元
九區一分署				68	劫 235974元
九區二分署				60	劫 139167元
十區			32	劫 43150元	
十區一分署			18	劫 44807元	
十二區二分署			3	劫 60100元	

廣東東區共禍災情統計表

縣別	被災時期	被災市鄉總數	受災戶口總數	災民總數	死亡人數	毀屋總數	損失總數	附註
陸豐	十六年至十七年	555.	28,236.	188,338.	10,427.	39,607.間	12,369,589. 元	內有土匪災
海豐	十六年至十七年	330.	3,605.	38,051.	2,032.	9,601.	4,895,408.	
惠來	十七年	170.	7,511.	54,546.	326.	12,332.	7,359,642.	
萬甯	十六七年	80.	249.	37,040.	3,891.	9,070.	5,600,857.	
豐順	十七年	51.	4,476.	9,131.	268.	1,816.	1,057,350.	
潮陽	十六年	11.	1,035.		28.	1,96.	693,350.	
平遠	十六年	5.	1,610.	9,379.	3.	2,328.	554,480.	內有水災
饒平	十六年	5.	103.	443.	101.	12.	11,297.	
惠陽	十六七年						521,500.	調查統計未詳

紫金	十六七年	84.	101.615.	13.276.	1.392.	8.686.	2.912.777.	合水災
龍川	十六七年						721.000.	合蟲水風災
五華	十四年至十七年	109.	1.153.	5.890.	205.	6.717.	2.419.528.	合水災

廣東南區共災統計表

縣別	被災時期	被災鄉市總數	受災戶口總數	災民總數	死亡人數	毀屋總數	損失總數	備 考
瓊山	十五年至十七年	221.	2.447.	10.688.	1,261.	2.138.間	2,307.102. 元	合匪，兵災
文昌	十六七年	264.	1,908.	8,224.	758.	1,548.	2,763.722.	合匪兵災
萬甯	十七年三月	129.	1,519.	8,950.	824.	2,090.	1,879.245.	
陵水	十六七年	73.	682.	4,322.	100.	769.	1,200.460.	
瓊東	十六七年	33.	190.	976.	83.	158.	543.252.	
崖縣	十六七年	69.	2,687.	14,392.	152.	1,814.	1,155,873.	合匪風水災

定安	十六七年	34.	464.	2,594.	202.	404.	218,771.	合水災
臨高	十五年至十七年	63.	1,183.	8,030.	206.	1,716.	833,653.	
樂會	十六七年	57.	567.	3,201.	163.	485.	545,800.	
澄邁	十六七年	91.	420.	2,294.	217.	229.	245,222.	
茂名	十七年	2.	38.	567.	37.	107.	134,000.	

### 廣東西區共災總計表

縣別	被災時期	被災鄉市總數	戶口總數	災民總數	死亡總數	毀屋總數	損失總數	備考
花縣	十六年	48.		13,311.	279.	14,919.間	4,599,960.元	
寶安	十七年						271,500.	
南海	十六年						266,000.	調查未清

廣東北區共災統計表

縣別	被災時期	被災鄉市總數	戶口總數	災民總數	死亡總數	毀屋總數	損失總數	備考
南雄	十六七年	232.	3,166.	21,160.	42.	2,062.間	4,550,000.元	合蝗旱兵災
樂昌	十七年	1.	178.	300.		178.	2,160,000.	
乳源	十七年	7.	76.	422.	2.	83.	114,100.	
曲江	十六七年	10.	161.	823.	19.	257.	199,795.	
仁化	十六七年						970,000.	待查
始興	十六年						172,000.	待查

## (一) 湖南

## 甲、長沙

(一) 事前情形 湘省共匪，民在國十六七年時本極猖獗，至十九年七月中旬，共匪

轉入平江長沙交界之新街地方，（離長九十餘里）聲言進攻長沙，其時，適中央軍五十，五十三，六十，六十一各師，均以討伐張桂，集中長沙待命，該匪見大軍雲集，不敢前進，仍退至瀏陽平江交界處之長壽街一帶，湘省當局當時不知匪共實力多寡，至二十日左右，各師奉令東下，匪共探知省垣空虛，再向新街進發，四路軍總指揮何鍵，當派兵七團，又長沙縣警備隊二隊，前往圍剿，以二團由長瀏路向永安市進發，四團二隊由長平路向新街痛剿，先頭部隊約二團之衆，於二十三日進至離新街十五里之某地，以衆寡懸殊，於翌日退至金井，何鍵得電後，隨即電調甯鄉駐軍兩團，衡州駐軍三團，限二十七日午前十二時抵長，至二十六日，共匪已進迫離長四十五里之望仙橋梨市一帶，情形異常緊急，人民得此消息，即已特別驚惶，富有之家，紛然逃避，由長至漢，船票突漲至每張四五十元，即至湘漢之輪船，每人亦需二三元之票價，二十七日晨，望仙橋線將匪擊潰十餘里，至九時，復接梨線電話，謂此間敵勢洶湧，我方兵力單薄，若無援軍，恐難支持，何遂率留城之一團，向該線增援，其時前線已難支持，乃將山砲二十四



門，架槩梨河兩岸，將所有部隊撤至河西，擬沿河固守，不料河水太淺，可步行渡過，共匪乘勢進攻，何即令兵士於距城五里一帶，堅築防禦工作，至晚五時，甯鄉及衡山援軍，因由湘潭至長沙，大輪擱淺江中，未克趕至，而望仙橋線之我方軍隊，亦支持不住，共匪又派匪黨兩百餘名，扮作難民，由瀏陽門進城，赴省政府請願，身懷短槍炸彈，羣起暴動，殺聲遍市，其前方剿共部隊見前後受敵，即沿長潭汽車路向易家灣湘潭一帶退却。

(二)共匪入城 何鍵及四路軍分別退去長沙後，共匪乃於當晚十時半入城，(一說十二時)滿街張貼標語，有「公務人員殺無赦」，「共產黨員自首者殺無赦」等，其他「打倒『打倒』之標語，觸目皆是，當時全城舖門緊閉，在砲聲隆隆中，一般市民與街上行人，無處逃避，各店亦不開門，有扶老攜幼，狼狽出城者，有孑然一身，逃出小西門，搭外國輪船赴漢口者，又有僱用小船逃至三汊磯者，共匪入城後，首將警備司令部，省府四廳，及何鍵住宅放火焚燒，至二十八日上午，復燒長沙縣政府，公安局，湖

南省銀行，中山紀念堂，圖書館，博物館，雅禮大學，省教育會，兩級法院，省黨部，市黨部等處，下午，又得明德，周南，福湘各中學，湘雅醫院，及各教堂，各教會學校焚燒，又捕殺多人，并將財政特派員某七十五歲之老母架去，蒸晒於教育會前坪之烈日下，所有監內犯人，亦全數放出，令其會合流氓地痞，以爲搶劫捕捉殺人放火之頭導，又有一富商及其僕人，均爲共匪捉去，即以針穿手，用秤秤之，富商出二千元贖款，始獲出險逃漢，其無款往贖者，卽被殺死。並且到處放火，濃烟四起，光燭雲霄，而地痞流氓，又到處呼喝，以冀搖動人心，便於劫搶，只此情狀，已大足使人恐慌，而共匪復到處張貼種種標語，人民聆此，愈爲憂懼，已而傳言不許着長衣矣，犯者將悉被剪斷，於是向之着長衣者，皆自行脫卸。俄又傳言，留鬚者，蓄西式頭髮者，御眼鏡者，必爲豪劣或軍官政客，於是留鬚者，蓄髮者，皆薙去，御眼鏡者，皆卸除，雖極端近視者，亦莫或敢御之也，俄又傳言，著白竹布衣服者爲國軍偵探，一爲共匪所見，卽將殺無赦，於是往來市面者，皆青藍其服，無敢著白色者矣。俄又傳暗殺隊至矣，至則將放火殺

人，如民十六之在榔桂時之屠殺，人民聆此，乃更惴惴焉大禍之將至。既而交通斷絕，無可逃免，乃各準備臨時逃走之計，窗戶之臨小街僻巷者，則各繫巨繩，有短垣可通別宅者，則各置短梯，一至晚間，愈形恐怖，通宵不眠，以防屠殺焚燒者之歛至。俄又傳將按戶大舉檢查矣，凡藏有西裝學服及三民主義書籍者，藏有清時衣冠及巨部經史舊籍者，藏有公文及機關信件與委狀者，藏有精美珍玩及貴重衣服者，小戶而藏有以上諸物者，皆爲反革命，皆應照反革命論罪，若藏有軍器者，皆須殺其全家，並火其屋，於是人民益恐懼，皇皇然如卽將上斷頭之台，凡藏有上列諸物者，火之毀之，惟恐其弗及也，俄而果施行檢查，此捕數人，彼捕數十人，此殺數人，彼殺數十人，時有所見，時有所聞，小吳門及瀏陽門外一帶，恆積屍數十，人民皆膽戰心驚，無一刻安適，街市往來者，幾盡爲匪共，地痞流氓，面貌猙獰，使人倍加心悸，俄而忽搜捕平江瀏陽人矣，二三日間，被捕者及數百人，被殺者及百人外，備款贖出者，亦約數十百人，餘則並無下落，於是口音不類長沙者，皆特別惶恐，至於噤不敢言，同時中山馬路一帶，大小商店

，均被劫搶，由紅軍指揮地方棍徒，來往如織，呼喝之聲，遠聞數里，銀錢貨物，洗劫一空，即笨重木器，以及廚中什物，亦無存者。貨架寶籠，則予搗毀，當時商家，尙自咎其或爲派捐之款，未能即繳所致，其倖而免劫者，乃登時繳齊，不料既繳之後，商店被劫者，仍項背相望，其他商界領的私宅，亦均被洗劫，三四兩日，共匪又相拍賣鹽倉所存之鹽，每石定價八元，一般勞動家，以其有利可圖，也競往購買，地痞復乘機靡雜其中，設計巧奪，因之大起衝突，傷人頗多，其被劫奪者，數殊不少，共匪復恐不能急遽銷罄，又分派各街團承銷，先行酌定派銷數目，責令先行繳款，再行發鹽，及款既繳去，鹽斤又無下落，商民此項損失，數又不少，合計直接間接之損失約有數百萬元之鉅。共匪除燒劫勒索而外，即爲捕拿土豪劣紳，被屈含冤而死者，約有三百餘人。當共匪入城數日之間，各市街上不但無穿長衫西裝者，即稍新之短衣服，亦不能見，故雖粗皮黑面，破爛不堪如禽獸之行者，彼等仍認爲上流人物，又每捕一人，均先摩其手，凡皮膚潤澤者，皆指之爲資本家或土豪，謂其非勞動者，法（共黨之法）應殺却，因此逃難

赴漢口者，數日之內已達四五萬，各旅館大爲擁擠。又當湘難民七月二十八日逃赴漢口時，太古公司之綏定輪高抬價目，統艙票七十元，官艙一百元至二百元，無錢者推上岸去，卽已買票仍多遭虐待，吃不得睡不得，也坐不得，統計該輪是次共得價三萬餘元，於此足見帝國主義之趁火打劫也。共匪陷長沙後，於燒搶各公署之外，並指揮將電報局什物，盡行劫奪，經街團再三哀求，始未放火，於是長沙電報，卽完全不通，郵局雖經共匪允予保護，然上下火車輪船，均已不通，九日之間，兵輪而外，上下均無一輪到省，各路汽車，亦完全阻塞，陸行者則處處爲共匪阻截，不指之曰豪劣貪污，卽指之爲國軍偵探，商民之因逃避而被拘捕者，爲數極多，交通情形旣如此，而關係民命之糧食，亦竟告罄，蓋因共匪入城之第三日，卽規定各種物價，銀幣每枚只能換銅元三千二百文，米每升定價二百文，茶油每斤定價八百文，鹽每斤定價六百文，並發出布告，勒令實行，一般貧民，卽紛赴各米店購米，始則秩序尙好，繼則任意劫奪，並不交錢，擾攘終宵，喊聲不絕，全城米店，劫奪一空，次日，卽無米可買，民食頓形恐慌，人民無可得

食，則或代以豆，或代以麥，越日，豆麥又告罄，則食芋者有之，食蔬菜者有之，經商會與紅軍交涉辦法，則令各向糧棧籾穀，定價每石洋二元，每家釐定日得購買六石，然而供不應求，無力擠購者，即無可得食，油鹽之屬，則以定價太低商民成本攸關，紛紛藏匿，銅元亦無可兌換，致釀成米荒錢荒油鹽荒，他如蔬菜之屬，亦價格奇漲，百業停滯，而以勞動者爲尤甚，無不叫苦連天。

(三)國軍反攻及收復長沙 自共匪攻入長沙後，何鍵即收容部隊，并增加生力軍，力圖恢復，於八月三日率部由甯鄉達長沙對河之榮灣市，即決定三路進攻計劃，劉建緒陳光中陶廣等爲第一路，由劉指揮，羅藩瀛陳渥等爲第二路，由羅指揮，危鍾宿戴斗垣等第三路，由危戴會同指揮，兵力共十五團餘，另航空第一隊長張有谷駕戰鬥機飛長，協同甯甯勇勝順勝等艦一同進攻，旋羅霖師由平江進攻，克金林高橋，分共之勢，未幾共果不支，向天心閣方面潰走，何部即猛勇跟追，是役斃匪四五百人，繳槍千餘枝，何鍵入城後，市內由正式軍隊約一旅，及保衛團等共同警備，并電京漢報告，大意謂市內

繁盛之區，以及重要之建築物，或被搶劫，或被燒失，暴亂狼藉之跡，非言可喻，市民被殺者，屍體到處遺棄，無人掩埋，臭氣薰天，慘不忍聞，市中已同廢墟，總之，此次共匪蹂躪長沙，民衆被殺者二千餘，黨員及公務員被捕被殺者四千餘，又自七月二十七日早晚燒省政府省黨部起，至八月二三日止，所有城內機關學校，或燒或拆，燬滅殆盡，大商店，大住宅，亦焚燒無數，據停泊長沙附近之外國兵艦報告，長沙每日惟見火光滿天，哭聲震耳，其口號則爲「殺盡國民黨員」，「殺盡官吏」，「殺盡軍人」，「殺盡資產階級」等語，又見其湘蘇政府之布告，竟謂「現在積極赤化全國，以實行世界革命」云云：可知共匪之爲患，並非局部問題，實爲全世界全人類應注意之事云。

## 乙、湘陰

自十九年入春以後，平江共匪，進陷長樂，蔓延大荆澣田黃穀諸鄉，浸而並武昌新市及歸義上中等鄉，淪爲匪窟，繼而並清溪源塘熟塘等處，亦有匪徒出沒，發生搶殺情

事，於十月二十日孔匪荷寵進陷汨羅，繼陷白水，是晚九時卽陷縣城，豕突狼奔，如入無人之境。當共匪陷城之夜，火光燭天，達旦未熄，衙署公所，盡付一炬，民屋波及，不下數十家，該縣一切地方經費及教育經費，純恃租穀，總計三萬餘石，顆粒無存，商民人等，扶老攜幼，黑夜奔逃，哭聲震天，縣城三面環水，匪由陸道衝入，居民祇能渡江逃避，匪軍沿河射擊，死於槍，死於水，以及被匪擄去幽囚者，不下數千人，此就當時團務委員會退却時，在洋船上所目擊者而言，查匪軍圍困在長樂新市一帶，飽受飢寒，爲日已久，是以此次攻破該縣，其劫掠比他處更慘，該匪在蘆林潭一帶，又早已暗備船隻，一經入城，油鹵穀米被帳衣服，搜洗一空，商店居民，損失不可計數，老幼男女，死者無以爲斂理，生者無以爲衣食，總計縣城及鄉鎮共匪區域，人民流離待賑者，不下十餘萬人。

## 丙、石門



石門不幸，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被共匪賀龍率匪衆萬餘佔據，特將所聞慘狀詳告於後：

(一) 城市房屋，全被拆空，存留者，僅瓦柱磚牆，縣政府天主堂福音堂及私人住宅，均已拆毀無片瓦，鄉間房屋被燒被碎者極多，鄉民住宅，聞均被擄掠一空。

(二) 城鄉被慘殺者，已達數百人，北鄉多人均在磨市遇害，縣城各富戶主人，多遭屠殺，即婦女幼孩，聞亦多遭慘殺，南鄉白洋湖，夏家巷等處，殺人亦多，現在少壯盡逃，老弱亦潛匿深山。

(三) 不獨城廂財物穀米搜刮如洗，即各鄉也均米糧爲空，不惟來春無播種之資，民衆即將有絕糧之虞。

(四) 匪黨內本縣甚多，匪徒到處搜殺，老婦弱女，任意姦污，鮮能幸免，爲狀之慘，實不忍言。

(五) 匪在縣城設立偽蘇維埃政府，地址設縣黨部，日派宣傳隊下鄉，並巧生方法，

脅迫民衆，加入逆黨，如教育局倉裝谷數百石，匪以每谷一石換米二斗，愚民聞信，多來挑運，詎匪見其有五六百人前來，即派匪衆全數圍住，迫令入夥，而流氓地痞，即乘機入夥，充匪爪牙，四出搜捉良民，其微有財產，或略識文字者，莫不被害，而被害者，非將尸身剝成數段，即剝成肉泥，並以馬分人屍爲四塊者極多，至於幼孩，則有以石擊孩腦出漿，以取樂者。

### (三)江西

#### 甲、

江西共匪，冠絕宇內，大抵全省八十一縣，當年只餘五六縣，未被匪陷，如南昌及南昌附近各縣。江西人民不能安居，相率逃難，離開本縣者共計約一百二十餘萬，其未能走者，則多夥而入匪。統計被匪慘殺者，約有十四萬九千九百餘人，房屋燒燬達十萬零三千餘椽，財產損失，共三萬二千一百七十餘萬元，如此慘禍，可謂亙古未有。

茲摘錄江西省黨部於民國二十三年所調查之『共匪禍贛概況』如下：

(1) 共匪之經濟來源

共匪之經濟來源約分下列四項：一、劫掠，每破一縣或一市時，即大肆搶掠，銀錢商品，捆載而去。二、綁票，各地稍有資產者，先行調查登冊，然後派隊綁勒，多則數萬元，少亦數千元不等。三、分產，共黨所至之處，稍有資產者，或已遠遁，或已被殺，其財產必盡爲匪首所沒收，居留之人，大半爲農工階級，每月所得，除日用外，全數由匪首沒收。四、貢獻，被迫投降者，必納財以獻已即赤貧者，亦不能空手投靠。

(附註)截至九月十七日，僞第四軍由醴陵致僞軍委報告內云：給養已罄，限一縱隊到袁州，於一星期內籌款二十萬元，發給兵士欠餉半月，並限所到各縣之縣蘇維埃，迅速籌款接濟，其圍攻吉安時，即預定到吉解決補充給養，補充新兵等問題，此即共匪劫掠綁票之鐵證，按共匪財政來源，概係就地籌措，盤據一地過久，則該地必發生經濟恐慌，寒迫飢驅，促其向外發展，此各縣所以騷擾不甯也。

## (2) 共匪之主要陰謀

一、奪取政權 共匪以贛省除二三中城市外，農村幾盡入其勢力範圍，當時遂集其全力向南昌進展，以圖攻陷省會，實現其奪取江西政權，進而聯絡湘鄂匪共，以遂其建立全國蘇維埃政權之迷夢。

二、奪取羣衆 共匪利用平債分田，及抗租抗稅等，吸收貧農及流氓地痞，組織農民協會，形成暴動，組織赤衛隊，以之衝鋒陷陣，在圍攻吉安之前，匪黨即計劃挑選三千農兵，以爲斬網越濠之用，實際上不啻驅民去送死。

三、奪取武器 共匪的口號說「紅軍不攻堅」，所以往往窺視軍隊之實力，如某一地駐軍兵力單薄，或聯絡不靈，此時必全力出其不意而攻之，以圖奪取武器，贛省各縣之警察隊，因各自爲政，無聯絡之故，共匪往往利用此弱點，以奪取其武器。

四、破壞都市 共匪唯一目的在動搖本黨政權，凡屬繁盛都市必加以極大之破壞，使我補苴罅漏，發現經濟恐慌，無暇力謀建設。

### (3) 共匪禍贛之罪惡

屈指匪共禍贛。共五六年，殺人達十餘萬，燬房七八萬幢，公私財產，損失達三萬萬元以上，殺人方法，殘酷異常，共匪殺人不用槍而用刀矛，蓋爲節省子彈計也，而其方法，則剖腹割舌斷頭脛足割乳，良家婦女不從匪者，輒令數人輪姦，然後以利刀刺其陰戶，男子則往往先割去其陽物，令其痛苦，然後以利刀畢其命，其待肉票，則以利刀穿其掌，貫以強索以繫之，被綁票者卽如命贖以巨款，亦不免斃其毒刀之下，其有令子殺其父，媳殺其翁，種種慘狀，筆難盡述。匪軍每至一地，必勒令焚燬契券，並強分田地，毀去經界，如永新弋陽安福甯岡積峯萬載吉水吉安之匪化最久之區，其田地經界悉被剝毀，狡獪者從中取利，良善者迫於威勢，任其宰割，故匪縱所至。概被收括，農民經濟遂陷於絕境，無知農民，飢驅寒迫，盡被裹挾，故農民被迫脅從者，全省不下數十萬，誠黨國前途之絕大隱患也。

### (4) 江西各縣匪禍死亡逃難及財產損失表

縣別	財產損失數	房屋焚燬數	人民被殺數	難民人數
永豐	二千餘萬	五百十餘座	一一五〇	四萬人
修水	三千餘萬	二千餘座	三千餘人	十餘萬人
資溪	十餘萬元	四十餘座	一百餘	未詳
德興	二千五百萬	一一二七〇	一二三八二	二萬五千
武甯	五百餘萬	五百餘座	三百餘人	未詳
樂平	四十餘萬	五座	一百二十餘	八千五百
永修	五十餘萬	四百餘座	十餘人	未詳
黎川	五萬餘元	無	七人	未詳
宜川	二千餘萬	七百餘座	百餘人	萬餘人
東鄉	一萬餘元	二十二棟	五十餘人	未詳
分宜	一百餘萬	七十八座	二百餘人	無報告
崇仁	五百餘萬	百餘座	千餘人	未詳
峽江	三八三六〇〇	二百九十座	百三十一人	四千餘人
上饒	五十餘萬	二百餘座	二百餘人	三十萬人

宜豐	德安	高安	永新	甯崗	豐城	進賢	遂川	南城	萬安	萬年	金溪	清江	九江	鉛山
五百餘萬	八十餘萬	八萬五千餘	二千餘萬	七百餘萬	五十餘萬	一二七〇〇	五百餘萬	三十餘萬	二百四十餘萬	六十餘萬	三十餘萬	數千元	百餘萬元	十萬餘元
千餘座	二百餘座	十餘座	八千餘座	百餘座	二十餘座	四十五座	六千六百座	五十餘座	五千餘座	五百餘座	二十餘座	無	五百餘座	十餘座
三百餘人	一千五百餘	無	五千餘人	五百餘人	百餘人	百餘人	二二六〇人	九人	三四七〇人	千餘人	十餘人	七人	千餘人	二十餘人
未詳	未詳	三千餘人	三十餘萬	二萬餘人	無	無	二千三百	無報告	二萬人	三百餘人	無報告	二百餘人	未詳	無報告

安福	三千五百餘萬	五千餘座	七千以上	三萬餘人
奉新	萬餘元	十餘座	待查	未詳
蓮花	千餘萬元	一千餘座	二千二百餘	未詳
吉水	一百餘萬	千餘座	七千餘人	三萬餘人
瑞昌	三百餘萬	五千餘座	千餘人	未詳
餘江	十餘萬元	百餘座	五十餘人	一千餘人
泰和	二千萬元	四百二十座	三百六十八	十餘萬人
貴溪	五十餘萬	三千餘座	六十餘人	三百餘人
萍鄉	千餘萬元	七百餘座	三千餘人	千餘人
南豐	五十餘萬	五十餘座	五千餘人	未詳
廣昌	百餘萬元	百餘座	二千餘人	萬人
廣豐	四千餘人	待查	二十人	無
新喻	十萬元	五百餘座	四百餘人	未詳
崇義	四千餘萬	十餘座	三百餘人	未詳
彭澤	二萬餘元	待查	十餘人	未詳



星子 八十餘萬 四百餘座 三百餘人 五百餘人

都昌 十餘萬元 三十餘座 十餘人 未詳

銅鼓 七千餘萬元 五千餘座 五千餘人 三萬餘人

甯都 百餘萬元 千餘座 萬餘人 六萬餘人

宜黃 四五二〇〇 七十四座 未詳

南潯路 五千四百餘 無

石城 一四二九〇〇元 百五十七座 二百九十九 七萬人

大庾 八百餘萬 五千餘座 七十餘人 二萬人

新淦 五萬餘元 三座 十四人 未詳

浮梁 受災最重 尙待調查 待查

南康 二百二十萬 四千餘座 百九十餘人 五萬人

湖口 九十餘萬 三百餘座 千餘人 未詳

定南 十餘萬元 待查 待查

上高 二萬餘元 待查 二十餘人 千餘人

靖安 萬餘元 待查 待查 未詳

	餘千	萬餘元	待查	待查	未詳
臨川	十餘萬元	二百餘座	待查	未詳	
樂安	二百餘萬	二百餘座	八百餘人	千餘人	
吉安	千餘萬元	待查	萬餘人	十四萬人	
鄱陽	百餘萬元	百餘座	三十餘人	三千人	
弋陽	千餘萬元	五千餘座	八千餘人	十萬五千	
興國	三百餘萬	千餘座	二千餘人	七萬人	

▲合計(已填報者除南潯路共六十六縣)

- 一、損失財產約數三萬萬一千二百九十四萬九千九百元。
- 二、焚燬房屋約五萬九千一百七十六座。
- 三、被屠殺人數十二萬餘人。
- 四、難民人數一百五十七萬餘人。

(附註一)其餘萬載等十五縣亦災情極重，尙未調查。

(附註二)上表係八月份調查結果，八月以後，朱毛彭黃回竄本省，攻陷安福，吉安，清江，新淦，新喻等數十縣，方仰竄擾彭澤，湖口，鄱陽，景鎮，都昌，餘江十餘縣，損失更不可勝計！

## 乙、吉安

吉安縣城自十九年十月四日被朱毛股匪攻陷，至十一月十八日始爲公秉藩羅霖兩師擊退，匪在吉安種種慘暴行爲，由吉安難民胡某發表如下：

1、僞機關組織 (甲)匪所設之肅清反動委員會，(凡匪所認爲反動，卽交此會審殺)(乙)財政委員會，(凡綁票勒贖等事，卽由此會管理。)(丙)其他。

2、屠殺之殘酷 自十月四日共匪入城起，至第七日止，由各縣農民尋仇報復，任意屠殺，亦有捉回各縣自由處置者，其中以永新縣逃在吉安之難民被殺最多，聞共有一千五百餘人，逃出未殺者僅二十餘人。次之則爲吉安縣屬延福儒行兩鄉難民，至第八日

由肅反會出佈告一紙，謂嗣後有反動派，由農工會報告赤衛隊捉拿，統交肅反會辦理，每日該會門口殺人總在三百名以上，查其所謂反動派者，係指曾爲官吏紳董及忠實學生，與稍有資本土地者而言。至殺人方法，或挖心吃血，或支解四體，或破腹腰斬，或用煤油綿絮火化，用鎗擊斃或一刀殺死甚少，統計共匪盤踞吉安四十五天，殺人總數確在一萬以上。

三、綁票之毒辣 共匪綁票約分個人店鋪兩種，當其至吉安之次日，卽綁各店主至商會開會，令會長勒捐六十萬元，越日又勒索九十八萬元，由各店分攤担任，有現款則繳現款，無現款則買上海匯票繳之，此綁店鋪票之大概情形也。至綁個人票，如因一時籌措不及，卽被斬首示衆，被勒繳數萬元數千元數百元者，不知凡幾，且因一時繳款不及，被綁至東固者，有七八百人之多，聞共匪此次在吉綁票勒贖，在二千萬元以上。

四、財產之沒收 凡共匪所指爲反動派者，土地房屋則沒收充公，契據借票則付之一炬，衣箱桌椅則搬去公共分配，聞有四百八十口最上等皮箱，內係綢緞皮貨金銀首飾

，匪首給其同黨，謂係暫存，容後公分，其用意可知矣！

五、結婚之自由 凡四十歲以下，十六歲以上之婦女，共匪任意帶至某會或某隊，由該婦女自由擇一相當配偶，此名爲結婚自由，如有不願，則殺無宥，又將婦女分爲兩隊，年老而醜者，編爲洗衣隊，年輕而姿色者，編爲慰勞隊，均須隨軍出發，此外各處女寡婦，或其夫不在家者，或被認爲反動派之妻女者，均勒令其自由，因此日間被姦，夜間自縊，或投河者，亦在千餘人之譜。

六、共產之宣傳 匪共佔據吉安城後，卽組織種種機關，天天開會，宣傳主義，以便麻醉民衆，凡逢開會，先日發出通告，定於某日某時在某處開會，屆時再鳴鑼以召集之，終則由梭標隊逐家搜尋，每家祇留一人守門，餘則不論男女，均須赴會聽講，稍一不從則以反動論罪，輕則受打，重則斬首。

七、搶劫之慘狀 共匪除沒收所指爲反動派財產後，復派赤衛隊持梭標或凶器至各店各戶，借查人口爲名，任意搶劫物件，甚至借統一宣傳，實行共產，將各店印刷機碾

米機縫衣機一概沒收，故共匪去後，巡視各店，各戶無不空空如也。

八、退却之毒計 共匪聞蔣總司令有限二十日前克復吉安之命令，即發種種通告，

- 1、通告預備總退却以保全實力，
- 2、令工會將各店主綁去，
- 3、令各鄉村農來吉，將所有各項食物貨品，搬運他方，
- 4、令吉安全體人民，自四十歲以下，十五歲以上之男女，均整隊出發，
- 5、令各處同時放火，使吉安成爲焦土，上定五項計劃，幸公羅兩軍攻擊甚速，致未完全實行，得保一線生機。綜上所述，遠而海陸豐，近而長沙，均未有荼毒如此之害，言之真可痛恨！

### 丙、上饒東河共禍詳記

贛東匪禍之烈，轟聞全國，而上饒受禍之甚，尤遠過各處，蓋上饒三遭匪陷，廬舍坵墟，田園荒蕪，焚殺之慘，罄竹難書，雖古黃巢闖獻之禍，無以逾此，特將其三遭匪陷情形，彙誌於次：

## 第一次

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早晨，爲共匪陷縣城之第一次，是日天晴，拂曉共匪來犯，由西北兩門進城，有鎗數百枝，梭標匪徒數千人，上饒地方團隊與戰不利，又無援兵，城遂陷，共匪佔據縣城一日，下午退去，焚燬縣府法院，破囚釋犯，殺死民衆百餘人，城南浮橋，一時爲逃難民衆壓沉淹斃身死者頗多，弋橫匪區數百里，公妻共產披猖萬分，田畝阡陌，盡被破毀，契據冊號，化爲灰燼，上饒浩劫，從此開始。

## 第二次

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早晨，爲共匪第二次陷縣城之日，是日天晴破曉，共匪來犯，包圍西北二門，有槍千餘枝，梭標匪徒萬餘人，上饒警隊槍僅二百餘枝，合北鄉橫峯各處團隊，不過四百餘枝，城遂再陷，共匪盤據三日夜，飽肆焚殺，劫掠而去。是役也，民衆慘遭殺戮者五百餘人，渡河溺死者百餘人，各大商鋪及各住宅被劫財物百餘萬，慘狀之重，亘古未有也。

### 第三次

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侵晨，爲共匪第三次陷縣城之日，是日晨光熹微，細雨濛濛，某君住宿水南，忽於夢中驚覺，頓聞砲聲隆隆，振衣而起，跌足下床，開門則見路中逃難，男婦兒女，擁擠雜沓，宿雨泥濘，顛仆號啼之聲，哀慘萬狀，城中東南門，早已爲匪包抄，城內人民，無一逃出，西北兩門，駐有警察隊，與匪激戰，乃彼衆我寡，且我警隊子彈不足，約一小時，遂被圍繳械，隊長見大勢已去，迫以手槍自盡，玉山警隊四十餘人駐上饒城內，亦被繳械，橫峯警隊六十餘名，駐上饒羅公亭亦戰敗包圍繳械，一時隊兵投河身死者百餘人，受縛殺者亦百餘人，城遂再陷。匪入城後，各家搜捕男女，被殺者四百餘人，被綁者五百餘人，六中學生，亦被綁去數十人。是役也，各大商鋪盡遭搶劫，財物損失，約數百萬。匪於十一日上午，自動退出，焚殺搶劫，計共三日，縣府黨部及大家巨室盡付一炬，城外浮橋二座，亦被焚燬。匪去之後，滿目悽涼，城中武廟小校場及各街道隙地，均有死屍橫陳直列，慘不忍睹，身首異處，刳腸裂腹者，觸目皆



是，信江河上，死屍數百具浮沉蕩漾，與波上下。匪退數日，岸上及河中之屍，無敢掩埋，腥聞千里，每當日落天陰，神號鬼哭，偶一涉足城中，婦女啼哭之聲，嚶嚶相聞，骨肉死亡，兒女離喪之慘，幾無一家倖免，損失之鉅，焚殺之慘，誠從古所未有也。

又東河被匪荼毒之慘狀，匪徒除將匪區內未及逃避之良民任意綁票勒贖外，并實行公妻獸行，凡五十歲以下之寡婦，丈夫久出未歸之婦女，及其匪所謂反動派之妻者，皆一律強迫限期自由擇配，以實行其公妻之口號，一般有志婦女，以此爲終身奇恥大辱，因而自殺者，日有所聞。後來匪徒因聞剿匪軍隊已分頭痛剿，自知末日已到，乃作最後掙扎，使用其窮凶極惡，不使民窮財盡不甘心之死策，由匪政府印發多量紙幣，分發各鄉匪政府使用，壓迫各鄉人民勒令於最短期間，儘數將現金兌換，如各項交易上，仍發現有實用現銀者，即以違抗命令論罪，除將現金沒收充公外，併處以極刑，故各鄉民衆莫不感受絕大痛苦，時呈恐怖狀態云。

## 十二、中央剷共之幾件最重要的案件

### ▲從反共到剷共▼

在這裏得將共與剷共的界限來說一說：所謂反共運動，是本黨反對共黨那種攘奪黨權破壞革命的陰謀，但直到本黨清黨時止，雖然已經將共黨肅清出黨，但猶希望共黨能懸崖勒馬，急速改過，故直至清黨時止，本黨對於共黨，不過表示不與合作，尙未至必欲殲滅之決心也。乃清黨以後，共黨失其掩護，其獍兇之真面目，完全暴露，不獨危害本黨，抑且成爲國家及人民之公敵，本黨負有救國救民之責，自不能坐視共黨之誤國誤民，故奮然而起，以剷共爲己任，益以共匪不滅，國無甯日，人民不得安居，革命不得完成，非立刻剷除不可，於是緊接清黨運動之後，本黨對於共黨之政策，由反共更進而爲剷共。

### ▲寧滬清黨中的剷共工作▼

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南京上海同時舉行清黨，其時共黨已決定反抗，流而爲匪，故本黨卽由反共更進而爲剷共。在南京上海，及江浙其他各處，將共黨要犯，予以嚴厲之法律裁判，計自四一二清黨至五月底止，在此一個半月，東南重要共首之伏法者，計有汪壽華，候紹裘，安體誠，宣中華，劉重民等。汪壽華真名何言亮，浙江金華人，爲中國留學莫斯科東方大學第一批學生之一，畢業以後，卽派在海參威任華工指導。民國十四年五卅運動以前回國，卽參予共黨中央職工委員會重要工作。上海總工會自李立三辭職以後，卽由副委員長劉華負責，迨劉華被孫傳芳槍斃以後，上海總工會工作，卽由汪壽華負責，直至清黨時，汪壽華仍任上海總工會委員長。清黨事起，汪壽華卽指揮糾察隊，反抗政府，致被捕伏法。汪爲共黨工人運動中之健將，其在共黨工運中之地位，僅次於蘇兆徵向忠發李立三，而上海之工人運動，汪之地位尤爲重要。故汪之死，在共黨實爲一巨大打擊。侯紹裘江蘇松江人，爲本黨江蘇省黨部常務委員，上海大學附中主任，爲本黨江蘇方面跨黨份子之最重要首領，卽負有篡奪江蘇黨權之全部責任。宣中華浙

江蕭山人，爲本黨浙江方面跨黨份子之最重要首領，其地位較之候紹裘在江蘇，尤爲重要，蓋彼身爲浙江省黨部常務委員兼組織部部長，浙江省政府委員，浙江省立第一中學校長，C.P.杭州地委委員等要職。安體誠河北豐潤縣人，曾畢業於日本帝大經濟學系，歷任各大學教授，本黨浙江省黨部常務委員北京特別市黨部常委，黃埔軍校政治教官，軍校政治部宣傳科長，爲北方及浙江方面之共黨首領。劉重民江蘇南通人，爲本黨江蘇省黨部委員兼組織部部長，曾任第六軍團政治指導員，爲江蘇方面之共黨首領。以上諸人，均爲共黨首要，於四一二清黨之役，伏法於上海南京等地者。因此諸人之死，東南共黨，乃大喪元氣。

### ▲廣東清黨中的剷共工作▼

廣東之清黨，不若南京上海之嚴厲，因係臨時發動，事前毫無準備，故廣東方面之共黨重要人物，如鄧中夏張太雷穆清馮菊波羅綺園阮笑仙彭湃等，均得免脫，但亦有一部份重要份子被捕伏法，如熊雄熊銳蕭蕭楚女楊其綱畢磊等。熊雄爲湖南寶慶人，爲留法

勤工儉學生，爲共首周恩來之最重要副手，其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實際等於主任，因主任邵力子，從不到部也），C P 黃埔軍校黨團書記，爲黃埔方面共黨之領袖。熊銳爲熊雄之同母弟，亦留法出身，其時任C P 廣東區委委員，中山大學教授兼附中主任，亦爲廣東C P 要人之一。蕭楚女湖北人，爲C P 中最有名之煽動家，與惲代英齊名，曾歷任共黨及青年團要職，其時任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教務主任，中央軍校政治教官。楊其綱爲河北大興縣人，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爲黃埔C P 之實際負責人，清黨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祕書，C P 黃埔特別支部書記。畢磊廣東大埔人，中山大學學生，爲廣東學生運動領袖，亦即廣東C P 負責人。以上諸共黨首要，均於廣東清黨時伏法。

### ▲兩湖清黨中的剷共工作▼

兩湖清黨運動的發生，較後於南京上海廣東，但兩湖清黨運動中的剷共工作，實較南京上海廣東三處更爲嚴厲。在兩湖清黨運動中，共黨之伏法者達數千人，其中最重要

者，爲湖南共首郭亮與彭公達。郭亮爲湖南共黨三巨頭（毛澤東郭亮夏曦）之一，其地位直可與毛澤東並稱，爲湖南工人運動之最高首領，武漢政府時代，任湖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C P湖南省委職工部長。清黨時在岳州被捕伏法，爲湖南去一大害。彭公達爲湘陰人，曾代表湖南省黨部出席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後即在本黨中央農民部任幹事，但不久即返湖南，從事農民運動，爲湖南全省農民協會委員，曾一度爲C P湖南省委代理書記，被捕後自首，但仍暗中與共黨來往，乃伏法。

### ▲羅亦農事件▼

在共產黨中，以政治天才見稱者，有二人，即陳延年與羅亦農。羅亦農原籍江西，加入共黨極早，五卅後任C P江浙區委書記，統轄江蘇浙江兩省黨務，有江浙王之稱。彼同時亦爲中央委員會委員之一，且爲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共黨中有特殊地位。上海之三次暴動，羅亦農爲最高指導之一。吳稚暉在其反共文章，亦甚稱道羅亦農之地位與能力。清黨後，調任長江局書記，負長江一帶共黨組織之最高責任。但不久即被捕伏法。

羅亦農在共黨中，有小陳獨秀之稱，故其死在共黨爲非常巨大之打擊。

### ▲陳延年趙世炎事件▼

在共黨中，以政治天才見稱者，除羅亦農外，尚有陳延年趙世炎，而陳延年趙世炎之組織能力，且尤在羅亦農之上。陳延年安徽懷甯人，爲共首陳獨秀之長子，初爲無政府主義者，其後信仰共產主義，曾留學法國，加入法國之中國少年共產團，歸國後歷任共黨要職。十四年春之偽四次大會，當選爲偽中央委員，其時並兼任廣東區委書記，爲兩廣共黨最高領袖，有兩廣王之稱。十六年春，共黨僞中央遷往武漢，乃調陳延年任長江書記，兼江蘇省委書記，駐上海。但不久，卽於十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在上海北四川路底施高塔路恆豐里一〇四號之僞省委機關被捕，旋即伏法。與陳延年同時被捕者，尚有僞江蘇省委祕書長韓步仙，及僞宣傳部長黃丹。

韓步仙被捕後，復供出趙世炎之住址，於是趙世炎亦於同年七月二日，在北四川路寶樂安路被捕伏法。趙世炎爲四川榮縣人，留法勤工儉學出身，爲法國中國少年共產團

(即後來之中共旅法支部)創辦人，共黨內留法派之最高首領。彼以特殊之組織天才見長，五卅運動時，即在上海共黨中工作，任上海總工會C P黨團書記，曾以施英之筆名，爲偽中央機關報響導上發表關於上海工運文字及統計極多。被捕時任偽中央委員會委員，江蘇省委組織部長，上海工聯會委員長等要職。與趙世炎同被捕者，尙有工聯副委員長楊培生，組織部長張佐臣等，均伏法。

### ▲張太雷周雍來事件▼

廣東清黨時，因準備未週，故共首多得漏網。時廣東省委書記爲張太雷，由廣州逃至香港，僞省委機關旋亦移至香港。直至廣東暴動發生，共首張太雷始死於亂軍之中。不久，廣東共首之一之周雍來，亦即在廣東被捕伏法。張太雷周雍來兩人，爲廣東共黨首要，且爲暴動之最高指揮人，其被捕伏法，對於廣東共黨組織，實爲一至大之打擊。

張太雷爲江蘇常江人，莫斯科東方大學出身，曾任C y中央委員，C P中央祕書處幹事。十四年夏至廣東，任共黨僞廣東區委兼區委宣傳部長，人民週刊主筆，並兼俄國



顧問鮑羅庭之翻譯。共黨偽五次大會後，廣東區委改爲廣東省委，乃由張太雷升爲省委書記。廣東暴動時，張太雷以省委書記之資格，爲暴動之最高指揮，任僞人民海陸軍委員兼代僞廣東蘇維埃政府主席（僞主席蘇兆徵未到）彼在共黨中，亦爲出色人才之一。

周雍來廣東江門人，工人出身，曾任共黨僞廣東區委，僞廣東省委職工運動委員會主席，廣東暴動時，任僞人民外交委員。

自清黨以來，在廣東境內伏法之共黨，以張太雷周雍來兩人爲最重要。

### ▲陳喬年鄭覆他許白吳事件▼

武漢清黨以後，共黨中央又由武漢遷回上海，其時陳延年趙世炎等已被捕伏法。僞中央總書記瞿秋白，乃派鄧中夏爲僞江蘇省委書記，陳喬年爲省委組織部長，鄭覆他爲上海總工會委員長，許白吳爲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十七年一月間，上海方面破壞共黨重要機關二十餘處，獲共黨三十餘人。破壞機關之最要者，爲同孚路順慶里之僞中央祕書處，福熙路四明邨之僞中央農委。嚇德路之僞江蘇省委，成都路大沽路之僞江蘇省

委交通處，同孚路仁熊里之上總祕書處，南洋路之僞中央交通處，故開路培德里之僞上總開會機關等。

陳喬年爲安徽懷甯人，陳獨秀之次子，陳延年之弟，畢業於莫斯科東方大學第二期，曾在順直區委任宣傳部長，僞四次大會當選爲僞中央候補委員，僞五次大會當選爲僞中央執行委員被捕時任僞中央兼江蘇省委組織部長。

鄭覆他爲浙江諸暨人，印刷工人及小學教員出身，曾在其黨僞中央機關報響導任發行，僞五次大會當選爲僞中央候補委員。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時，當選爲中華全國執行委員常務委員。曾任湖北全省總工會組織部長，被捕時任其黨中央候補委員兼上海總工會委員長。

許白昊爲湖北隨縣人，加入共黨極早，歷任其黨僞中央及全國總工會任重要職務，爲共黨重要幹部人才，被捕時任上海總工會黨團書記。

陳喬年鄭覆他許白昊之死，爲上海剷共之第三次大收獲（第一次爲汪壽華等，第二

次爲陳延年趕世炎等）亦爲東南共黨第三次大損失。

### ▲彭湃楊殷事件▼

上海劃共工作之第四次收獲爲十八年夏彭湃楊殷顏昌頤之被捕伏法。

彭湃，廣東海豐人，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曾任廣東海豐教育局長（陳炯明所委），爲中國農民運動之開山，亦爲中國共黨中最幹練之實際工作人才，曾任廣東省農民協會常務委員，共黨廣東區委，共黨僞中央委員，廣州共黨暴動時，被任爲僞政府農業委員會委員長（但其時彼在海陸豐）海陸豐匪區爲彼所手創，故卽任海陸豐匪政府僞主席。賀龍葉挺南昌暴動時，彼亦參加，任僞革命委員會委員，僞農工委員會委員，被捕時任僞中央委員兼僞江蘇省委軍委。

楊殷廣東瓊州人，出身不詳，加入共產黨極早，爲廣東共產黨中最重要之一人，曾任僞廣東省委，僞中央委員，共黨廣州暴動時，任肅反委員會主席，兼僞政治保衛司令，被捕時任僞中央委員，兼僞中央交通主任。

顏昌頤，湖北宜昌人，俄國東方大學及紅軍大學出身，在共黨內有「無產階級的軍事專家」之稱，被捕時任僞中央軍委祕書。

### ▲李森李碩勳事件▼

廣東自清黨以後，對於剷共工作，雖嚴厲進行，但因共黨藉香港爲護符，以致重要匪首，每多漏網。至十九年一月，廣州惠愛東路始有一重要機關破獲，僞中央委員兼僞廣東省委書記李森，當場被捕，旋即伏法。李森爲湖南衡陽人，莫斯科東方大學出身，加入共黨極早，向在共黨內部任職工運動。五卅慘案發生前，李森在上海僞中央職工部工作，直接指導上海之二月罷工。但不久，李森卽由僞中央遣派至廣東，在廣東區委工作。不久，省港罷工事起，李森與鄧中夏，同爲省港罷工運動之重要指導者。省港罷工委員會成立後，李森任省港罷工委員教育處處長，同時祕密的担任省港罷工委員會CP黨團組織部長，爲當時廣東重要工運首領之一。十七年，赴莫斯科參加共黨僞六次大會，當選爲僞中央候補委員。十七年冬回國，初在北方局工作，其後調任廣東省委書記。

李森事件發生不久，僞廣東省委組織部長李陶（即李碩勳）於瓊崖被捕伏法。李陶爲四川嘉定人，五卅運動時，爲上海學生聯合會重要領袖之一。十六年春，赴武漢參加政治工作，任第四軍第二五師政治部主任。武漢清黨以後，參加南昌暴動，失敗後回上海，任僞江蘇省委祕書長。十八年春，改任僞中央軍委祕書，十八年秋，改任江蘇省軍委書記，但未幾即調赴廣東，任僞廣東省委組織部長，赴瓊崖視察被捕，旋即伏法。

### ▲惲代英事件▼

二十年一月，共匪中最有名之惲代英，在南京伏法，惲代英爲湖北人，畢業於武昌中華大學，即赴川任重慶新蜀報編輯，及瀘州川南師範教務長。其時惲即已加入共黨，在四川宣傳馬克斯主義甚力，故當時在四川已頗有名。其後調回上海，任CY中央宣傳部部長，主編CY中央機關誌中國青年，同時並在上海大學任教授（講心理學），且兼任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海執行部宣傳部祕書。五卅運動起，惲代英以CY中央宣傳部長而兼全國學聯會CY書記。十五年一月赴廣東，參加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當選爲

中央委員。即留在廣州，任黃埔軍校政治主任教官。十五年秋，調至武漢，任武漢軍校政治主任教官。後復兼湖北省政府委員，總政治部祕書長等要職。參加南昌暴動，任偽革命委員會主席團主席。宣傳委員會代理主席，參加廣東暴動，任匪政府偽祕書長。在偽五次大會及六次大會，惲代英均當選爲偽中央委員，十九年秋，在上海被捕，但其時化名王德林，當局不知其卽爲之惲代英，故解至南京後，僅判三年六個月徒刑，押中央監獄，後爲自首分子指出，乃於二十年一月雨花台伏法。惲代英爲共黨中最得羣衆信仰之一人，青年對之尤甚，故惲之死，在共黨爲一絕大之打擊。

### ▲鄧中夏事件▼

二十二年春，共黨中重要領袖鄧中夏被捕伏法。

鄧中夏之原籍爲江西清安，爲共黨最早黨員之一，向在上海僞中央及北方共黨中工作。曾任上海大學教務長。十四年春，共黨舉行偽四次大會，鄧常選爲僞中央候補委員，旋卽赴廣東。省港罷工起，鄧中夏爲最高指導者，任省港罷工委員會常務委員兼CP

書記，負罷工委員會之實際最高責任。十六年共黨偽五次大會，當選中央委員，六次大會又當選。十七年，任偽江蘇省委書記，其後調任廣東省委書記。十九年換回上海，任濟總書記，因營救愛人被捕獲案，旋即伏法。

### ▲向忠發事件▼

念年六月二十二日，向忠發在上海被捕，旋即伏法。向爲共黨偽中央總書記，負黨之最高責任，共黨最高領袖之被捕伏法者，以向忠發始。

向忠發爲湖北黃陂人，划船出身，共黨成立，彼即加入，曾任C P武漢地委書記，湖北區委職工部長。十六年春，任本黨漢口特別黨部工人部長，湖北全省總工會委員長。十六年六月共黨偽五次大會當選爲中央委員。僞第四次全國勞動大會當選爲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務委員。八七會議時，任僞中央政治局委員。十七年赴莫斯科出席第四次赤色職工國際大會，當選爲赤色職工國際常委；又參加共黨六次大會，當選爲僞中央委員，並推爲僞中央總書記，直至二十年六月被捕伏法。

共黨現任僞中央總書記之被捕者，以向爲第一人，故向被捕後，共黨大爲震動。

### ▲楊匏安羅綺園事件▼

向忠發被捕後，共黨大震。未幾僞中委楊匏安羅綺園被捕，旋即伏法。

楊匏安爲廣東中山縣人，加入共黨頗早，并在本黨工作，歷任本黨中央組織部祕書，爲譚平山之靈魂，亦爲廣東共黨之重要領袖。十五年一月，本黨二次大會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并推爲常務委員。十六年五月，共黨僞五次大會當選爲僞中央候補委員。被捕時任僞中央政治局祕書，被捕後即伏法。

羅綺園廣東番禺人，亦爲共產黨前輩，向在廣東任農民運動，與彭湃阮嘯仙被稱爲廣東農運三大巨頭。歷任本黨中央農民部祕書，廣東省農民協會常務委員。共黨五次及六次大會均當選爲僞中央委員。曾一度任僞中央農委書記，被捕時任僞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兼黨報編輯委員會主席，主編布爾塞維克。



### 十三、浙江共產黨過去活動情形及其禍害之略述

(1) 浙江共黨的發軔 浙江共黨的活動，C Y 早實於 C P，民國十三年，C Y 已萌芽，C P 則於民國十四年五卅慘案之後，始由偽中央派莊文恭來杭活動。那時杭州與內地，都在舊軍閥統治之下，獨甯波地居海岸，易與上海通消息，所以共黨的活動，寢假而有組織，皆惟甯波以及甯波昆鄰的奉化餘姚數地爲盛。其領袖爲卓愷澤等，活動策略，則注意於甯波的工運，與奉化餘姚等處的農運。十四年下半年，謝文錦返溫州，於是溫州亦有共黨的活動，惟據稱僅於主義加以研究，尙無實際工作之可言。

(2) 最初的正式組織 民國十四五年間，共黨以江浙區執行委員會，指導江浙兩省事務，委員爲羅亦農陶靜軒汪壽華徐梅坤王紹鵬莊文恭謝文錦等七人，而管浙江的爲莊文恭。十五年僞中央在滬召集江浙區聯席會議，卓蘭芳等前往出席，閉會後，返甯波組織地方委員會，惟 C Y 無單獨組織，只依附 C P 而工作。那年溫州方面，王國楨（自廣東歸）林去病戴國鵬蔡大注蘇中常邵錦雲等，實爲 C P C Y 兩方重要活動份子，C P 並

組成支部，直受上海區管轄。

此時宣中華等在孫傳芳統治之下，以本黨左派相號召，在硤石的東山集開國民黨浙江各市縣聯席會議後，即在杭垣頭髮巷十五號設立所謂浙江省黨部，以與本黨中央候補委員沈定一先生所領導的小車橋五十二號省黨部對抗。陳之一則在滬杭鐵路工人中，力肆活動，歷半載有餘，於開口機廠，得黨徒六十餘人，各段之車務警務工程工人，亦得五六十人，迨本黨舉行清黨，封路工會，捕其委員，一切遂告停頓。

杭州於十五年十二月十六日，始有地委的組織，莊文恭石天柱等分任C P C Y的地委書記，據查自「地委」開始，以至偽省委正式成立，其間六個月，可分為三時期：（一）自開始至十六年二月十八日，夏超響應國民革命軍失敗後，宋梅村統治浙政，情勢嚴重，此時杭州共黨只有C P的組織，而無C Y的組織，賀威聖汪性天且先後遭捕被殺。● 嗣陳儀孟昭月相繼主政，北伐軍漸次進逼，政局動搖，自治聯合會包含各派人物，應時產生，C P竟取得領導地位，而與C Y聯合散發傳單標語，力作政治的煽動。及二月

十八日，北伐軍到杭，勢燄更烈，惟以組織不擴大，卒自譏爲『在民衆屁股後追進』。

(二)本黨公開起至三月三十一日，北伐軍底定杭州，本黨各級黨部，公開組成，時尙未清黨，本黨省黨部爲共黨領袖宣中華等操縱，民衆團體，亦爲劫持，至實際爲C P浙江省區委書記的，則爲夏謙，區委爲梅電龍等。c y區委爲徐偉等。(三)自三月三十一日經四月十二日本黨之清黨，以至僞省委成立之日。三月三十日，杭州總工會，爲織工聯合會所打毀，共黨遽起動搖，至四月十二日，本黨實行清黨，一切團體，如杭州總工會杭州學聯會及文化侵略大同盟杭州青社等，均由政府解散，僞杭州地委與重要分子，多被捕殺，餘亦潛逃，

(三)僞省委的組成與被破獲 共產黨於民國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在武漢召開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浙江卓蘭芳等代表前往參加，當時決議改組他的所有組織。

浙江c p省委的組成，似先於c y的，因c y省委兼杭州市委於十六年六月間成立時，c p省委已派太素爲代表出席報告，卓蘭芳亦已任省委了。當時省委內部，是分書

記與組織軍事宣傳農青學生兒童經濟鬥爭與工會工作及婦女工作等部。

因本黨清黨的關係，偽省委成立之初，似無活動可言，外縣本有三十餘縣有組織，黨徒有一千七百餘人，但多數已瓦解，僅甯波永康桐廬衢州蘭谿餘杭等地，有些發展。到八九月間，担任省委的，c p 大都是莊文恭張秋人（書記）查猛濟（宣傳）陳之一（職工）卓蘭芳（農民）王嘉謨（組織）貝介夫（軍事）石愛雲（婦女）卓愷澤孫樂山羅家駒俞良伯駱林沈資田（即孫仲仁）章松壽梁茂康（後五人為候補的）等，秘書長為江少懷；c y 方面，則為卓愷澤（化名祝晉傑是書記）石天柱（化名左尙勤任組織）陳紹奏（化名李吉平任宣傳兼外縣）金海山（學運）徐偉（化名謝公韜繼卓任書記）及柳陞榮徐壽華等，秘書為李斯春葉次魂等，但如張秋人石天柱等，都先後為政府拿獲，就不時要改組，所以對於各縣關係，仍未得好系統。

十六年十月，偽中央自港漢遷滬，對於浙江主要份子多所調動，c p 省委軍事部既已成立，活動遂轉劇烈，既暗中圖謀浙東大暴動，軍事部長貝介夫等，復於十月十九十

一月三四等日，先後在杭圖謀殺人。但至十一月八九兩日，杭州市公安局偵緝隊，忽陸續破獲撫甯巷獅虎橋荷花池頭等七處的共黨機關，搜得證據無數，按圖索驥，在杭州永嘉甯波蘭谿紹興嘉興等地，共總捕獲共產黨人至三百以上。這是浙江共黨最大的打擊。

(4.) 偽省委的移滬及 c p 開擴大會議 撫甯巷等處之破案，遂使共黨一時不敢再在杭州立足，偽省委機關，乃移設上海，另有一部駐在甯波。當初 c p 省委十一人，候補省委七人，十一月八九日機關被破，有八人先後就逮，六人且已槍決，雖經改組增加六人，不過祇有夏曦（化名李家瑞）來往於滬甬間，最為活動。

十二月十五日後，c p c y 省委連開三次連席會議，時承廣州共匪暴動（十二月十一日）即共黨所謂「廣暴」之後，其會議的主要事項，即為各地暴動之策略與備準，並決定軍械由 c y 設法，軍事人才由裘（古懷）訓練幹部，省委桂月舒，且又至蘭谿謀暴動的實現。當時各縣之有組織者，為甯波蘭谿遂昌龍游奉化等縣。農運之有基礎者，則為

慈谿餘姚象山等縣，c p省委仍由夏曦担任書記，會議決：（一）派華夏赴浙西，（二）派沈本厚赴杭，（三）派馬赴湖，（四）派俞良赴台，（五）曹調奉化。又在杭州波溫台蘭紹等處，建立交通站。

十七年一月十日，c p省委會決於三月十四日在滬召集全省代表大會，每縣派一人，有特支組織之處，亦可派代表，資格不限於工農分子。惟屆時只到有永嘉杭州甯波蕭山永康溫嶺瑞安臨海嘉興奉化等縣的代表（諸暨紹興本亦派有代表，行至甯波被捕），不成所謂代表大會，乃改爲擴大會。時卓愷澤已在鄂被逮槍斃，擴大會中，僞中央派周恩來指導，僞省委報告浙江農工革命不發展原因，是機會主義暨過早暴動軍事投機的錯誤，與組織的軟弱，其決議工作計劃：（一）改織各級黨部，（二）在實際工作中訓練黨員，（三）作通俗宣傳工作，（四）加緊職工運動，（五）農運進行增加雇農工資等鬥爭，（六）破壞軍隊（七）整頓團工作，（八）注意婦女運動，並決定即於杭州甯波蕭山須組織職工運動委員會，於湖州臨海甯波永嘉蘭谿等縣設立軍委。後並改選夏曦張靜山邵亦民卓蘭芳任

旭程鵬周松馮金生馬良才喬云章施德彰卓阿德俞伯良爲正式與後補的省委。

(5) 僞省委遷回杭州之後，C P 擴大會議後約一月，將省委祕密遷回杭州，迭開會議，決定活動計劃：(一) 派蘭芳爲省委特派員，赴蘭谿召集浙西各縣負責人會議，其時蘭谿永康壽昌金華武義縉雲龍游七縣均有組織，稱有黨徒二千人，衢州東陽義烏建德各縣，亦在恢復中，而浙西特委卽由卓蘭芳主持組成，邵普慈於巡視金武後，卽在永康負責。(二) 派管容德爲浙南特派員，召集台州府屬六縣負責人會議，據稱其時臨海有黨員八百人，天台亦三百人，多係農民份子，臨海縣委亦能開會。(三) 派張松生出席指導蕭山縣代表大會。(四) 甯波縣委書記俞伯良常委吳成章均逃，另派人代理書記，紗廠工作仍進行。(五) 湖州派一工人前往參加縣委。(六) 嘉興派李家瑞前往召集負責人會議。(七) 李於四月十三日前往。(七) 奉化派卓阿德回去召集農民份子，恢復組織。(八) 派李超麟爲處州特派員。(九) 請中央綢紗廠女工數人，至蕭山活動。旋又議決組織士兵運動委員會，反日指揮委員會，主席團會議，計劃欲於浙西特委成立軍委，杭州甯波台州臨海天

台仙居黃岩溫嶺温州設軍事特派員，并與c y共組兵委，其他蘭谿永康武義瑞安平陽諸暨則組織兵委。因他的原則，省委特委及暴動的縣市委，均應組軍委，其他重要市縣，則應有軍事特派員。

四月二十七日，c y省委密開擴大會議，改變所謂「和平發展」而為「積極啓發各種鬥爭」；並劃分全省為十區，謀於短期內實現，（一）杭海區，包括海甯海鹽餘杭富陽等縣，以杭州為中心。（二）鄞奉區，包括奉化慈谿餘姚鎮海定海象山等縣，以奉化為中心。（三）蕭紹區，包括蕭山紹興上虞諸暨新昌嵊縣等縣，以蕭山為中心。（四）湖州區，包括湖州長興孝豐臨安平湖等縣，以湖州為中心。（五）嘉興區，包括嘉興嘉善桐鄉等，以嘉興為中心。（六）台州區，包括台屬六縣，以臨海為中心。（七）温州區。包括溫屬六縣，以温州為中心，（八）金蘭區，包括金華蘭谿龍游建德湯溪壽昌等縣，以蘭谿為中心。（九）永處區，包括永康處州縉雲義烏東陽武義等縣，以永康為中心。（十）衢遂區，包括遂昌衢州江山松陽等縣，以遂昌為中心。





金華	約 20																	
建德	約 15																	
江山	約 20																	
常山																		
杭州	140	30	82	8	10	有2人1人 參加市委	西 鎮 有一區委	8	屢遭破壞	書記為省委 常委之一								4
甯波	124	20	94	4	19	不建全	無	16	屢經改組 全上	密 切								4
湖州	44	17	17	4	9	不建全	無	8	在同年二 月間恢復	密 切								4
嘉興	40	8	30		2	不建全	無	3	在今年三 月間恢復	密 切								4
紹興	約 40					停 頓			曾開縣代 大會一次	不 密 切	因負責人被捕							
蕭山	360					不建全	4	24		密 切								4
諸暨	約300					不建全				不 密 切								

海甯	2010	1	9	停頓					不密切	因無負責人	
富陽	47			停頓			4			因無負責人	
桐鄉	1										
樂清	2									未與省委直接 發生關係	
宣平	約 16									未與省委直接 發生關係	
餘姚	20020160		20	未成立	無	不詳	現在改組		不密切		4
慈谿	100	90	10	無	無	不詳	曾經改組		不密切		4
奉化	約 20			無	不詳	不詳	曾經改組		不密切	在民衆發動負 責人逃去	4
臨海	800			不健全	不詳	不詳	曾經改組		不密切	因縣委怠工	4
甯海	60060435		50	建全	4	39	已任改組		密切		
溫嶺	80080640		83940	頗建全	3	41	曾改組		頗密切		3

天台	200				不健全	4	不詳	未收組	頗密切		4
黃巖	200				不詳				屬嶺嶺		
仙居	200				不詳				不密切		
永嘉	80	10	60	10	不健全	無	不計	已收組	頗密切		3
瑞安	60	15	25	20	故健全	不詳	4	已收組	頗密切		3
平陽	6										3
泰順	1										3

(9) 偽六全大會後的活動情形：

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六月在蘇俄莫斯科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浙江共黨派出五人，夏犧章松壽來耀先余阿炳錢志康(c y)等是。在偽六全會之後，c p 省委的秘書處，設有技術機關會議處交通處各一個，經費由偽中央月撥五百元。(

在先一千元八百元七百元不等)當c y省委書記曹策與湯句康華珍鬧成三角戀愛，由c y中央派陳某來改組的時候，c p浙南特派員鄭馨c y特派員林平海與施德彰游俠等，竟在平陽糾合匪衆，於六月二十七日夜十時，實行攻城，瑞安永嘉亦有騷動，即號稱所謂永瑞平三縣聯合暴動。當時曾組織浙南革命委員會，爲總指揮機關，幸經軍隊分別堵剿，捕獲林平海及楊公亮周士元等槍決之。鄭馨游俠等多人，則懸賞購緝，亂事即平。

七月，c p省委於改組之後，以酈咸明担任濟難會事，又有教育宣傳委員會之組織，卓阿德爲往滬交通，石某譚嘯雲曹蘭芬爲軍委。其於軍隊中的組織，連爲支部單位，排爲支部或小組之基本組織，水陸軍警傷兵病院，皆以一個機關爲組織單位，一切均以適於秘密爲主。其策略除以加入軍隊當兵外，並派黨徒於兵營附近做小生意，與士兵日常往來，由感情之結合，進而與之結爲兄弟團，爲之組織士兵聯合會。

八月，c p省委派人往滬入僞中央所設黨校訓練，又派龍大道潛往台屬各縣，主謀秋收鬥爭，與浙南特委之成立。同月十七日，梁曼克由c y中央指派來浙負責c y省委

，時c y省委朴農與湘鴻，因病不活動，又有陳文素，與梁同被指派來任省委，但未借來。據梁稱當時c y省委，一無負責人，二無祕書處，三無機關，與各縣關係更壞，自八月三十一日組織後，建設機四處，並與c p省委商提浙西特委書記裘古懷爲常委，又擬俟浙南特派員某回省，亦提爲省委。此後，僞省委於各地負責人，頗多變動，既決收組浙西特委，分化c p c y，各派鄭馨杜愛斯爲特書；又密派章松壽往甯波任書記，游公俠任省委祕書，林去病往紹興，邵慈普往富陽，曹蘭芬往嘉興。關於交通線，亦更定：（一）上海到台溫（二）上海到甯波與杭州（三）杭州至浙西蘭谿浙東浙南與上海杭州爲一組織，以黃（編者疑係黃金華）爲主任，「浙西」方面，由特委設法一人。

十月間，c y省委先後派華超之方子平往浙西巡視，於甯波則成立臨時市委，指定俞榮負責，並指示以黃包車夫之工作爲中心工作，其指示蕭山等處，應切急組織少年先鋒隊與兒童團，少年先鋒隊的組織，以村爲單位，每村設立一隊，正副隊長各一人，隊以下分設若干組，每組人數規定八人至十人，設組長一人，每隊得召集組長會議，隊長

會議爲全鄉最高機關，由隊長會議產出執委，（三人至七人）組長會議，每星期一次，隊長會議，每月召集一次。c p 省委則對於浙西，特別注意，於三十七次常會決定定期開代表大會，特委之組織仍存在，又劃分蘭衢嚴永四個縣爲中心區，使組織健全，以協助特委，四中心縣委，由特委常委或委員兼任。

這數月裏面，先後擔任僞省委常委的，總計有劉峻山石心夏議卓蘭芳碩勳龍大道周志康徐英，又有姓楊姓沈者。卓蘭芳係書記，於十月十日辭去，由石心繼，二十七日，石心又去，由峻山代理，峻山又卽爲僞中央函調談話。僞祕書處常有會議，重要人員有程志始，交通黃金華，住機關女人爲羅夢奎，羅本係浙南c y，C y 省委以其爲c p 省委擅令住入省委機關，曾提抗議，後省委劉峻山與羅一度鬧戀愛趣劇。又引起省委內部的自相攻訐，并爲下級同黨所嚴刻批評。裘古懷本c p 之重要份子，而任e y 省委，c p 曾決調回担任巡視，惟c y 省委以此時省委雖有四人，但除書記與裘外，能力均弱，故以於十月念五日常會內，決定要求其中央暫勿予調。

十一月，C P省委組織，又有變更，因偽中對於浙江新議決將常委擴充爲九人，省委乃於五十次常會決定正式常委九人，張金鈕（知識份子）徐英（工人，前任武義縣委書記，當時任省委常委）周志康（工人，當時任省委常委兼工運書記）卓蘭芳（知識份子，前省委書記，當時任省委常委）李碩勳（知識份子，當時任省委常委代理書記）劉峻山（知識份子，當時任省委常委兼祕書長）康平（知識份子，前任浙南特派員，在溫嶺負責，當時任浙南特委書記）錢中祿（工）鄭高設（農曾參加甯海暴動，任臨海縣委）候補六人，鄭馨（知識份子，前任溫州特派員，兼永嘉書記，當時任浙西特委書記）嚴汝清（知識份子，前任浙西，特委書記，當時任浙西特委常委）俞阿炳（工人，六次大會代表，當時任甯波縣委常委）壽松濤（知識份子，當時任諸暨縣委書記）邱福祥（農，當時任浙西特委常委兼巡視員）王真美（農，曾任永嘉縣委，當時任永嘉農運委員）並規定常委會議每週二次，主席會議團每日一次，又分別參加杭州工作，且決於十二月間，召集全省第一次代表大會，其事推由蘭芳籌備。代表人數四十，推出辦法，五十至一百推一人，一



百至三百推二人，三百以上推三人，又定各縣派出代表人數，杭縣甯波各四人，嘉興湖州蕭山紹興諸暨蘭溪永嘉海各二人，餘姚富陽建德桐廬金華武義永康縉雲宣平東陽義烏遂昌衢州湯溪龍游甯海黃岩天台仙居海甯溫嶺樂清平陽瑞安玉環青田各一人，省委參加八人，cy代表除省委外，又於杭州甯波嘉興湖州浙南浙西各選一人出席，嗣省委分配工作，書記蘭芳代，組織兼祕書長石心，宣傳峻山。職運徐英，農運暫不定，鄭高設取銷正式常委，改爲候補，壽松濤候補省委撤銷，浙南特委書記康平與浙西特委書記鄭馨調省，浙南特委書記由王逸仙擔任，並決定分東（紹興甯波餘姚等處）北（嘉興湖州富陽諸暨等處）西（蘭谿衢州嚴州等處）三路出巡，東路由峻山擔任，西路由志康擔任，省委通訊處，則設於崔小立化名仰林書所開於新民路的我等書店。其於活動計劃上的決議：

- （一）年關鬥爭，以不還債不完糟糧不准高抬物價爲中心口號。
- （二）指錢定志康劉蜚雄陳春仙（天章工人）許銀爲職委。
- （三）由鄭馨負責培植女黨員。
- （四）交通機關由時渭蜚雄負責建立。
- （五）准浙西開代表大會，派蘭芳參加。
- （六）派子康改赴甯波紹興湖州巡視。

c y 省委亦由書記梁克曼親往參加浙南 c y 代表大會。又派此時已任巡視員的方子平（即傅玉成）代表出席浙西代表大會。

(7.) 民國十七年共黨活動的主要策略 在民國十七年，浙江共產黨活動的主要策略，以考據所得，歸納起來：(一)反帝運動，五三慘案發生，利用民衆反日心理，擴大其宣傳以反世界帝國主義，且以反政府。(二)職工運動，初時建立祕密工會，設法破壞羣衆加入國民黨所組織之工會，後改變方略，發動工人日常鬥爭，以發展工運，國民黨組織工會時，乘機公開活動。(三)秋收鬥爭，煽動農民抗租，不能抗租時，則普遍作減租運動，並反對佃業理事局之成立。(四)對村里制之策略，以係代表紳豪地主的封建制度爲言，鼓動羣衆，反對實行，如果無效，即參加活動村里長之選舉。

(8.) c p 召開第二次擴大會議與 c y 省委機關第二次的破獲 當龍大道巡視浙南回杭之後，其他省委因其不遵成議，即相互發糾紛，久久還是堅持不決；在十七年十二月間，我等書店的省委通訊處與馬坡巷的濟難會兩機關，又先後被杭州市公安局與浙江特

種刑事臨時法庭所破獲。僞中央遂以浙省委迄無轉變，做出成績。派彭（彭湃又稱中明）前來巡視，並決調石心峻山赴滬，而改組省委，改組後的臨時省委，則派羅某等三人來參加常委，惟其時各常委因石心在浙日久，實有需要之處，多要求留浙。

彭湃到浙，曾決定召集全省代表大會，但以各地準備不及，又受政府嚴厲的偵察，遂改於一月十六日召開擴大會議，以選舉新省委，其可派代表的地點及人數，并經決定杭二甬一湖一嘉一諸一富一c y省委一，杭州出席人即指定陳清全徐阿壽，屆時所謂擴大會議，果於秘密中在杭舉行參加者僞中央代表彭湃，僞省委卓蘭芳徐英楊子華李石心周志康及各縣代表潘靜如包定邱福祥朱錦洪邵溥慈章松壽瞿孟麟等。

c p省委舉行擴大會議的那一天，浙江省政府於檢查郵件時得到線索，即交特種刑事法庭設法得知共黨省委新通訊處爲杭市六克巷三十七號錢亞民轉，當由該庭遴派幹員，夤夜輾轉搜捕，卒將c y省委機關破獲，抄得證據凡二百餘件，並在各處陸續拿獲c y省委錢子康裘古懷等十餘人。浙江的c y，在此遂遭遇了致命傷。

c p 省委常委改組後，支配任務，書記徐（英），祕書長卓（蘭芳），組織部長石（心），宣傳部楊（揚子華真名羅學瓚湖南人），織委周（之康），農委兼軍委康（平），惟因迭遭破壞，機關不能建立，幾個通信處，又發生問題，而卓蘭芳忽離黨去滬，李碩勳亦自由離杭，實已陷於困境。至二十五日，志康自甯波回省，又請退出常委，內部紛亂頻仍，愈增難窘。

在此期間，全省c p組織狀況，他們自己列表如下，只是並不可靠。

縣名	人數	成份				縣委	區委	支部	與省委關係	說明	根據何時報告
		工	農	兵	知他						
杭州	166	20	100	26	15	5	無			已遭部份破壞	
甯波	33	12	7		7	7	有				1月
慈谿	3				3		無		無	與甯波發生關係	1月

奉化	7				7		無			無		1月
餘姚	3						無			有音去與甯波發生關 無信來係		1月
象山	10				10		無			無	擴大會後負責 人被捕	11月
湖州	400	45	309	1	20		有	2	44	近較好擴大會後去人 現又斷巡視過		1月
嘉興	10						特支			不好	負責人已走	1月
海甯	15	4	2		6	3	特支			不好		9月
桐鄉	3	2					無			不好		9月
蕭山	320	40	250	3	25	2	有	4	34	較好		1月
紹興	60	50	2	1	3	4	有		6			12月
富陽	350	30	300		10	10	有		30	有		1月
諸暨	600	$\frac{2}{12}$	$\frac{5}{10}$		$\frac{2}{10}$	$\frac{1}{10}$	有	9	50	有	因鬥爭失敗	1月

蘭谿	1000					無			無		1月
湯溪	100					無			無		1月
金華	50					無			無		1月
東陽	54					有			已有	鬥爭失敗後新 恢復	1月
永康	916	22				有	6	51	較好		11月
宣平	160	$\frac{10}{100}$	$\frac{65}{100}$		$\frac{25}{100}$	有		12	已有	新發表	1月
縉雲	323	$\frac{25}{0}$	$\frac{65}{0}$		$\frac{10}{0}$	有	5	30	不好		12月
武義	420				10	有	3	54	不好		10月
義烏	90				10	有			已有		1月
建德	300				1	有	5	40	有		1月
淳安	8				5	特支			有		1月



溫嶺	359					有	10(26)	久無		11月
永嘉	100					有	5	已有	負責人找不到	2月
瑞安	210		50/0	50/0		有	4(20)	已有	負責人被捕	2月
平陽	50							無	失敗後剛恢復	2月
樂清	100							無	根據溫屬特派員報告	2月
玉環	20							無	根據溫屬特派員報告	2月
42	7784		441	152		2165(532)		22縣 有關係	根據溫屬特派員報告	10月11日 10月5日
								18縣 無關係		10月天 1月19 2月七縣

至於 c y，在第二未破獲以前，據說全省有組織的曾有二十九縣，與省委有信來往發生關係的，有十八縣，祇人數與成份，都未得其統計。

(9) 僞中央在滬召開浙江活動份子大會與浙江省委的取銷 十八年三月間，僞中央



召集浙江活動份子到上海開會，亦稱浙江幹部會議，出席人爲揚子華周康駱思采吳成章卽溥慈瞿孟齡朱子白等，僞中央由向忠發項英出席指導，決定取銷省委，建立二市委，（一）杭州（二）甯波，三中心縣委（一）湖州（二）台州（三）溫州，又設浙西浙東南浙北三巡視員；由徐英卽溥慈揚子華三人担任，均直接由項英專負指導之責，並在上海設總交通處，由李石心負責。杭州市委周子康任書記，鄭馨陳志清爲市委，甯波市委書記爲林去病，市委爲吳成章錢中祿，溫州中心縣委書記爲王金姆。湖州中心縣委書記爲瞿夢齡，縣委駱思采，台州中心縣委爲張益鵬（石瑞記的又一化名）包定等。

（10）c p 省委機關二度破獲之前前後後 浙江 c y，從省委機關二次破獲後，組織頓告消失，但不久重新暗設省委通訊處於浙江大學的農學院，（在笕橋）由牛印昌爲通訊負責人，時浙江特種刑事臨時法庭結束，省政府已於祕書處組織第四科，專司緝辦共黨事務，三月二十八日，因獲得線索，又將他破案。

關於 c p，在上海舉行的幹部會議，既議決了新計劃，四月下旬，僞中央卽派巡視

員楊子華與省委撤銷後新任杭州中心市委書記周子康，相偕來杭，圖謀重整工作。可是因爲一個通告把省政府的郵件檢查員發覺出來，即由省政府設法於四月三十日，在杭州市壹腐弄四號，將楊周二犯與C.P.省委歷年保存的文件，一併搜獲。本省共產黨，因這次的破壞，遂更趨沒落了。

楊周既被捕，僞中央隨派鄭馨負責建立杭州市委，同時邵溥慈自上海實行其所謂往甬台溫巡視，先到甯波召集李銘卽林去病等，成立市委，嗣又先後到甯海黃岩溫嶺臨海永嘉瑞安等縣，各縣共黨組織；瑞安較爲完整，臨海組織已渙散，後邵經一月餘之久，始返上海。惟其時杭州因政府偵察力，無處不到，兼以基礎悉毀，鄭馨等幾無從活動，不久卽回滬。

七月，僞中央又分派浙東浙西浙南浙北四巡視員，來浙活動，卓蘭芳金貫真卽分任浙西浙南巡視員者。八月僞中央改派邵溥慈等三人爲杭市委，鄭馨於交代後，巡視吳興長興，而邵亦卽開始於杭縣嘉興紹興等處活動，頗爲劇烈。至十一月六日，邵與黨徒多

人以及所設機關又爲省政府所破獲，十二月，鄭馨遂三度啣僞命至杭，與侯學成等同作活動，c y 中央亦派吳雲爲浙東北巡視員，潛來杭垣，但不旋踵，因省政府派員破獲湖州 c y 縣委機關，於拿獲負責人李泉松口中，探出該吳雲匿居杭垣消息，遂派員冒李，輾轉設法，於十八日上午十時，將其拿獲，自此以至十九年七月，浙江共產黨，幾無復有最高幹部之組織。

民國十九年三四月間，由濟難會化身的互濟會，總負責人爲高子清，旋會志達自滬來任互濟會杭州市委員，杭市會後改組爲省總會，卓蘭芳亦由滬返杭，攜來僞中央七十號通告，要浙江組織暴動，於是諸暨富陽西鎮分水建德義烏等處，均先後發生暴動的案件。

五月，王國楨代表浙南出席第一次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暨全國紅軍聯席會議。而浙南特委書記金貫真，因匿居永嘉城內，於五月二十一日爲永嘉縣政府所逮，判處死刑，實爲浙南共黨的致命處。獨在杭之鄭馨，以不同意僞中央七十號通告，而於是時

回滬，直至七月二十五日始與何達人返杭。

(11) 所謂紅軍第十三軍 在民國十八年的冬天，浙南 C P 巡視員金貫真，巡視浙南畢事回滬，以爲浙南有發動地方暴動的形勢，並有組織紅軍的可能，遂與胡公冕劉蜚雄彼此酌定，決至溫州組織紅軍，胡公冕負紅軍第十三軍組織並指揮之責，劉蜚雄則輔胡爲軍事工作，並以藍塵侶真名金國祥者，爲政治部主任，當得僞中央的允許，劉籃即相偕離滬，到永嘉的西柘谿，先事與胡協和謝文候等匪首接洽，旋回滬邀胡公冕到溫，利用其在故鄉西南谿的地位與聲望，拉攏各批新舊土匪，即日揭旗爲紅軍，其中有所謂指揮部，特務隊，第一大隊，第二大隊，徒手隊，敢死隊等，實際上不過爲謝文候周聲沛董祖先雷大鵬卽施德彰等土匪領袖，各帶其小嘍囉與青紅幫，暫時烏合，同床異夢，以求滿足其各人之慾望而已。因紅軍軍長與政治委員，均參加浙南特委，故紅軍亦受特委的指揮，若所謂暴動者，只是隨處明搶暗劫，其燒殺擄掠之慘，無以復加，所謂羣衆謀利益，爲無產階級而犧牲，適得其反。

(12) c p c y 併組行委的始末 民國十九年八月十五日，卓蘭芳王國楨鄭馨與甯波的徐某等，共同參加蘇浙皖三省聯席會議，決議工農兵聯合地方暴動，紅軍向中心城市進攻，c p c y 合併組織，改爲行委，在浙江成立浙南浙北二總行委，并將浙南劃成三個紅軍歸管區，直屬偽東方區指揮。

會後，浙南特委書記王國楨，僞十三軍政治委員潘心員，特委軍委張一新與藍塵侶即王正銘，均由上海回溫州，於廿七日改組浙南特委爲浙南行動委員會，仍由王國楨任書記。卓蘭芳等亦於二十日廿二日分批返杭，組成浙北行委，內分書記，祕書處，組織部，職工農民婦女軍事四運動委員會，并兼杭州市委，對外管轄舊杭嘉湖三屬各縣，并指導浙西各縣，委員共十一人，候補委員四人，卓蘭芳任書記，鄭馨任組織，何達人候學成及甯波徐姓工人，均爲特委，軍委書記章一民係東方軍委所派，特委并設有主席團會議，廿四五日，又先後成立市政行委與鐵路行委。又委馮國雄爲c y 浙北巡視員，并兼絲織行委書記。同時偽中央又派曾志達到蘭谿找線索，建立中心縣委，即由曾任書記

可是到九月初，省互濟會既由浙江省政府破獲，在浙江共產黨中被稱爲「黨之靈魂」的卓蘭芳，亦在杭就逮伏法，使彼黨頓失其中心。同時，浙南總行委機關，設於永嘉與瑞安交界的漁洋地方，委員七人，書記王國楨外，軍委爲偽中央所派的陳文傑，其他將委爲李文鏡、梅影、趙勝、曹珍及一女性名阿鳳的，但機關所在，爲永嘉縣政府與保安隊第四團所偵獲，拿獲總行委秘書長金絨、三秘書張子玉等二名，要證百餘件，亦都連帶搜得。過了幾天，陳文傑又在嘉興的上董地方，爲保安隊捕獲，卽呈准處以死刑。那時陳犯兼任紅軍第十三軍軍長，纔無多日哩。

共黨三中全會取銷立三路線，僞東方總行委改爲江南省委，又派鄭馨、何達人、傅乃哩、余彪、馬韮、卽王日清等到杭組織杭州中心縣委，劃市委附近各縣爲四區：（一）嘉興（二）吳興（三）於潛（四）安吉（五）孝豐（六）紹興（七）蕭山（八）富陽諸暨餘姚，浙北總行委則於卓蘭芳被捕後，卽已取銷。至「浙南」方面，在總行委機關破出後，僞中央曾派巡視員前往視察，亦決將浙南行委取銷，并縮小組織，指定曹珍與阿鳳二人，負責成立永嘉中心縣委。

顧事方籌備，而曹珍（化名張益鵬），又於十月十六日在瑞安中途由軍隊捕獲，王國楨亦離溫至滬，溫台共黨至是日趨消滅。

（13）民國二十年後的活動情形 民國二十年，浙江共產黨，已成強弩之末了！蓋十六年十一月，與十八年一月四月，三度最要機關的破毀，既掘發其組織上的基礎；而十八年四月以後，政府偵察綦嚴，各地稍有積極活動，輒爲敗露，尤在在足以斷喪他的生機；雖在十九年中，諸暨等處都發生暴動情形，亦徒證明所謂立三路線的失敗而已！倘說活動的策略，除誘惑工農學生外，固未有其他具體辦法可言。

曾志達本以僞中央之命，在蘭組織中心縣委，至二十年春初，因江起虹的自首，事敗逃滬，越二月，又啣僞命重到蘭谿，謀恢復組織，終因政府下令嚴緝，不能活動，僅逗留二三日，卽又逸返上海。又金國祥者，自浙南特委成立以後，卽化名藍塵侶或王正銘，負台屬活動的責任，只因僞特委暨總行委迭次破案，僞紅軍十三軍亦經軍剿散，影響所及，使其事無可爲，終致狼狽回滬。至二十年三月，因重受共黨中央以僞四中全

會正確路線的策動，再往活動，惟結果僅得與朱渭濱趙勝組織一個臨時中心縣委，機關建立在臨海東鄉朱家朱渭濱家裏，而於其他各縣工作，則仍毫無辦法。嗣浙南交通李子甫被捕，台州與上海關係斷絕，乃離台至滬，雖其後朱謂濱與張雲即趙勝，在臨海東鄉找獲一部份民十七的舊關係，並號召少數退伍兵與流氓自稱赤色羣衆，而準備組織游擊隊，但實際亦不過落草而已。六日藍塵侶復返台，將臨海中心縣委縮小爲中心區委，由朱渭濱担任書記，在海門佈置一間單機關，藍則巡視各地工作，據其被捕後之自白，此時的艱苦，殆難以言語形容。

在七月間，金國祥在海門獲案的時候，王國楨又自滬返溫，與曾任浙南特委的李阿玉又有名宗華三人，共同成立永嘉中心縣委，從事於和平發展黨徒。至九月十日。永嘉會昌區保衛團，查得瑞安漁潭地方，有共黨首要匿跡其間，當夜前往搜捕，拿獲一人，即爲李阿玉，得其供指，並於先夾虞宮內頂層板上搜出各種槍枝二十二杆，各種子彈二十二顆，同時保安處所派特務員亦已到溫設法緝捕王國楨，費盡心機，卒於十月十六日



在雲飛江渡頭將其扭獲。李王兩犯，後均由軍法會審一同判處死刑，在溫執行槍決。永嘉等縣人心一快。而溫台兩處共黨要犯，幾捕滅殆盡。至十二月初，前任浙南特派員浙西特委書記候補省委秘書長杭州中心縣委書記浙北特委的鄭馨，在滬擔任勞勃生路支部書記，又前任宣平縣委書記杭州市互濟會委員浙西中心縣委書記的曾志遠，亦在滬担任滬西區委組織部秘書兼發行科科長，省政府得探線報告，又即派員馳往分別設法緝捕歸案，浙江共黨重要份子，至是遂盡羅法網，無有倖免。

偽中央因浙江的組織屢被破壞，無法恢復，擬改變方略，先派人來杭組織特務隊，實施紅色恐怖，再進行黨的組織，是誠可謂途窮匕見。民國二十一年二月杪，有周紹旦又名心友者，果由偽江蘇省委密派來杭，又有何文俊相與俱來，圖謀建立組織，並選擇勇敢與有軍事學識的人，編練特務隊。事爲省政府所探悉，經多方偵查，乃於三月九日，設法誘惑何文俊，訊明主犯周紹旦的寓處，派員按址拿獲，訊供屬實，所謂先施行紅色恐怖的逆謀，又終不得逞。

偽中央當時又派周明生與徐敏暢卽徐阿暢同到甯波負責恢復中心縣委，所有舊甯屬各縣，均受其管轄；又派前與王國楨等同任永嘉中心縣委之虞國忠爲温州特委，在平陽組織幹部，惟虞之消息卽爲省政府所得悉，令由保安隊第四團拿解省；而甯波中心縣委，亦於四月二十五日，因代理書記楊仁梓的自首，全部破壞。從此溫甬兩處共黨，皆消滅無再建之望，杭州共黨，本已年餘沒有組織，是年七月間，上海法學院移杭開學，該校本有共黨分子，偽中央卽以之組成杭州特支，屠伯禾爲書記，陳育中蔣松坡爲支委，陳育中兼負工運責任，並有左聯美聯社聯劇聯等掩護團體的組織，左聯負責人爲財務人員養成所教員魏尼庸，美聯負責人爲藝專學生吳以撰陳維克，劇聯爲五月花劇社夏偉葉雷辛夷等，社聯卽係蔣松坡等，意欲藉五月花劇社以吸收分子，希圖由特支擴充市委，再由市委擴充省委。惟所有逆謀，都略爲浙江省政府所偵悉，當五月花劇社於八月四日，在青年會作第二次公演時，卽勒令其停演，並將主持人桂公劄劉保羅儂作等帶案，旋又將屠伯禾陳育中蔣松坡及魏尼庸等數人先後捕獲，區區特支，又告消滅。

共黨中央因浙江政府屢將在浙該黨機關，破壞無餘，遂認爲畏途，越年餘之久，亦未派人前來活動，至是年十一月，始派僞前中央委員沈先定到杭任鐵路駐杭特派員，並派蔡漢民到永康領導鬥爭，十二月續在杭改組鐵路浙江省工作人員委員會，即以沈先定爲書記，余治平趙紹周二二人爲委員，二十二年一月初，又在杭設立浙江工作人員委員會，委員三人，一爲沈先定，一爲馬少卿，（曾參加河南省委）一爲梁茂康即李子軒，維時除永康仙居稍有游擊隊之組織外，祇蘭谿有支部五個，黨員二十四人，陳振麟爲特派員，童文仙葉樟樹等爲重要分子，諸暨有三支部，黨員十二人，駱子正爲特派員紹興下方橋有一支部，黨員五人，由梁茂康指導，而馬少卿則在金華一帶杭江鐵路上爲工人，至其他各縣，並無若何組織，惟個中情節，又聞於政府，二月杪，沈先定馬少卿陳振麟余治平趙紹周童文仙葉樟樹等，均分別在杭州金華蘭谿等處逮捕。此後浙江共產黨，竟無復再有組織！雖二十四年，東陽又由永康的一二共黨殘餘分子，組成特委，但終於九十月間由省政府派員破獲，先後拿獲人犯四十餘人，分別正法判刑。

(14) 共產黨在浙江所演的禍害 說起共產黨的禍害，在我們浙江，還幸是不十分殘酷，但要敘述，却亦不能三言兩語說完的。民國十七年一月間，在奉化松岙的圖謀暴動，同年四月下旬八月中旬，在蘭谿的兩度暴動，又五月下旬在甯海亭旁的暴動，又六月杪在永嘉瑞安平陽的所謂三縣聯合暴動，又八月間在永嘉武義的所謂聯合鬥爭，十八年一月間，在宣平亦起暴動，又自同年八月起，在永康武義兩縣，擾攘經年的騷亂，十九年四月下旬，在諸暨又起暴動，同時在富陽並謀發動響應，又五月下半年，在杭縣西鎮的暴動，又六月杪，在建德的暴動，又八九月間在義烏的兩次圖謀暴動，又十月中旬，在分水的暴動，再十九年至二十年所謂紅軍第十三軍在永嘉平陽瑞安青田麗水等縣的擾亂，二十一年開化華埠鎮之兩度被贛匪的陷落，二十二年月開化縣城的又被攻陷，二十三年十月間，羅炳輝股匪的流竄江山常山遂安等縣，同年十一月間，方志敏股匪的竄擾常山遂安淳安分水昌化等縣，以及上年秋間劉英粟裕黃富武等殘匪之竄突於龍泉遂昌龍游宣平武義湯溪松陽等縣，其間各該縣民衆所遭的茶毒，所損的財產，與政府武力耗費，

當不可數計。好在我人都已知道他的禍害，一切詳情，簿書報紙，亦經刊發無餘，此處似可不必多寫了。

## 十四、浙江處理共產黨要案的概況

浙江各級政府，自民國十六年國民黨清黨以後，處辦共黨案件，多至數百起，所獲共產黨徒，常有數千人。茲擇其最要各案，略一分述概況於下：

(1) 清黨時的緝辦略情 民國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國民黨既實行清黨，在杭垣的一切共黨團體，如杭州總工會等，既由政府分別解散，所有 c p c y 地委與重要分子鄭惻塵何赤華唐更生章松壽李樹德宣中禪宓維琮唐公憲戴學南俞弁羣徐白民陳伯年曹憂民等及嫌疑人丁濟美查人偉等三十五人，均先後由東路軍總指揮部杭州行營與浙江省防軍指揮部予以監視，迨浙江省清黨委員會成立，即送該會核辦，鄭惻塵王宇春何赤華宣中禪等皆槍決；宣中華當時潛行逃滬，亦在龍華為淞滬衛戍司令部拿獲槍斃；在甯波的楊眉

山王錕等多人，並皆就逮，不久爲總司令部派到甯波的清黨特派員，分別正法判刑。溫屬的蔡雄金聖真等，亦都拿獲法辦，戴樹棠蘇中常等亦捕獲。

(2) 民十六、十一、的大破獲 十六年八月之後，共黨以省委已組成，活動漸形劇烈，可是政府的偵緝，亦漸嚴密，C Y 省委祕書長李斯春與宣傳部長金海山組織部長左尙勤(石天柱之化名)等皆先後獲案。九月二十九日上午，C P 首要張秋人因曾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亦由杭州黃埔同學會會員在西湖邊指認逮捕，蕭澄鄭卓吾等四十三人，且爲省黨部復查明確，函請省政府下令通緝。至十一月，C P 省委軍事部長貝介夫等，竟有圖謀殺人之舉，其先省黨部臨時執行委員會探知省垣各學校，有共黨份子散發傳單，並開會密謀搗亂等情事，即經函由政府轉令杭市公安局於工學院第一中學等處拿獲黃耀庭等十餘人，到了暗殺事發，杭垣空氣，頓形緊張，杭州市公安局即詳密注意，並擬定重賞，佈探飭屬，限期查拿，至十一月四日，由四區二分署獲到同謀暗殺的曹阿棠一名，同月八九等日，偵緝隊忽絡續搜出撫甯巷的C Y 省委機關；西大街獅虎橋的C P 省委

機關，以及荷花池頭南瓦子巷青雲街堂子巷貫橋等處分機關，於各該處搜得共黨總名冊計畫表宣傳品等多種，並捕獲共黨軍人部長兼紅色恐怖團團長卽暗殺主犯化名林子勤卽貝介夫，與交通部長項志成，工人部長張樹卽沈陸山，婦女部長石愛雲，c y 省委書記胡公達卽謝公韜卽徐偉，省委兼祕書長而充 c p 代表的曹仲蘭，及同謀暗殺的胡友生葛漢成，及在總分各機關內的黃萬成范船僧等，嗣又按所獲總名冊，分別在工專商業安定一中蠶桑農專惠興弘道女中各學校，暨武林立昌震和緯成華章鳳林各工廠，捕得男女共黨李新鄭子明了守信朱致中林冠如高企農鄔因明戴亨朱玉玲徐志成鄒志侃等六十餘人，各縣如甯波上虞蘭谿等處的機關，多以通訊處在省搜出，陸續破獲並拿獲，葉天底張農朱效巡樊仲甫潘小妹等七十餘人，甫由僞省委派往温州發動鬥爭的省委王嘉謨，亦與鄭敬衛在溫就地槍決，旋杭州市公安局偵緝隊又拿獲史學章等，特種刑庭又在岳墳拿獲要犯馬東林等數名，綜計省垣與外地捕獲的共產黨份子而送由特種刑庭訊辦的，共計三百二十餘人，其中林子勤胡友生葛濟臣曹阿棠項志成張樹夏相蘭樊仲甫趙濟猛朱效巡張秋

人葉天底趙晉先沈資田馬東林史學章徐進仁鄭桐錢獨罕董子興張農潘小妹徐偉曹仲蘭陳存世陳英盛等二十六名先後均依法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石有紀等一百三十名，則予保釋其富陽等二十九縣聞風逃逸的共犯六十餘名，則通令各該縣政府嚴行緝拿。

(3)海門之破獲浙南特委。十七年十二月初旬，海門市內發現共黨紀念「廣暴」的標語與小傳單，駐軍保安隊第五團團部即加注意，密派偵探，四處搜查，果查得小衙門前楊步周的房屋內，忽有多人進出，情節可疑，就於十五日夜間，派兵入內搜查，當場破獲浙南特委機關，捕獲C.P.特委梅其彬(化名章良道)，C.P.特委秘書長周尙文，前參加甯海亭防暴動而新爲特委負責兵運之葉自然即葉新莊，臨海縣委兼第六中學支書李先導，臨海縣委李聯芳，及活動分子方德明等，特委文件六十九種，實彈手槍一枝及印刷器具，皆搜獲無遺。又永嘉縣委王藩(即王屏周)；亦以發現證據，由保安隊第五團密電保安隊第四團於十九日在永嘉拿獲，其他C.P.特委，因散去各處，康平則於先二日離台赴杭任省委，未嘗就逮，但浙南特委的組織則已破毀。所獲各犯，旋由省令派秘書與特種



刑事臨時地方法庭庭長前往會同悉數訊明，分別解辦保釋。

(4) 偽省委通訊處與濟難會機關的破獲 同月十二日，杭州市公安局以查得新民路二百十二號我等書店開張兩月，尙未依章登記，且有秘密販賣共黨書籍情事，當即派員會同杭縣縣黨務委員會派員前往查察，殊不知實在即爲C.P.省委的通訊處，搜查結果，抄出共黨書籍近百種，店夥見勢不佳，即乘機逃逸，只將經理邵林書（即崔小立化名，但當時並未查知，）扣留解局，乃即於途中，膽敢向押警行賄二十元，希圖釋逃，經警嚴詞拒斥，計卒不得售，越數日，浙江特種刑事地方臨時法庭，又於馬坡巷古鏡巷破獲濟難會機關，搜獲證據二十餘件，拿獲俞銓等數名，惟李祖謙、酈咸明以外出被脫。

(5) 特種刑庭第二分庭破獲浙西特委。 同月的二十八日，浙西二十四縣代表大會，方遵照偽省委的決議，擬在蘭谿祕密召集，可是已被浙江特種刑事臨時地方法庭第二分庭所偵悉，當夜於蘭城荳府橋洪家等處，破獲機關，拿獲嚴汝清、方子平、即傅玉成、杜堃

等十餘人，並搜得證據多件，又於湯溪拿獲汪錦波一名，卓蘭芳等幸被逃至杭州，而浙西特委，遂於此時由偽省委議決取銷；嚴傳等旋均先後執行槍決。

(6)民十八、一、一六特種刑庭破獲。C.Y.省委。C.P.省委舉行擴大會議的日子，(民國十六年一月十六日)浙江省政府郵件檢查員在城站郵局檢獲自省寄龍游嫌疑信一封，送往特種刑事法庭，用藥水塗林，知道共黨省委新通訊處爲杭州六克巷三十七號門牌錢亞民轉，當由特刑庭派員於夜十時率領多人，按址前往施行搜捕，無如住戶楊某，係謹慎小商人，學徒錢志恆，人亦誠實，幾不得要領，經再三追詰，並究其左右鄰居，得悉志恆有兄志康，時來其處，衣服華美，舉止浮薄，不無可疑，遂往大福清巷七十五號志康住處逐一檢查，卒於其母床下，搜出籐箱籐籃各一，其中滿貯C.Y.省委重要文件及宣傳刊物凡二百十餘件，外用報紙包裹，詢知志康執業於后市街崇文印刷局，責由其父帶往，時已深夜，志康與一聲言新自上海來的黃祥生者同臥一榻，於枕褥間搜出上海寄來的時報一份馬可福音及語錄二本，又已用藥水塗出的偽中通央訊數紙，紅色印刷品

匪黨告同志書數份，因並將黃祥生一併拿獲解庭，訊據錢志康即錢乃斌，供出c y省委楊若南陳文素裘古懷三人，裘化名周梧秋，寓清泰路豫安旅館十一號，當又馳往捕獲；並於其房內搜獲藥水信一封，酒一瓶，及其他要信多封，逐一審核，一由吉祥巷火弄六號夏連祥即相時代轉，一由兩浙鹽運使署陳慶亨代轉，又字條一紙，上書德陞堂八三號余亦民字樣。遂轉往火弄將夏連祥捕獲，時已十七上午七時了，其余亦民陳慶亨二名，一於十八日清晨派員前往拿獲；一於十八日夜間，函由周鹽運使扣解到案，偵訊結果，錢志康係c y省委，黃祥生係甯波c p縣委書記出席擴大會議代表章松壽的化名，裘古懷係c y省委，偽中央且擬調充c p省委書記，余亦民（後查朋即係邱福祥）自供擔任湖州縣委書記，陳慶亨則爲c p省委通訊處，又裘古懷供c p交通處爲橫河橋小河下十六號及儒林寄宿舍二處，c p祕書處負責人爲李文珠，住清泰路仕學旅館二十六號，乃復於十九日夜分頭出發查拿，結果寄居仕學旅館之李文珠，已於十七日聞風搬移，小河下十六號住戶爲楊繼榮，當時人亦外出，僅於其榻前桌上，搜得偽中央文件及其他證物

包，並在其樓上獲嫌疑人曹阿興一名，經展轉詢問，仍於相近人家，將其拿獲，當時於搜獲證據內，又發現已填登配表四張，爲楊可大等四人，亦即相繼拿獲，惟裘古懷錢志康於十八日夜所供未獲的。Y省委陳文素楊若南即梁曼克及省委秘書李仁和，雖經漏夜按其寓址分別捕索，但均被聞風免脫，又由楊繼榮供出往在姚園寺巷全昶里第七家的周延一名，謂有召集活動份子會議之權，知其地位當已不小，亦經派員往拿，詎該犯聞聲即將證據焚毀，迨打門入內，已越窗上屋頂逃逸，時天將黎明，益以盛雪，撲朔迷離，雖於鄰近屋上大事搜捕，終被漏網，此爲給浙江赤匪第二次的大打擊。

(7) 甯波中心縣委的破獲 甯波中心縣委書記章松壽既以化名黃祥生在杭祥爲特種刑庭所捕獲，僞省委即於十八日決調杭州組織員潘某(靜如)赴甬繼任，俞阿炳仍爲「常委」，並派周志康前往「巡視」，願於同月二十九日甯紹台溫四屬剿匪指揮部忽又探悉共黨機關設於江北岸人和里，先派員拿獲盧卓羣即濟美一名，抄獲宣傳書籍一大箱，共黨通告一束，繼於江天碼頭後緝獲潘靜如一名，搜獲來往信件及藥水三瓶，又以主犯潘

文傑即潘阿四真名盛君梅（即係楊大才）赴滬將返，翌晨再派幹員喬裝在碼頭守候，果得獲案。等周志康前去，則不能得一當地黨徒，相與接洽。

（S）c y 新建通訊處與孝豐縣委等機關的破獲 同年三月二十八日上午，省政府郵件檢查員在城站郵局接得藥水信一件，係由朱近人向偽省委之登字第二號報告，寄由浙大農院牛印昌收轉者，當即派員前往，以訪友爲名，會見該牛印昌，去員並托言係其同志，由臨安來省報告，牛於深信不疑中，遂自述其所負事責暨農院中的 c y 份子，乃得陸續拿獲負責兵運的徐旭東等數名，一面又根據原獲報告派員馳往會縣嚴祕緝辦，四月一日，偵查既畢，即向東街荏益社等處搜獲，計獲朱秋（沈子球之化名）嚴錫良楊樹先吳吳四名，在吳吳身上搜得：證據數件。：次日黎明，又於丁秋家拿獲丁秋周欽榮二名口，亦獲有證件，惟居住鄉間的諸已樓平亞（來平也）等因被聞風逸去，未能獲案，其中一小學之加入青年自治會各學生，原屬童蒙無知，一時被惑，均據具書自首，即飭該小學校長並傳知各該家屬，切實管教。俾予自新。章煥一名，亦曾加入青年自治會，經其母

勇送案自首，並求領回管教，當亦從寬免究，飭令具保。三日以後，復在郵局檢獲省中共黨寄丁秋轉交朱近人收的信件三通，各該獲犯連同證件旋皆解省轉送法院訊辦。此爲政府予孝豐共黨根本的破獲。

(9)省政府破獲。P省委 十八年四月六日，省政府郵電檢查員在城站郵局檢獲自杭州寄蘭谿某收藥水信一件，察係C.P.省委致蘭谿縣委的通告，即電蘭谿縣政府嚴密拿辦，該某本係共黨重要交通，聞風即潛逃至省，密請充作眼線，並以破獲共黨機關自警，省府察其真情，許予帶罪圖效。至四月三十日，某忽向省府密陳素知浙江C.P.省委全部文件，均某僞省委交托余旭東假裝行李，寄存弼教坊某成衣鋪內，余經捕究，某僞省委乃令其往取，於是日下午三時至自申旅館交付於僞中央派遣來浙整理黨事的要員，蓋即楊子華是，省府據報，即分別佈置，先派幹員設法跟蹤悉共黨於荳腐弄四號設有祕密機關，隨於當日下午六時派員前往其地搜捕，當場拿獲楊子華周子康周葉氏三名口，共黨歷年煞費苦心所祕密保存的全部文件，凡三十三卷，六百八十餘件，同時亦皆悉數搜

獲。更可笑的，當楊子華於自申旅館接收祕藏偽文件的藤箱後，卽出館雇車疾向荳腐弄奔去，欣然似有得意之色，殊不知其時卽已自陷法網了。

(10) 破獲蕭山縣委 當十八年二月中，浙江特種刑事地方臨時法庭，以綜辦所有共黨案件，得瞭悉共黨在蕭紹區的活動，自十七年以後，係以蕭山爲中心，僞省委不時親往指導，其西南兩鄉的組織與黨徒數量，亦居全省各縣最多數之列，且臨浦與附近各村，如遇重要節日，每次無不發現多量的共黨宣傳品，在郵件檢查中又屢獲自滬寄臨的共黨重要宣傳品多種，復值c y省委機關破獲之後，難免共黨不麀集一隅，急謀蠢動，認爲殲除之機，實難再緩，乃條陳省府附具計劃，請求大舉清除，用收肅清之效。會省政府於四月杪又破獲c y省委機關，搜獲蕭山共黨活動證據敘載頗詳，遂於六月十二日派員抵蕭會同縣長先查得證據所載城內西橋敦大南貨店店員朱世才(c p候補縣委，又爲縣委通訊處)確有其人，卽將其拿獲，又以城外慶雲絲廠爲共黨活動根據地，其工人過去嘗有綁票勒贖之事，縣公安局因警力單薄，未便輕動，至此探悉其領袖而已失業的任

佩潮，在義橋，亦即派警馳往緝獲，先是南鄉上堡地方，有紙工鍾阿馬鍾馬潮等糾合多人，上山盜斫竹木，縣府令飭縣公安局派警前往查拿，該鍾阿馬等膽敢持械拒捕，經警兜擊，當場格斃盜夥一名，拿獲鍾阿馬等，正在訊理，尙未判結，當查鍾阿馬係蕭山。P縣委，已獲確據，又證據內蕭山。P縣委一月十四日報告，有縣委決定以沈村上堡作鬥爭中心區，來領導沈村一帶破產人家，公開在富農山上伐竹斫樹，以維生活云云，足證鍾等斫竹的舉動，亦係實行共黨的策略，遂將該鍾阿馬鍾馬潮二名提訊看管，當日下午十一時，又即馳往臨浦，先於担任。P縣委的陳效生（即耀生）家，將該陳效生拿獲，並搜出證件，及槍彈等多件，繼至臨浦小學，吳紹通一名，於三日前離校赴杭，即在各教育室加以搜查，於瞿炳麟房內查獲，朱志方寄由瞿炳麟轉交瞿孟麟一件，共產黨書籍二本，當將該瞿炳麟扣押，次日又至義橋小學拿獲韓葆民，又至西山卜礪山小學查拿瞿孟麟，因已往湖州未獲，當時訊據陳效生供稱蕭山。P縣書係許生甫即申甫。家住山前許。核諸證據，亦係屬實，又以另有共黨多人均應分別緝拿，下午八時，遂再分五路出



發，在長河頭拿獲來阿毛，在沈村長潭小學拿獲葛化龍，惟郭晉豐俞榮朱志芳等均已轉教他處許生甫亦不在家，未得獲案，陳效生後又乘警察玩忽職務，被其奮脫逃去。至十六日，各犯一併解送省政府訊明轉送高等法院訊辦，又朱孟遷一名，查悉其在紹興教育局，亦經令行紹興縣長拘解到省送案訊究，其未獲的吳紹通瞿孟麟郭晉豐許生富與已獲脫逃的陳效生等五名，則通令協緝。

○ (11) 當年六月下旬，省政府又派員往蘭谿，多方設法起獲浙西特委證據共二百餘件。

(12) 省政府連破 c y c p 的杭州市委與紹興縣委七月二十二日，省政府又於檢查郵件中，得悉浙江大學工學院姚某爲共產黨通訊機關，越二日，卒設法於工學院號房拿獲 c p 市委徐建三與 c y 市委李臨光二名。八月，僞中央改派邵溥慈等爲杭市委，邵既到杭，立即開始杭州嘉興紹興等處，劇烈活動，利誘醫藥專門學校號房爲通訊機關。迨十一月六日，派在城站郵政總局的郵件檢查委員，檢獲自滬寄至杭州惠興路醫藥

專門學校趙仰佗收的牛經大全一冊，發覺係共產黨中央通告，密呈省政府，即飭主管科派員設計緝辦，當查前於豆腐弄四號破獲C.P.省委機關時，搜獲證據內，有共產黨帳目單數紙，其付款項下載有「醫專號房1.5.0。」等字樣，互相引證，足知該校號房，受共產黨津貼，爲所雇用，已無疑義，乃於十一日，將該校號房扣留，訊供收受津貼，代收信件，暨趙仰佗每週前往取信一次等情不諱，遂又轉而利用該醫專號房，十六日既拿獲前往取拿趙信的左琰一名，二十日上午十時，該趙仰佗果又偕同一人自往取信，即誘至惠興路口，將其扭獲，惟另一人因崗警一時不能了解情節，致被脫逃。該趙仰佗初鞠供甚狡賴，經人指證，始直認係當時杭州C.P.市委，即爲迭任共黨重要職務，而經蘭谿縣政府呈准以三百元購緝的卻溥慈，於是乃知C.P.杭州市委業已破獲。嗣又迭於獲得寄至該處的信內，發覺與海甯紹興等處共黨之負責人或通信人，而各該縣的機關與要犯，先後亦均由省政府派員偵獲。關於破獲紹興縣委情形，實在是因爲接到了紹興縣委郵寄的一個祕密報告，內說十一月二十四日派張阿才到杭，寓城站福安旅館，省政府乃於先一

日密派人員，偽稱上海旅客往該旅館十一號靜待，翌日下午五時許，該旅客牌二十一號果書有張阿才紹興人字樣，去員卽偽稱杭州C.P.市委名義，使至十一號，以共黨口吻與談話，張深信不疑，遂出隨身攜來的報告一份，並俱道紹興C.P.縣委爲曹等五人，暨其他活動情形，甚爲詳盡，去員遂以請其觀劇爲言，誘至杭州市公安局偵隊緝，加以拘押，越二日，省府續派幹員馳至紹興會同縣政府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分頭同時緝捕，當夜一面出發鄉間，一面城根據張阿才在杭州所供，派探化裝埋伏張阿才住屋，以冀曹蘭芬來看張時將其捕獲，又與縣長率領偵探十餘名，馳至東街小女橋金字樓門唐德耀所開唐耀記箔坊拘獲周阿才等十七名，其時唐德耀適在酒店貪飲，亦一併設法誘獲，訊據該唐德耀供稱曹蘭芬住龍門橋左新菴內，正審問間，C.Y.負責人俞祖炎與蔣等又都陸續捕得，並在蔣觀德俞租炎房中暨俞身邊搜出證據多件，嗣又着同唐德耀馳至曹蘭芬寓處，將其及同居之人一併逮捕，當場搜出產黨重要通告宣傳品及名單多件，次日黎明，又

分頭派探按照搜獲名單，在城內三角道地方獲到偽縣委陳仕貴即陳連桂一名，又在樊江秀小學獲到偽前縣委林雲一名，又在茶肆內獲到支書唐福壽張長德二名，合共三十名，縣長以案情重大，獲犯衆多，即電省政府另派科長至紹審理，訊明曹蘭芬真名曹素民，係黃浦軍校第三期畢業生紹興共黨由其主持，省府破獲 c p 省委機關搜獲證據內所有『省委軍事計劃及報告』，亦爲其所擬，王德輝俞祖炎陳仕桂等三名，均係 c p 縣委，俞祖炎更將爲 C y 主持，林雲於八月間曾任縣委，蔣欽慈即係蔣觀德亦係重要分子，周德成於 c p 省委機關搜獲證據中載明係紹興共黨農民運動負責人，唐德耀一名，張阿才供係縣委，曹素民供係箔坊支書，令阿長魯元福何阿標即李阿標等三名，均供認由唐德耀介紹加入，唐福壽在曹素民處所搜獲名單上載明係許源盛作坊支書張長德周光耀二名，亦自認加入不諱。結果上開曹蘭芬即曹素民等十四名解省轉送高等法院訊辦，周阿才等十六名則准予開釋。此爲紹興共黨最大的破獲。而其組織的基礎，亦從此消失。

(13) 湖州中心縣委的破獲與 C. Y 浙東北巡視員的就逮 十二月二日，浙江郵件檢查所檢驗員，於城站郵政管理局，檢獲秦淮聞見錄一冊，封面書明上海寄湖州菱湖大信青菓行姚醒吾收字樣，疑之，驗係共黨中央第六十一號通告，乃送所轉陳省府，即派幹員馳往吳興，乘此線索，嚴行緝辦，無如查得菱湖大信青菓行，並無姚醒吾其人，雖該行東姚寶森，平日行動，甚有可疑，但早已他適，無從緝獲；會聞縣政府獲有嫌疑犯李泉松即李哲人一名（當時以未獲證據，不知其為共黨分子）在押，思從此設法，或可探得頭緒，次晨返縣，既縣長得悉獲李詳情，即化名某某，設法使李囚自承為縣委之一，並縷述吳興重要分子與活動情形。越宿分頭從事查緝，計在城內拘獲縣委沈仁龍，前工運負責人蔡兆根『區委』陸錦章等三名，在菱湖的龍村拿獲『縣委』江鑑一名，在袁家匯又獲該地負責人嚴克明長超『區委』李子甫二名並於十六日密請省府在杭城大方旅館設法拿獲 C. Y 浙東浙北巡視員吳雲一名，分批解呈省府，一併訊明轉送高等法院訊辦，吳興共黨，向未破案。此實為第一遭陸思采沈錫三姚寶生葉昌林許斌等雖先後逃滬，但皆狼狽不堪

(14) 破獲省互濟會 民國十九年九月初，偽省互濟會負責人高子清，正想在杭召集各縣代表大會，但其祕密郵寄偽中央總會信件，既爲省政府郵件檢查員所查獲；又以當時負責組織金處各屬互濟會的前任宣平縣委暨暴動指揮的吳謙，在蘭爲保安隊第三團所逮捕，供出在杭與其黨人祕密會晤的辦法，爲在杭州華英旅館掛名王餘慶，即有人前來接洽云云，保安隊第三團據以電請省府立即派員密往該旅館三十四號化名居住誘緝，至九月七日上午八時，高子清果與陳一飛前往訪問，並由陳一飛與言有往望江旅館的王樟遂亦係同黨，即由去員設法該三人一併獲案，並於望江旅館守候，緝獲多人，分別訊供屬實，高子清並供出省互濟總會通訊處爲保安橋直街五十七號化名胡順之，當又派員同候偵緝，自七日下午至翌日上午十時，又拿獲四五名口，復設法於鄰近五十三號搜獲偽省互濟會，各種宣傳品，爲數甚夥，旋又以王樟遂的指供，於八日輾轉拿獲杭州C.Y中心市委，及指揮諸暨富陽等縣暴動的蔣斌即蔣魯範等數人。

(15) 擒獲卓蘭芳 卓蘭芳在浙江共黨中，具有悠久的歷史，十七年後，共黨中人竟公稱之爲「黨之靈魂」，省政府以其爲僅存的禍首，並先後主持或鼓動奉化諸暨建德義烏永康等縣共匪暴動，經於十九年八月間懸賞一千元購緝，甚欲獲之以爲快。九月七日，省政府探悉有共黨要犯，在杭垣石牌樓文華茶樓上開會，並謀於電燈廠內肆行活動，惟初未知其爲卓逆，當即電飭內河水上警察局暨省會公安局會同設計查緝，由內河警局派探化裝爲崗警，站立電廠門口祕密守捕，至八日下午二時半，果有曾在文華茶樓主持開會的人，自上板兒巷來，即由該探鳴笛喚到鄰崗衛，扭獲訊係名李安德，即送公安局、留所羈押，恰巧杭州 C Y 市委書記蔣斌即蔣魯範先已捕獲，亦押拘留所，蔣固曾與卓蘭芳共同指揮諸暨富陽等處暴動，至是爲自贖計，乃於省府派員至該所訊案時，密報李安德即爲卓蘭芳，再由與卓熟驗的人指認無誤，此時卓匪自知難再逃遁，遂一一供承，無有隱諱，至十月五日，此浙江唯一的共黨巨魁，乃正法伏罪。

(十六) 保安隊第三團在湖破獲吳興縣委。卓蘭芳獲案之日，保安隊第三團却在吳

與破獲共黨吳興縣委，拿獲王財福溫永之等三名。

(17) 浙南總行委的破獲與紅軍十三軍軍長陳文傑的獲辦 已述於十四之(12)中，不贅。

(18) 省政府之設計在滬捕獲永康匪首呂師棠武義匪首邵理清等民十九年秋，永康匪首呂師棠偕其部下三數人，潛往上海圖謀購械運回大舉，武義匪首邵理清，旋亦追縱前去，事爲省政府偵悉，於九月中旬派員赴滬多方設法分別拿獲，十月二日，解往蘭谿執行槍決，輿情大快。

(19) 省政府的一再破獲杭州中心縣委與 C. Y 機關 十一月一日，省政府得悉杭州三元坊日新西服公司孫某爲共黨收轉信件，立派幹員於午夜在該店將捕獲，供出被誘轉信暨共黨要犯王鑑即何達人前往取信情形，翌晨乃復派員押其回店，伴使照常作工，至晚詢得其認識的同黨戴某在茅廊巷復興小學任教，遂另派員查明係戴祖耕即戴琪瑤，搜緝結果，人證俱獲，而『縣委交通』王中耀(原名何鳴皋)與趙子樂及中心縣委兼任組織的



王日清（即馬鳴皋真名張崇文）與天章「支書」朱鍾俊，既於三日下午七時與四日晨均以至孫處由守候人員扣送到案；杭州絲織行委負責人鄭雲堯即鄭鐵珊，中心縣杭州委技術祕書傅其璜（即傅乃哩），又以王中耀的指供，不旋踵即分別拿獲。鄭住處小橋頭滑家弄三十六號的「絲織行委」機關，傅住處學仕路三十一號的縣委總辦公處，均連帶破獲，又以傅住處既為中心縣委總辦公處，自必有重要犯往來其間，因復派員不動聲色，繼續守候，四日上午八時許，「中心縣委書記」王鑑即何達人果來該處，即予扣留，不意該犯猛向樓窗跳出，希圖脫逃，幸經去員力追就獲。其住處麒麟街五號，係縣委的祕書處，尋往搜索，獲祕密文件四十餘種。至二十年二月間，又據陸軍監獄署呈送在押共犯葉厥騫私寄高級中學徐椿森信，詞意閃爍，並有至西湖俞樓找李友邦取錢一語，當查李友邦即張震球，於十八年十月曾由杭州市公安局以共產嫌疑獲解到案，因證據不足，准予保釋，迨何達人就逮，供指係担任市委宣傳，西湖藝術專門學校共黨組織全由其主持。至是證據更顯，遂即派員按址馳往拿獲，並搜得偽中央通告議決案等及共黨書籍刊物計

四十種，訊供同居俞樓的劉暉是c y負責人，復派員將其緝獲，在身畔又搜出共黨宣傳品多件，據劉所供，始知其時c p又復有杭州中心縣委由老將馬慶榮宣坤松三人爲縣委，c y亦正在籌備縣委，將以陳明才陳美貞等担任。於是再輾轉設法將宣馬分別逮捕，并獲其他c y分子多人，均送浙江高等法院訊辦。浙北自此遂無復有共黨機關的組織。

(20)保安隊第五團拿獲金國祥 民國二十年七月十七日，駐海門保安隊第五團派探查得該埠東門陶宅內，設有共黨機關。卽派士兵前往密拿，當在陶宅搜出小皮箱乙隻，內藏共黨文件頗多，并拿獲王正銘一名，及朱渭濱之妻朱王氏一口，王正銘在海門時，供多不盡不實，解省後則自繕自白書凡數千言，於僞紅軍十三軍的內幕，與溫台各縣共黨過去的活動，甚爲綦詳，而渠自己則固爲在共黨具有歷史且曾任僞紅軍十三軍政治部主任暨浙南特委臨海中心縣委書記的金國祥卽藍塵侶。

(21)保安處緝辦王國楨 同年九月間，保安處以永嘉匪禍不靖，王國楨實爲厲階，

遂選幹員前往偵緝，在初派探化裝下鄉查探，皆苦不得線索，且該逆性情狡猾，反至探員偵查愈嚴，使其行動亦益加密，三四日間，竟移住十餘處所之多。旋得悉該逆極好女色，乃改變計劃，用資選一妓女。并責由探長以厚賞召來瑞安人葉玉卿，共同授妓偵緝計劃，偽稱舅甥，再四訓練，至九月十四日，葉先下鄉設法投入王逆部下，嗣以妓女由葉交與王部其他匪徒，輾轉介紹王逆的親信人，而獻於該王國楨，詭言葉玉卿極願追隨工作，特奉甥女爲妻，藉資見信，王果不疑，并決將葉帶送偽中央訓練，妓亦攜去，十月十二日，葉遂以此項消息暨取道平陽蓋江或瑞安飛雲江情形，暗中遞報，去員即與密探分在兩路要處，埋伏扼守，十五日晚，葉又送出王逆準於十六日晚經飛雲江出境消息，乃分派便衣木殼隊與便衣警於瑞安南門輪埠及渡次，屆時逆果帶妓等前來渡江，因即將其扭獲。王國楨卒業廣東農民運動訓練所，民國十五年回溫負責共黨的農民運動，所有共黨在永嘉瑞安平陽的農運基礎，皆其一手造成，甚至本黨在各該縣所建立的農運，反被操縱，故在共黨中有『農王』與『小彭湃』之稱，十六年清黨以後，永嘉平三縣迭次發

生暴動，皆以農民爲主幹，亦卽由王逆鼓動所致，自十七年永瑞兩縣有區鄉蘇維埃的組織，至十九年擴大爲紅軍區域，亦皆係逆王所主持，其紅軍軍長陳文傑等，不過爲其工具而已。講溫州共黨的，多指胡公冕爲最大首領，其實胡尙係灰色分子，其主張之堅，與誘惑能力之強，實不逮王逆。王逆在其黨中，曾任永嘉縣委書記，浙南特委書記，浙南總行委書記，永嘉中心縣委書記，實爲浙江最主要的一人，政府曾懸賞一千元購緝，至此落網，遂由軍法會審判處死刑。

(22) 鄭馨等之緝辦 省政府於二十年十一月間，既據探報知悉鄭馨與曾志達分別在滬擔任僞職，卽派幹員馳往上海，并行文特區法院會同緝捕。十四日，去員得報，曾匪於本日下午往共黨某處接洽工作，路經英租界康腦脫路小沙渡路一帶，遂準備手續，率探佈伏，至四時許，果於康腦脫路見曾犯來，乃佯以爭風爲詞，突向詰質，并即挾之登上汽車，卽於曾犯意外驚愕之際，馳送上海市公安局第四署第二分所羈押，曾犯始知受給被捕。曾犯既就獲，去員再向英捕房洽商迅緝鄭馨方法，翊晨(十五日)四時，卽會同

馳赴小沙渡路同餘里二弄一家九八八號，於鄭犯狡飾之下，將其捕獲，并搜出反動書籍多種，一併解送上海特區法院，經訊供不諱，當即引渡與會犯同寄押上海市公安局，旋於二十五日迎提到浙。鄭曾二犯，在浙省共黨中，既有深長歷史，且佔重要地位。鄭於十七年六月，且曾主持永瑞平三縣共匪聯合暴動，曾於十七年十二月亦曾在宣平主持暴動，并於十九年在義烏等縣圖謀組織偽紅軍十七軍，均經政府先後懸賞購緝，故卒皆由軍法會審分別處死。

(23) 省政府破獲偽特務隊 已詳於十四之(13)。

(24) 甯波方面最後一次的破獲 甯波在民國二十一年一月的時候，曾有徐敏暢負責恢復中心縣委的組織，於鎮海奉化二縣，亦成立特支。至四月底，又完全破獲。

(25) 緝辦台屬王亦仙等 二十一年七月間，省政府查得台屬各縣活動分子名單，分令各該縣政府嚴密緝拿，前浙南特委書記王亦仙即盧經訓等遂皆獲解到案。

(26) 民國二十一年八月省政府破獲杭州特支及左聯美聯社聯劇聯等共黨民衆團體

已詳述於前節。

(27) 民二十二年一月省政府破獲永康共黨組織。永康自民國十八年後，共匪組織偽軍，迭次暴動，十九年時剿撫兼施，警告平靖，惟尚有少數共產黨徒，逃避在外，至二十一年冬間，又潛回活動，偽中央並派蔡漢民前往領導，指定該縣爲遊擊區域，黨團與軍事，聯合組織，省府既獲悉詳情，卽派員馳赴設計偵緝，迨二十二年一月中旬，乃捕獲其全部縣委暨其他要犯共約二十名，惟僞特派員蔡漢民漏網。

(28) 僞中央沈先定之就逮，與紹興蘭谿等縣共黨組織的破獲。前節已述，不贅。

(29) 龍蘭湯壽等縣紅軍的緝辦。有青田人鄭樞，係江湖流浪之徒，曾於民國十一年，遠走蘇俄。十四年回國，因非知識份子，在俄並未受共黨訓練，僅於目濡耳染間稍知其皮毛。至二十一年春初。異想天開，乃於龍游東鄉，暗謀組織紅軍第十七軍第二師，自任師長，採用青幫收徒辦法，減價吸收黨徒，在一年之多，於龍游蘭谿湯溪壽昌四縣

，發展人數至千餘之多，桐廬新登建德三縣，亦有少數份子暗去活動，似欲待江西匪軍入浙時，即起與聯絡。二十二年十月間政府獲得該項情報，即派員馳往偵查。十月三十日，先將匪首鄭穰拿獲，並搜出證據多件。旋又繼續拿獲張自強等十八名，十一月一日，省政府又加派幹員續往，會約有關各縣縣長，於四日密至龍游商議同時分頭緝捕要犯辦法，龍游即夜按照龍游匪犯分佈區域，分爲四路，督隊出發，捕獲三十名，湯溪按照匪犯分佈區域，亦分四路親自督隊出發緝獲二十名，蘭谿實驗縣，亦蚤夜分頭搜捕，共計拿獲二十餘名，桐廬亦轉由省府電飭拿獲一名，六日夜間，龍游又分三路續至前次未到鄉村分頭捕獲二十七名，各縣先後拿獲要從匪犯共計一百十八名。嗣後龍游又陸續拿獲六名，又於衢縣江山各獲一名。均經省府派員會同保安第三分處處長分別研訊明確，黃慶雲八名，担任匪軍要職，並介紹多人入夥，即呈由省府轉電蔣委員長核飭就地槍決，董德順等四十一名，確係加入紅軍，均解省轉送浙江高等法院訊辦，其餘尙屬無關，或有雖被脅誘，而情節甚爲輕微，身況亦堪憫恤者，皆予分別交保暨開釋。其首領鄭穰

，則先解由保安處判呈由蔣委員長核准解還龍游於十五日執行槍決，未獲要犯龍游王長芝等十八名，湯谿徐馬昌等七名，蘭谿鄭永泉等六名，當時亦均由省府分別懸賞通令緝。後於二十三年一月，又派員前往各該縣先後辦理餘匪自首，歷時月餘，全案辦理結束，統計核准自首人數，共九百八十名口，其中龍游人五百十四名口，湯溪人二百十四名，蘭谿人一百九十四名，壽昌人五十五名，建德人三名。

(30)民二十三年六月省政府破獲紹興共產主義青年團暨杭州文化總同盟以及文總社聯美聯教聯劇聯作聯等機關 二十三年六月底，省中查得紹興昌安小學校長沈芳璠的化名係紹興共產黨刊物，經省府派員前往先行秘密查明陳亦清即昌安小學校長沈芳璠的化名係紹興共產主義青年團負責人，份子有葉燮堂王煥章等六七人，迺於七月二日設計誘獲，其中主要分子李鈞，雖以事先離紹赴閩任事，亦經電請福建省政府扣押解杭，一併送案究辦。又在紹拿獲杭州社聯分子逃匿於葉燮堂處的徐士銘的線索，偵知杭州文化總同盟與文總社聯美聯教聯劇聯作聯所有一切進展情形，得以完全破案，計拿獲者有王兆泰陸年青王



亦民陳鳳超徐允武勵芳娥劉業昭，其投省府自首者有陳叔時顧文淵馮曾華吳慧敏祁偉盧致遠謝掄奎舒文俞良瑞沈威楊金培王聞識等，當時聞風逃匿江蘇北平之王植三李健二名，亦分電就地政府緝獲，又萬斯年洪天民成詩璇等，則稍後爲保安處在滬緝獲。

(31) 民二十四年九月省政府破獲東陽特委 二十三年二月，胡巖歲卽胡巖生發動，在東陽組成立中心區委，委員爲黃文玉等五人。二十四年五月，胡復將中心區委改爲中心縣委，委員仍爲五人：旋於六七月間，又將縣委改爲特委，並分向縉雲湯溪永康仙居等縣組織，其他如金華麗水及浙贛路，亦擬分別活動，但至九月以後，省府所派肅反委員設法查明卽至東陽等縣拿獲黃文玉何金倫鄭松楨朱金蘭杜海清並其他重要份子及黨徒共四十餘名。特委遂告消滅。

## 十五、中國共產黨的總崩潰

這是事實，中國共產黨及其紅軍，到現在已經總崩潰了。這固然是共產主義不適合

於中國，與中央剷除與圍剿的奏功，但其內部的原因，亦不一而足：

1. 上級的爭權奪利與專制 共產黨徒根本不知什麼是共產主義，什麼是階級鬥爭，在他們的上級機關，尤其是這樣。因為第三國際在一九二七年湖南的秋收暴動失敗之後，許多共產黨徒，有的覺悟自新，有的被陳獨秀譚平山拉了去，第三國際斯達林米夫等見着這個樣子，便痛罵中國智識分子太無用，於是便轉重用智識淺陋，腦經簡單而富有奴隸性的份子，所以一個共產黨裏面的最高領導機關都是吃黨飯，做黨官的人，他們不知道什麼，只曉得爭權奪利，只希望爭奪得某種權位之後，可以威風凜凜，施號發令，可以着華服吃大餐，富貴榮華，兼而有之。自民國十三年一直到現在，都是在這樣紛爭忙奪中，並沒有停息過。待到某一派失敗，某一派成功之後，成功這一派，自然揚揚得意：失敗這一派，就進行抓住同情於自己的一部分人另行有組織，而另行組織這一派，却因為經濟關係，不久即又滅亡。共產黨徒的腦筋既是這樣簡單浮淺，自然談不上有什麼深刻的政治認識，所決定出來的策略，自然都是淺陋，幼稚得令人發笑，但他們却不

管行得通行不通，只是風馳電駛的通令下級嚴厲執行，決不容許下層參加意見，如果有一個不知好歹的黨部或黨徒稍有表示嫌疑的地方，馬上就罵思想錯誤，左傾右傾，或思想動搖，並加以警告，有時為恐有異心，而以非常手段對待。這一政策執行的結果，除了送掉了許多黨徒外，當然再不會有好的結果，因此，許多共產黨徒，一方面對上級固然失了信仰，另一方面，有恐懼着執行這種投死的政策，於是不得不另謀出路。我們知道，一個黨的基礎，是建設在黨員身上，黨失了黨員羣衆，就成了一個空洞機關，現在一般共產黨徒既都起了疑心，失了信仰，自然他們的黨就要漸漸的崩潰了！

2. 派別鬥爭層層不已 中國國情，根本不合於共產主義之存在，所以造成歷史上不絕之錯誤。一般共產黨徒，不明此義，以為僅是少數黨權者之罪惡，因此按其工作關係，結成種種派別團體，以圖打倒當權者取而代之。及至目的既達，自己往往又變成被打倒之對象。在當權派方面為鞏固其地位，或回復其地位起見，不得不結為同盟以圖對抗，彼此互為更迭，循環不已，遂造成種種的歷史上的派別鬥爭。表列之，則如下：

中國共產黨

(亦稱取消派)  
反幹部派

陳獨秀派

中共反對派

托洛斯基派

老幹部派

立三系  
瞿秋白系  
恩來系  
朱毛系

幹部試

(亦稱江蘇派)

何孟雄派

(亦稱工會派)

羅章龍派

非常委員會派

張聞夫系

王雲程系

秦邦憲系

3、欺騙民衆的暴露

在民國二十三年七八月間向中央投誠的紅軍偽第六軍團總指

揮兼偽中委的孔荷範氏，有一次在九江感化院演說土地革命愈演愈苦的話，很足以暴露共產黨過去欺騙民衆的一班。他說：中國目前主要的問題，固然是土地問題，這點我不否認，而共黨就利用這問題來高唱所謂土地革命的口號，說一切土地，都要平均分配，

表面雖是動聽，其實匪區裏面的農工羣衆，絲毫得不到一點利益。何以呢？我們把共產黨最近實行的土地革命和所分給農民的土地來講一講，比如一個農民，能分得五石或十石田地的，或者分了五石谷或十石谷，共黨使以爲替農民來謀利益，此刻我只拿五石谷子的農民來講，匪區農民分了五石谷子之後，就得三石五送給僞中央，其餘剩下的谷子，只能賣得一塊大洋去買鹵布，這是很明顯的事實。我們再拿匪區五石田地的利益來說，匪區農民得到了田地之後，每年所收的谷子，要抽十得的分之七送給蘇維埃，並有公債券，及其他的剝削，這樣算來，農民每年每人所，不過二三羅谷子，並且凡有兩羅谷的人，還要當公差，這是爲農民利益嗎？農民以終年辛勤換來的二三羅谷子，只能換半塊紙票，拿這錢去買鹵布，可買五兩鹵，五尺布，還是吃是穿呢？共產黨如此實行土地革命，試問在農民有無利益可以得到呢？所謂爲農工羣衆謀利益，究竟又在那裏呢？我並不是說空話，是有鐵的事實做根據的。

4、其他經濟戀愛等等的糾紛 我不作主觀的說話；有一個就逮的c p省委，他做

了一篇『共產黨內部的糾紛』，略說：

A、經濟糾紛 在我第二次被審問的時候，法官着問『你們黨內也鬧得利害，經濟問題戀愛問題……』我當時爲爭一時的面子，勉強的否答出去，心裏倒覺得他的話是非常的真理。共黨的朋友們呵！在現在你們下級黨員不是過着人間地獄嗎？當我在負責的時候，某地的負責人來告訴我說：鄉間的共黨有三個特徵：第一小衫褲一定出虱；第二襪子洞穿；第三面黃肌瘦。生虱是因爲沒有小衫褲換，襪子穿洞，因爲沒有錢買；面黃肌瘦；因爲往往沒有飯吃及飢飽不均勻。這可以寫照現在下級的C P幹部的苦生活，但當下級黨部來上級請活動費時候，上級却這樣的打官話：『現在取銷津貼制度，因爲不要養成同志要有錢纔去工作的習慣。』『城市比你們農村生活更難，我們比你還苦，你們這種要以經濟爲活動之中心的觀念是非常危險！』於是這個下級黨員就不敢響了。如果他當時還要這位上級委員同他去吃飯，他一定要說飯店菜貴得很吃不起，去買燒餅油條好了，或是同他去小飯店吃便飯便菜，但是過了不久，這位上級委員走到另外一條

街上，坐上黃包車，轉機關裏去了。

這裏我一點都不冤枉，我自己在某省也是一個上級委員，我親眼看見他們如此這般做，某省的黨費，每月七百至八百元，有的時候是一千元，但是這筆錢，一經高級機關領到，委員們便拿來共產，一部分是放在祕書處共產，慢慢也被祕書先生共去，帳目是祕書長管理的，但是每月沒有決算，幾個月之後的決算，花花綠綠，無從審查起。

再你們下級的黨員，在「無產階級的犧牲」的口號之下，什麼都犧牲了。家庭自然也在犧牲之內，可是上級委員們在他的經濟的條件之下，他的家庭是安如泰山，他的夫人和小孩子，却正在機關裏過資產階級般的生活。

在中國，你無論到那一省的委員會去看決算，所有黨費，十之八九是用在機關上，在祕密工作上，這些機關是爲委員自己造樂園，這些祕密工作是保持一批委員的和平的生活。

朋友們！我的話，一點都不過火，一點不苛刻，就是我自己也差不多染了這樣的脾

氣。(好在我的時候不久)我這一點，凡是做過C.P.委員的人，總沒有誰會來否認的。

慚愧，我也是一個小委員，我並不知道中央委員會的開支，但是你假使到過上海同中共中央接洽工作，你會見中共中央，你就可以知道中共中央委員及各部出來的先生，先是他的穿着和吃的香烟，是何等闊氣，如果一到鄉下的工農同志，碰到中共中央，那才知道所以要共產革命呢？

爲了這個，黨內自然免不了糾紛！

B.、戀愛糾紛 從前專制時代這樣不平等的現象：「只准官家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現在共產黨內亦有這樣不平等的現象：「只准上級委員打野鷄，不准下級黨員討老婆」。

共黨的戀愛問題，在上級黨部的真是天花亂墜，五花八門呢！

「黃某和蕭女士，一道到上海的時候，因工作關係，男的派往某省，而女的留在中央委員會內部辦事，起初，他們兩人，站在工作上，以爲是工作既如此，沒有辦法，只



好分開，本來工作之派往何處，是沒有一定的，他兩自己當然也不疑心，後來辦不到一個月，他倆不能直接通訊了，彼此收不到信，却是因爲中共中央有人要強佔這位黃女士，所以用種種法子給他包圍起來，因保持祕密工作的口號，強制這位黃女士和蕭某斷絕關係，並監視其行動。

這種消息，蕭君後來到上海接洽工作，由黃女士的面告才知道，但他們沒有解決的方法，就在他們這次談話的時候，中共中央又派人來以汽車裝黃女士回機關，隨後用酒灌醉黃女士，強使之和某君結婚。幾天之後，致黃女士投河，雖得遇救，但已發瘋。

在這事實中，我們知道談共產主義社會革命并非有條的。P要人，都要強奸女子，而且以整個組織，來破壞同志間的戀愛，同時爲這些問題，破壞了黨的工作，而上級黨部，利用其上級的威嚴，說工作比戀愛重要，分散別人的愛人，而自己不惜以種種辦法拋棄工作，專來強奸。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在同級黨部裏（省委最普通）爲戀愛問題，鬧的一塌糊塗，並且迭出不窮。因

C P的機關，都要四面八方找女同志，而這些女同志來，當然也因事秦事楚，無所適從，笑話也連篇了。

到現在，匪區已縮小至於僅僅，勢力亦日見薄弱，共產黨之在非匪區方面者，一般的組織根本消滅，其尚有隱身藏身於白色帝國主義的勢力——租界內者，則亦形成了秘密結社的組織與活動。

要之，中國共產黨，一切罪惡都已揭開了，本身亦已是崩潰了，沒落了，而且被根本地剷除了。

## 十六、清除共產黨的工作大綱（秘密）

## 十七、保甲長對於清除共產黨的責任

保甲長在政治與軍事上的地位與責任，在此可毋贅言。現在國際形勢，日益緊張，

東隣帝國主義的侵略，尤見急迫，而我們自己國內，猶有殘餘尙未完全肅清的匪軍和共產黨，蔣委員長有兩句話：『攘外必先安內，安內必先剿匪。』所以要應付國際間的危機和嚴重的外侮，這消滅共產黨使之盡淨，是當前惟一的要務。保甲長既在政治上軍事上負有很重大的責任，那就要肩負了這當前唯一要務的全責，集中最力於匪區與非匪區殘餘共黨之最後澈底的消滅工作，正如德意志普魯邦總理戈林謂「吾人當剷除馬克思主義，使之不復出現於德國，而各種書籍中，馬克思主義數字，亦得刪除，務令五十年後，馬克思主義一語之解說，德國無人知之。」（見二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日報）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7232B

